十七史商榷

八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十七史商榷

(八)

王鳴盛撰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八

王弘傳自相違反

以一家物又與一家。南北朝爲人臣者之慣態。若王弘、導之曾孫也。晉之世臣。而竟爲宋佐命。無恥已甚。傳多褒揚太過。而末一段云。弘既人望所宗。造次必存禮法。其下文又云。輕率少威儀。何其言之自相違反與。

宋書以劉穆之、王弘同傳。以兩人皆佐命也。而論於王弘竟隻字不及。雖宋書全部論皆如此。然弘佐命並無功業。不過詔附而已。實無可論也。李延壽一切論贊。皆鈔襲舊文。至弘既遷入諸王首。而其論亦居然自下筆矣。褒休元爲棟梁。殊嫌溢美。

西昌侯固爭王融

王融傳。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板融寧朔將軍軍主。融文辭捷速。子良特相友好。晚節大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並有幹用。融特爲謀主。武帝疾篤。甦絕。子良在殿內。太孫未入。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矯詔立子良。詔草已立。上重蘇。朝事委西昌侯。戀俄而帝崩。融乃處分

以子良兵禁諸門。西昌侯聞急。馳到雲龍門。不得進。乃曰。有敕召我。仍排而入。奉太孫登殿。命左右扶出子良。指麾音響如鐘。殿內無不從命。融知不遂。乃釋服還省。歎曰。公誤我。鬱林深怨融。即位十餘日。收下廷尉獄。子良不敢救。西昌侯固爭不得。詔於獄賜死。案。融乃處分至無不從命一段。南齊書無南史所添也。描摹情事。頗覺如繪。但李延壽既知此。則下文西昌侯固爭不得一句。亦南齊書所無。延壽何意又添此一句乎。武帝疾篤。太子前死。太孫幼戇。鸞篡奪之謀已定。若融計得成。鸞事敗矣。恨融刺骨。必欲殺之。安肯爭其死乎。西昌侯下省鸞字。亦非。

作唐侯相

王籍傳。爲作唐侯相。梁書作湘東王引爲諮議參軍。帶作唐令。當從之。

左佐

王筠傳。筠自撰其文章。以一官爲一集。自洗馬、中書、中庶、吏部、左佐、臨海、太府各十卷。尚書三十卷。中庶子省子字亦通。佐上梁書無左字。筠嘗爲司徒左長史。當作左佐。

王華等傳分散非是

多人作傳。論中只論一人。一部宋書。率犯此病。其因事配合牽搭。則往往有意。非漫然也。如第六十三卷以王華、王曇首、殷景仁、沈演之同卷。華傳中又附以孔甯子。而論則以元嘉誅滅宰相徐羨之、傅亮、謝晦、

爲王華、孔甯子之力。王曇首傳中則云。誅徐羨之等。平謝晦。曇首及華之力也。然則論之不及曇首者。圖省文耳。至殷景仁則傾劉湛而殺之。沈演之則傾范蔚宗而殺之。論之不及。亦圖省文耳。聚於一卷。搭配甚妙。夫太甲復位。昌邑善終。羨之等固不可與伊、霍同年而語。要無反心。亦差可謂之志安社稷。湛罪亦不至於死。范蔚宗則更枉矣。惜沈約尙未能力表其誣。要其比類爲傳。意旨顯然。若南史則更改遷移。刋削顚倒。王華在第二十三。王曇首在第二十二。殷景仁在第二十七。沈演之在第三十六。原書旨趣蕩然。無可窺尋矣。幸而原書具存耳。歐陽永叔請取唐人九經義疏刪去讖緯。若其言得行。斯文喪矣。吾於南北諸書亦同此幸。要之李延壽之所以必分散者。亦因欲使聚族故也。卻使因事類敍之法盡廢。

又如宋書第七十一卷。以徐湛之、江湛、王僧綽三人同傳。以此三人皆是爲元凶劭所殺。固宜同傳。第八十四卷以鄧琬、袁顗、孔顗三人同傳。以此三人皆是從晉安王子勛反見殺。固宜同傳。兩論只論一事。而三人皆徧。亦得法。南史則總以一家爲斷。不以事類爲敍。徐湛之入徐羨之傳。江湛入江夷傳。王僧綽入王曇首傳。袁顗入袁湛傳。孔覬入孔琳之傳。宋書類敍之法。被伊一齊打散。此國史也。豈家譜乎。不以事類爲敍。而必使以族屬爲敍。則作史專爲欲明人家世次譜牒乎。大謬之尤者。

惟朱齡石、超石、毛修之、傅弘之四將。皆西征關中。軍敗陷虜。三見殺。一降。似乎恰好同傳。天造地設。故李延壽不能違異。而其實毛當專歸北史。此又仍宋書而誤者。

以僧爲名

甚矣南朝人之佞佛也。卽如僧字。說文卷八上人部無。新附云。浮屠道人也。僧旣浮屠之稱。何得用爲名。今散見各傳者。不可枚舉。而王氏尤覺糾紛。如王僧達、王僧祐、王僧綽、王僧虔。此王導之一族。如王僧孺。則王肅之八代孫。又是一族。如王僧辯、王僧智。則王神念之子。不知其所自出。又是一族。實非一宗。而皆以僧爲名。殷鈞傳有宋尚書僕射琅邪王僧朗。至於侯景傳有王僧貴。則不足論。遂致讀者易於混亂。幾疑爲兄弟行者。至此卻思李延壽於國史中作家傳反覺不爲無功。爲之失笑。

唐陸龜蒙小名錄采各書中所載南朝人小名。用僧名佛名亦多。又有父子同名僧者。殆如義之、獻之之類。未暇詳攷。

王儉首倡逆謀

劉裕篡晉。王弘爲佐命。蕭道成篡宋。弘弟曇首之孫儉首倡逆謀。王氏世以君國輸人者也。劉祥、謝超宗譏褚淵而不譏儉。何哉。

儉自幼篤學。手不釋卷。觀其引述漢書、三都賦、晉百官表。腹笥便便。專以學術爲佞諛之資。華林宴集。跪齊高帝前誦相如封禪書。其諂彌甚。殆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

儉弟遜。昇明中爲丹陽丞。告劉彥節事。不蒙封賞。建元初。爲晉陵太守。有怨言。儉慮爲禍。因褚淵啟聞伏

誅。又劉祥撰宋書。直書禪代事。儉又密以啓聞。武帝銜之。致流竄死。見南齊祥傳。儉眞小人。

王儉嫡母武康主

王儉傳。儉嫡母武康主云云。案。儉父僧綽傳。尙東陽獻公主。此云武康。有誤。

虞祭明堂

王儉議正月宜饗禮二郊。虞祭明堂。愚謂明堂安得稱虞祭。北雍本誤同。齊書禮志作虔癸尤非。彼本傳不載。疑當爲虔祭。

王儉年四十八

永明七年。儉薨。年四十八。案。齊書。儉薨。年三十八。南史蓋誤以褚淵之年爲王儉之年。儉、淵皆以宋世臣。爲齊佐命。儉三十八。淵四十八。皆不壽。齊臺初建。淵啓高帝。引何曾自魏司徒爲晉丞相之例。求爲齊官。其無恥若此。淵子賁。以父失節。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而淵拜司徒。其從弟炤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乃復有今日之拜。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是一名士邪。名德不昌。遂有期頤之壽。四十八而死。何云期頤。思之有味。

王阮亭論詩絕句云。十載鈐山冰雪情。靑詞自媚可憐生。彥回不作中書死。更遣匆匆唱渭城。刺嚴嵩也。今以南史褚淵從弟炤譏淵之言攷之。乃是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云云。通鑑同。中書郎者。謂中書之郎

官耳。攷淵傳。淵生平未嘗爲中書令。阮亭誤記淵爲中書令。故遂誤云不作中書。若改不作三公。則妙。

永嘉末

王儉之子騫傳。永嘉末。召爲侍中。監本作永元。是。永元、東昏號。

王僧虔論書誡子

南齊書王僧虔傳載其論書一篇。徧論漢、魏、晉、宋書家。凡二十七家。而獨不及羲之、獻之者。雖是因其名重。人所共知。無勞品評。如宋人選唐詩不收杜工部。然亦自有不滿羲之之意。其論亡曾祖領軍書云。右軍云。弟書遂不減吾。變古制今。唯右軍、領軍不爾。至今猶法鍾、張。觀此可見。韓昌黎云。羲之俗書趁姿媚。意與僧虔同。其論王平南廣云。右軍叔。過江之前以爲最。言廣是右軍之叔。其書過江之前爲最佳也。南史改爲過江右軍之前以爲最。如此則有推尊右軍意。其實不然。亡曾祖領軍者。名洽。字敬和。導之第三子。又有亡從祖中書令者。名珉。字季琰。珣之弟。二人皆附晉書導傳。各家皆稱名。獨二人稱官。凡此所論。皆指隸草。無大小篆法。隸始於秦。行之二千年。若欲廢隸用篆。斷斷不可。但書體淆譌已極。幸而說文尚存。天之未喪斯文也。學者必須尊信推崇。於隸中識篆意爲善。又僧虔誡子一篇中多格言至論。而艱晦難讀。試觀宋時涇、明董漢策所刻二王帖。語多蹇澀費解。甚至不可句。可見當時簡牘本自如此。不盡由傳寫之誤。而傳寫脫謬者亦有之。南史惟任意刪削。往往失其本來面目。而於其脫謬則全不能有所是

正也。如云。曼倩有云。談何容易。見諸元志。爲之逸腸。爲之抽專一書。轉誦數十家注。自少至老。手不釋卷。尙未敢輕言。汝開老子卷頭五尺許。未知輔嗣何所道。平叔何所說。馬鄭何所異。指例何所明。而便盛於塵尾。自呼談士。此最險事。設令袁令命汝言易。謝中書挑汝言莊。張吳興叩汝（北雍本有言字）老。端可復言未嘗看邪。談故如射。前人得破。後人應解。不解卽輸賭矣。且論注百氏。荊州八袠。又才性四本。聲無哀樂。皆言家口實。如客至之有設也。汝皆未經拂耳瞥目。豈有庖廚不修。而欲延大賓者哉。就如張衡思侔造化。郭象言類懸河。不自勞苦。何由至此。此段甚佳。凡爲子弟者。當手錄一通。懸之座右。南史盡削去。大非。馬、鄭自是馬融、鄭玄。然二人未嘗注老。此言大可疑。恐上文老子當作老易。觀下並言易、莊、老。則可知。荊州謂劉表。又云。吾在世雖乏德素。要復推排人間數十許年。故是一舊物。南史刪數字。此字斷不可省。南史之妄如此。

耶耶

王彧傳。子絢。讀論語周監於二代。何尙之戲曰。可改耶耶乎。文哉。尙之意以下文郁郁乎郁與彧通。故也。唐無名氏古文苑第九卷木蘭詩。軍書十二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爲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旦辭耶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宋章樵注。耶、以遮切。今作爺。俗呼父爲爺。杜甫兵車行。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又北征詩。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以父

爲耶。六朝及唐多有。其實古只作邪。譌爲耶。俗妄誠可笑。然如遼耶律氏未可改爲邪。則知古不容泥。若於耶上又加父。則誤中之誤。至如梁書始興忠武王憺傳。民爲之歌曰。始興王民之爹。姚氏自注徒可反。左圭百川學海所采戴埴鼠璞。辨荆土方言。爹、徒我反。今浙人以父爲爹。字同音異。亦隨土聲而變爲陟斜切。是爹與爺音同矣。

童烏

楊子法言。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九齡而與我玄文。童烏子雲之子。而或以童字句絕。烏乎爲嘆詞。南史王彧之子絢。小字童烏。見王蘊傳。亦見南齊書高帝紀。又宋書范泰傳云。揚烏豫玄。實在弱齒。則童烏爲小字無疑。

王晏傳刪非

王晏傳云。仕宋。初爲建安國左常侍。稍至車騎。宋書作臨賀王國常侍員外郎。二者不同。南史於傳末一段追敍其爲員外郎時事。則前刪員外郎三字。使後文爲無根。

三年喪請用鄭氏

王淮之傳。武帝受命。拜黃門侍郎。永初中。奏曰。鄭玄注禮。三年之喪。二十七月而吉。古今學者。多謂得禮之宜。晉初用王肅議。祥禫共月。故二十五月而除。遂以爲制。江左以來。準晉朝施用。搢紳之士。多遵玄義。

夫先王制禮。以大順羣心。喪也寧戚。著自前經。今大宋開泰。品物遂理。愚謂宜同卽物情。以玄義爲制。朝野一禮。則家無殊俗。從之。此南史用宋書文。乃於本紀刪去此事。豈以紀傳不可重出邪。紀中事不與志傳重者無幾。史家紀載之體應爾。不嫌重也。黜王扶鄭。自此永爲定制。禮之至大者。紀中豈可不載。李延壽任意刪削。舛謬之極。

諸到傳位置皆非

南史。到彥之孫撝。撝子沆。沆從兄溉、洽。洽子仲舉同傳。傳中敍彥之之長子元度。少子仲度。並早卒。仲度子撝。撝子沆。字茂瀣。若溉字茂灌。洽字茂泌。則皆撝弟坦之子。梁書皆與之合。但梁書以洽在二十七卷。溉在四十卷。沆在四十九卷文學傳。愚謂南史、梁書皆非也。到溉、到洽當時目爲兩到。乃嫡兄弟。而仕同時。官位事業。人品學問。俱相等。皆無事蹟。不過平平人物。此必當合傳。萬萬無分理者。乃分爲二篇。溉兄洽弟。此何以先洽後溉。鄉貫及曾祖祖父三代。兩傳重複敍入。卽沆亦儘可同傳。乃必別爲文學。瓜區而芋疇之。姚氏父子兩世修史。乃略無裁斷至此。李延壽之以一家穿貫。似矣。但彥之宋臣。撝齊臣。沆、溉、洽梁臣。仲舉陳臣。南史則以彥之作提頭。凡彥之子孫。歷仕宋齊、梁、陳者。一幷穿入。南史竟作成一部南北朝人家傳矣。只因魏、晉以來。官人以世。專用門閥品量天下士。李延壽又師心自用。必欲力矯前人之失。遂成此蔽。乃嘆茫茫千載。著述家家有病。甲既失矣。乙又未必得也。且莫講到詞義攷據。只此卷第分配

之間。皮毛之事。而疵累已如此。

到溉顯貴

梁書論云。溉遂至顯貴。案。溉官至侍中散騎常侍。黃門侍郎與散騎常侍侍郎。當時以爲黃、散。徐羨之委蔡廓典選。令其專主。不必關白。則非顯貴。其顯貴在侍中耳。

袁顗盛稱太子之美

袁顗當孝武帝大明末年。帝欲廢太子子業而立新安王子鸞。顗盛稱太子好學日新而止。但子業之不肖。人所共知。顗若以子鸞爲不可立。則勸其廢昏立次可也。何反盛稱子業之美乎。及子業立。改元景和。是爲前廢帝。顗果以不見容而出。子業旋以無道爲其叔父彧所殺而自立。改元泰始。是爲明帝。顗於此時始奉晉安王子勛卽大位。旋敗走被殺。能無追悔前言否。子勛、孝武之子。顗奉之。而史乃書反。亦非。（蕭淵傳中於順帝末袁粲欲圖誅蕭道成之事。反書粲爲懷貳。其謬亦同。）

文帝諱日

袁粲傳。宋孝武孝建元年。文帝諱日。羣臣並於中興寺八關齋中食竟。粲與黃門郎張淹更進魚肉。令御史中丞王謙之糾奏免官。文帝諱日四字。宋書作世祖率三字。世祖卽孝武也。粲後日能死忠。必不於君諱進肉。當從宋書。

何澗

袁豪附宗人廓之傳。時何澗稱才子。何遜傳作從叔僩字彥夷。作澗誤。

袁昂馬仙琕

袁昂傳載永元末。梁武帝起兵。州郡望風皆降。昂爲吳興太守。獨拒境。帝手書諭之。昂荅書洋洋幾百言。絕大議論。無非說節義。及建康城平。遂受梁官。後遷吏部尚書。武帝謂曰。齊明帝用卿爲黑頭尚書。我用卿爲白頭尚書。良以多愧。對曰。臣生四十七年矣。四十以前。臣之自有。七年以後。陛下所養。七歲尚書。未爲晚達。其諂至此。馬仙琕爲齊豫州刺史。梁武起兵。使其故人姚仲賓說之。仙琕先爲設酒。卽斬於軍門以徇。後爲梁軍所執。至石頭而脫之。帝勞之曰。射鉤斬袪。昔人弗忌。卿勿自嫌絕。謝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便復爲用。帝笑而美之。六朝人節義類此者頗多。論褒粲是也。譽昂則愚矣。

宋書有關民事語多爲南史删去

宋書有良吏傳。而孔季恭南史作孔靖。及其子靈符、羊玄保及其兄子希幷沈曇慶諸人。共爲一卷。皆取其治民有惠政者。靈符傳載山陰湖田議。議者十三人全載。玄保傳載吏民亡叛罪同伍議。希傳載占山澤以盜論議。皆因其有關於小民生養之計。載之極詳。論則言江南爲國。雖南包像浦。西括邛山。至於外奉貢

賦內充府實止於荆、揚二州因而極論田家作苦役難利薄亙歲從務無或一日非農而經稅橫賦之資養生送死之具莫不咸出於此穰歲糶賤糶賤則稼苦饑年糴貴糴貴則商倍此段言農民之苦已自惻然此下言常平之議行於漢世元嘉十三年東土潦浸民命棘矣太祖省費減用開倉廩以振之病而不凶蓋此力也大明之末積旱成災雖敝同往困而救非昔主所以病未半古死已倍之并命比室口減過半若常平之計興於中季遂切扶患或不至是此段以元嘉、大明相較見倉儲之爲急而欲行常平常平行則商賈不得操其奇贏而無糶賤糴貴之患矣常平說已詳前第十二卷而宋書此篇誠爲卓然至論南史既遷移其篇次而於湖田議竟盡削去羊玄保、羊希二議亦僅存什一其論贊每襲取舊文而於此篇之卓然者反棄不用南史意在以删削見長乃所删者往往皆有關民生疾苦國計利害偶有增添多諧謔猥瑣或鬼佛誕蔓李延壽胸中本不知有經國養民遠圖故去取如此又宋書孔琳之傳桓玄欲廢錢用穀帛琳之議錢不可廢論則先言食貨兩不可無繼又言兩者之交病而末段又推論之云先宜削華止僞還淳反古抵璧幽峯捐珠清壑然後驅一世之民反耕桑之路使縑粟羨溢同於水火既而蕩滌圜法銷鑄勿遺立制垂統永傳於後比屋稱仁豈伊唐世桓玄知其始而不覽其終孔琳之覩其末而不統其本此段尤爲探本之論恐沈約不辨有此當是前世名臣之言約仍之耳抑約亦通敏能見及此若李延壽則無學識陋儒也於琳之議削去十之八九論亦棄不用予今讀之乃不覺反覆賞嘆而深有味

乎其言。

南齊書不譏褚淵

南齊書褚淵傳。敍其爲齊佐命。至建元二年進位司徒之後。云。輕薄子頗以名節譏之。以淵眼多白精。謂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如此負國懷奸。而猶以譏之者爲輕薄子。蕭子顯是道成孫。其言自合如此。南史以白虹貫日云云爲袁粲之言。與南齊書不同。南史又添粲語淵毋爲竹帛所笑云云。又添王儉欲加道成黃鉞。任遐譏淵保妻子愛性命云云。皆南齊書所無。此則南史之勝於本書者。又謠云。寧爲袁粲死。不作彥回生。亦南史有南齊無。此篇所添頗有意。

南齊於淵論贊尤多恕詞。至云。貴仕素資。皆由門慶。平流進取。坐至公卿。則知殉國之感無因。保家之念宜切。市朝亟革。寵貴方來。陵闕雖殊。顧盼如一。此論亦可解嘲。六朝五代。皆如置棊。然五代諸臣。何難行遯。六朝則欲遯無從。不可與馮道例。

褚賁傳互有短長

南齊書敍淵之長子賁歷官云。解褐祕書郎。昇明中。爲太祖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太傅戶曹屬黃門郎領羽林監齊世子中庶子領翊軍校尉。建元初。仍爲宮官。歷侍中。南史則其首先冠以少耿介。父背袁粲等附高帝。賁深執不同。終身愧恨之。有棲退之志。皆南齊書所無。此下卻突接云。位侍中。竟不知其

何由而得侍中也。據南齊。則賁在宋末已歷任高帝、武帝官屬。革命後仍爲宮官。然後遷爲侍中。侍中是尊顯權要之職。賁固久爲齊臣矣。南齊於此下但言淵薨服闋。以爲侍中。領步兵校尉左民尚書散騎常侍祕書監。不拜。上表稱疾。讓封與弟蓁。世以爲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如此而已。夫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賁於淵死後不拜官。稱疾讓封。愧恨乃父之意顯然。乃猶迂其詞曰。世以爲云云。蕭子顯身爲齊之子孫。故多諱飾。李延壽則力表其謝病廬墓。絕食拒客。釘塞門戶。延壽是也。但欲表賁忠以形淵醜。若書其先歷任齊官。恐礙賁之節。於是沒其實而去之。則又謬。此非求文法簡淨。乃是有意掩覆矣。二史互有短長。

淵之祖秀之與弟淡之爲晉親臣。而貳於宋武帝。妹爲晉恭帝后。殺后所生男非一。又弒恭帝。淵又以宋駙馬而求爲齊臣。累世賣國。醜聲眞自不堪。淵雖貴。劉祥輩揶揄殆不可耐。建元中。何點謂人曰。我作齊書云。淵既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見南齊高逸何求傳。邱靈鞠詣別淵。脚疾不起。靈鞠曰。公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餗。見文學傳。至隆昌末。樂預尚云。人笑褚公。至今齒冷。見孝義傳。其攢譏竦誚如此。賁蓋深羞之。故立節以抗拭焉。梁鴻之父仕王莽。故鴻終身不仕。欲以雪其恥也。且王莽之子。尚知非莽隔絕平帝外家。與師吳章謀以血灑門。欲以悟莽。朱溫之兄尚知責溫以滅唐家三百年社稷。他日得無滅吾族。王安石之弟亦知安石行新法。呢呂惠卿之非。勸以遠佞人。骨肉之間。忠奸異趣。由來如是。

張稷弑齊東昏侯。東昏雖昏暴。稷究以逆節被彈。稷子嵊蓋深恥之。故於侯景之亂。合門死難。以雪其辱。其忠也。正其所以爲孝。與褚賁等心事正同。

左戶尚書

南史。賁爲左戶尚書。南齊作左民。此江左制也。觀宋、齊二書百官志可見。作戶者避唐諱而改。

黃門郎

蔡廓傳。廓自豫章太守徵入爲吏部尚書。請於中書令傅亮。選事悉以見付。亮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悉以委蔡。自此以上。宜共參同異。黃門郎、宋書同通鑑作黃散。胡三省曰。黃散謂黃門侍郎及散騎常侍侍郎也。

蔡興宗傳誤

蔡興宗傳。右軍將軍王道隆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元嘉初。中書舍人秋當詣太子詹事王曇首。不敢坐。其後中書舍人弘興宗爲文帝所愛遇。上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殷、劉並雜。無所益也。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啓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至是興宗復爾。案此事宋書所載。秋當作狄當。弘興宗作王弘。彼是當從之。狄當又嘗詣張敷。就席。敷呼左右移席遠客。見敷傳。然則作狄是。陸慧曉傳及恩倖傳敍首亦皆作秋當。亦誤也。此文於下仍云

弘還。則其上作弘興宗似是一姓弘名興宗之人者。其爲傳寫之誤可知。至是興宗復爾六字。彼作五十年中有此三事八字。二者皆非紀載之體。無所益也。彼作無所知也。就席下彼無及至二字。則此文爲勝。王弘乃又是一人。非爲太保字休元者。彼乃王導曾孫。門閥甚高。何不坐之有。又攷江斅傳。紀僧眞詣斅。坐定。斅命左右移吾牀讓客。與張敷事絕相似。

以女妻姊之孫

宋書蔡興宗傳。妻劉氏早卒。一女甚幼。外甥袁顗始生豕。而妻劉氏亦亡。興宗姊卽顗母也。一孫一姪。躬自撫養。年齒相比。欲爲婚姻。每見興宗。輒言此意。大明初。詔興宗女與南平王敬猷婚。興宗以姊生平之懷。屢經陳啓。荅曰。卿諸人欲各行己意。則國家何由得婚。且姊言豈是不可違之處邪。舊意既乖。豕亦他娶。其後豕家好不終。顗又禍敗。豕等淪廢。當時孤微理盡。敬猷遇害。興宗女無子嫠居。名門高胄。多欲結姻。明帝亦敕適謝氏。興宗並不許。以女適豕。此事既無理。敍次又茫昧。令讀者生疑。南史但削去數句。於其情事曲折。則全不能明析也。始生豕。生下南史添子字。是一孫謂豕。一姪謂興宗之女。計興宗之女。與顗是內外兄弟。豈可爲其子婦。興宗之姊。婦人無識。有此謬見。興宗累世大有名位。不應徇之。明帝但言姊言豈不可違。不言其行輩不合。又下文言興宗女無子嫠居。則其上豕亦他娶下應有興宗女他適一句。至此女閱歷如許變故。不但孀婦。年亦壯大矣。名門高胄。何至爭欲娶之。敬猷已死。人臣家有女聽從

其便可也。何以明帝又敕適謝氏。益覺可笑。興宗又竟抗違。而展轉曲從初訂之謬約。如此門閥。使女再醮。已甚可醜。必以妻姊之孫。更屬荒唐。倫序乖舛。誠不可解。

南史於袁湛傳連及諸袁。顗爲袁淑兄之子。而豕則爲顗弟顗之子。非顗子也。顗之子昂傳屢言從兄豕。又昂幼孤爲豕所養。豕卒。昂制期服。人怪問之。答書極言情逾同生。不當爲諸從服。則豕非顗子。已與蔡興宗傳互異。豕傳云。祖舅征西將軍蔡興宗器之。祖舅者。父之舅也。然則興宗之姊乃袁覬之母、非顗母矣。豕傳又云。豕幼而母卒。養於伯母王氏。事之如親。則豕爲伯母王氏所養。非祖母蔡氏所養。又與興宗傳互異。而宋書袁顗傳。一則曰顗舅蔡興宗。謂之曰云云。再則曰尚書右僕射蔡興宗是顗舅云云。則又與興宗傳合矣。乃傳末一段。言顗以奉晉安王子勛事敗死。太宗（即明帝）忿之。投尸於江。兄子豕。微服求訪。密致喪葬。則又與興宗傳不合矣。種種抵牾。不可爬梳。大約以女妻姊之孫一事。斷非其實。

山陰公主悅褚淵

宋孝武帝長女山陰公主悅褚淵。白前廢帝。召淵西上閣宿。公主夜就之。淵不從。攷淵尚宋文帝女南郡獻公主。於山陰公主爲姑夫。及觀何尚之之孫戢傳。戢美容儀。動止與褚淵相慕。時人號爲小褚公。選尚孝武女山陰公主。審爾則公主又何必苦求淵侍己。眞可發一大笑。

何佟之

何昌寓、字儼望。尙之弟子也。父佟之。位侍中。案此與儒林傳中何佟之姓名偶同。非一人。

洗閤

何尙之傳論。洗閤取譏。傳中無所謂洗閤事。乃別見張暢傳。但此事何不直載入尙之傳邪。此傳論不相應。殊爲非體。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一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九

中詔

南齊書張緒傳末引建元初中詔。案。沈約自序自注云。事見文帝中詔。凡中詔今悉在臺。猶法書典書也。然則此乃當時記錄之名。

張邵張褘

南史張邵傳中邵字凡數十見。宋書四十六卷邵傳與南史並同。通鑑亦同。惟宋書五十九卷張暢傳作張劭。而近人校南史者一概俱改作劭。未詳。又南史張暢傳云。邵兄褘子。宋書五十九卷張暢傳亦作褘。而四十六卷則作偉。通鑑第一百十九卷亦作偉。二者不同。褘承劉裕使酖故主晉恭帝。於道自飲而卒。奇忠千古僅見。南史斷自劉宋始。以褘係晉臣。故僅附見於暢傳。而不爲別立傳。

宋書爲妄人謬補

宋書第五十九卷有張暢傳。此是沈約原本。其前四十六卷先有暢傳。則後世妄人謬取南史攙入者。四十六卷目列趙倫之、到彥之、王懿、張劭四人。內到彥之闕。卷末又無論贊。則此卷本自不全。致遭妄人蛇

足。於劭之後又附以暘一人。兩傳前後複出。不知宋書不似南史。一族之人。必聚一處。其中有父子各卷。如顏延之、顏竣之類。況暘是劭兄子。何必附入。想妄人偶讀至此。忽憶劭有姪暘。以爲遺落。竟未及檢照五十九卷。率爾鈔入。不然。則何所取乎。此傳與南史文並同。惟南史云。魏太武南征。此則改云。魏主拓跋燾南征。以下皆稱魏主。其實宋書中魏主字樣。是口氣。非史臣筆。史臣則稱索虜。不稱魏主。今此所改。乃又妄人之強作解事者。此篇於宋書中宜刪去。又南史於各帝皆稱謚法。宋書則稱廟號。然亦間有稱謚法者。例亦未能畫一。此四十六卷中趙倫之、王懿、張劭三篇。皆稱謚法。所以妄人於張暘傳亦改世祖爲孝武。卻不可因張暘傳而疑趙倫之等亦非沈約原文也。臣穆等跋執稱謂不同。不可泥。

敷演鏡暘

宋書張卲傳。子敷、演、敬。有名於世。又卲兄偉之子暘傳亦云。暘少與從兄敷、演、敬齊名。考南齊書第四十一卷暘之子融傳云。張氏知名。前有敷、演、鏡、暘。後有充、融、卷、稷。南史三十二卷融傳與南齊同。敬皆作鏡。案宋史太祖本紀。太祖本姓趙氏。諱匡胤。祖名敬。此當爲宋人校者避諱而改。

張融不寄人籬下

張融自序云。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文。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愚謂六朝便有此等妄人。何況唐、宋以下。去孔子愈遠。學問不寄人籬下。便是亂道。孔子曰。

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弗畔者。寄人籬下之謂也。

南史附傳皆非

南史無藝術傳。故以徐文伯、嗣伯兄弟世精醫術。而強附入張融傳。實則欠妥。又如釋寶誌以附隱逸陶弘景傳。亦爲不當。

南齊書亦無藝術傳。故於褚淵之弟澄傳附徐嗣。卽嗣伯也。亦欠妥。而又但有嗣無文伯。載嗣醫術靈驗只兩事。較南史甚略。其一事直閤將軍房伯玉冷病云云。彼文只作有一傖父。南史於此等瑣碎處往往小有添補。亦不無微益。惟縛芻爲鬼下鍼。李延壽慣喜說鬼。亦不足責。所可怪者。以文伯兄弟爲東海人。南齊書則作東陽人。文伯之曾祖熙。祖秋夫。父道度。皆精醫。而熙已居秦望山。又宋文帝言天下五絕。皆出錢唐。謂杜道鞠彈棊。范悅詩。褚欣遠模書。褚允圍棊。徐道度療疾也。然則自是東陽。非東海。

范蔚宗以謀反誅

范蔚宗曾祖汪。祖甯。父泰。世擅儒學。蔚宗亦博涉經史。善爲文章。仕宋貴顯。忽坐謀反。與其四子一弟。同死於市。計蔚宗性輕躁不謹。與妄人孔熙先往還。是其罪耳。決不當有謀反事也。蔚宗生晉安帝隆安三年。宋受禪。年二十二。蓋當宋臺初建。卽仕劉氏。故國之思。既已絕無。新朝之恩。則又甚渥。熙先以文帝弟義康出鎭豫章。欲弒帝迎義康立之。此眞妄想事之必不能成。下愚亦知。蔚宗乃與共謀乎。且當義康執

政。蔚宗以飲食細過。爲所黜逐。怨義康必甚。熙先鉤蔚宗之甥謝綜。綜爲解隙。亦何肯遂以身殉乎。蔚宗於文帝君臣之際。樂遊應詔。豫陪賡歌。攜伎被彈。愛才不罪。爲左衛將軍。掌禁旅。參機密。據通鑑。深加委任。可謂嘉遇矣。忽欲操戈相向。非病狂喪心。何乃有此。熙先說誘蔚宗。以國家不與爲婚姻。當日江左門戶高於蔚宗者多。豈皆連姻帝室者。而蔚宗獨當以此爲怨。亦非情理。蔚宗始則執意不回。終乃默然不答。其不從顯然。反謂其謀逆之意遂定。非誣之邪。蔚宗言於上。以義康姦釁已彰。將成亂階。反謂其欲探時旨。此皆求其故而不得。從而爲之詞者。乃云。衡陽王義季等出鎮。上於武帳岡祖道。蔚宗等期以其日爲亂。區區文士。欲作壽寂之、姜產之伎倆。是何言與。況熙先主謀。反稱爲蔚宗等。徐湛之告狀。亦首稱賊臣范蔚宗。眞不可解。初被收。不肯款服。自辨云。今宗室磐石。藩嶽張跱。設使竊發。僥倖。方鎮便來討伐。幾何而不誅夷。且臣位任過重。一階兩級。自然必至。如何以滅族易此。又云。久欲上聞。逆謀未著。又冀其事消弭。故推遷至今。然則蔚宗特知情不舉。乃竟以爲首亂之人。何哉。蔚宗善彈琵琶。文帝欲聞。終不肯。其耿介如此。序香方。一時朝貴。咸加刺譏。想平日恃才傲物。憎疾者多。共相傾陷。宋書全據當時鍛練之詞書之。而猶詳載其自辨語。南史并此刪之。則蔚宗冤竟不白矣。

蔚宗與沈演之同被知遇。演之每先入見。不及待蔚宗。史謂蔚宗以此爲怨。故有反心。愚謂蔚宗固未必以此爲怨。而沈演之則正是忌蔚宗才。妬蔚宗寵。傾而殺之者。見宋書演之傳。蔚宗又語何尚之云。謀逆

事聞孔熙先說此。輕其小兒。不以經意。今忽受責。方覺爲罪。君方以道佐世。使天下無寃。弟就死後。猶望君照此心也。尙之亦正是與羣小朋比而陷蔚宗者。亦見宋書尙之傳。蔚宗乃向彼訴寃。急不擇音耳。蔚宗又自言。外人傳庾尙書見憎。計與之無惡。尙書者、炳之也。蔚宗雖自言無惡。然宋書徐湛之傳云。劉湛伏誅。殷景仁卒。太祖（卽文帝）委任沈演之、庾炳之、范蔚宗等。然則爭權妬寵。炳之傾害蔚宗。事所必有。

蔚宗與甥姪書。自序其讀書作文之法甚備。甘苦蘊味。千載而下。可以想見。如云。吾狂釁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生行己。猶應可尋。又云。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自爾以來。轉爲心化。往往有微解。言乃不能盡。至所通處。皆自得於胸懷耳。又云。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每於操筆。恥作文士。又云。文患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時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類工巧。圖績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吾思乃無方。所稟之分。猶當未盡。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觀其所述。志在根本之學。六朝文士。罕見及此。又自論其後漢書云。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比方班氏。非但不愧而已。又云。贊自是吾文傑思。殆無一字空設。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其自負如此。危難之際。牢戶之中。言之津津。良可悲矣。沈約史才較蔚宗遠遜。爲其傳不極推崇。似猶有忌心。李延壽爲益二語云。於屈伸榮辱之

際。未嘗不致意焉。此稍見蔚宗作史本趣。今讀其書。貴德義。抑勢利。進處士。黜姦雄。論儒學則深美康成。褒黨錮則推崇李、杜。宰相多無述。而特表逸民。公卿不見采。而惟尊獨行。立言若是。其人可知。犯上作亂。必不爲也。

虎帳岡

南史范蔚宗傳云。元嘉二十二年九月。征北將軍衡陽王義季、右將軍南平王鑠出鎮。上於虎帳岡祖道。考之宋書。本作武帳岡。通鑑第一百二十四卷亦作武帳岡。胡三省注引杜佑曰。岡在廣莫門外宣武場。設行宮便坐於其上。袁樞通鑑紀事本末同。漢書汲黯傳。上嘗坐武帳見黯。應劭曰。武帳織成帳爲武士象也。孟康曰。今御武帳。置兵闌五兵於帳中也。師古是孟說。通鑑第二十四卷漢昭帝紀。將廢昌邑王。太后被珠襦盛服坐武帳中。侍御數百人。皆持兵期門。武士陛戟陳列殿下。事亦見一百四十八卷。元嘉武帳。取此義也。後之校南史者。誤以爲李延壽避唐諱改作武。實當作虎。遂奮筆改之。而初不知其本當爲武帳。並非因延壽避諱改也。校書者之不學如此。

久喪而不葬

何承天傳。元嘉十六年。除著作佐郎。尋轉太子率更令。著作如故。時丹楊溧陽丁況等久喪而不葬。承天議曰。禮云還葬。當謂荒儉一時。故許其稱財而不求備。丁況三家。數十年中。葬輒無棺槨。實由淺情薄恩。

同於禽獸者耳。丁寶等同伍積年。未嘗勸之以義。繩之以法。十六年冬。既無新科。又未申明舊制。有何嚴切。欵然相糾。或由鄰曲分爭。以興此言。如聞在東諸處。比例既多。江西、淮北。尤爲不少。若但譴此三人。殆無所肅。開其一端。則互相恐動。臣愚謂況等三家。且可勿問。因此附定制旨。若人葬不如法。同伍當卽糾言。三年除服之後。不得追相告引。愚謂久喪而不葬。不下脫棺字。數十年中。十字衍文。宋書無比例。當作此例。還葬二字。出檀弓上篇。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亡。子游曰。有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亡矣。斂首足形。還葬。縣棺而封。人豈有非之者哉。南史此段文義甚屬費解。加以脫誤。尤不明析禮所云還葬者。謂斂畢卽葬。不待案期。如此者實因其家貧。故許其不備禮。若喪久案期乃葬。則必備禮矣。然卽在還葬者。亦但許其不備禮而已。非竟可無棺也。今丁固等並非斂畢卽葬。係久喪乃葬。而竟不用棺槨。直舉父母埋之土中。其罪大矣。但當時行此者甚多。不止丁固等。而同伍丁寶等之糾告丁固等則又非。蓋葬不如法。同伍當下卽合告發。今三年除服後。相隔已久。忽然相告。明是挾嫌也。

威斗

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冢上得一銅斗有柄。宋文帝以訪朝士。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三公亡皆賜之。一在冢外。一在冢內。時三台居江左者唯甄邯爲大司徒。必邯之墓。俄而永又啟冢內。更得一斗。復有一石。銘大司徒甄邯之墓。何氏焯曰。漢書。邯終大司馬。銘不得爲大司徒。死在王莽始建國四年壬申。天鳳

四年丁丑八月乃鑄威斗。不應追納諸墓。又威斗莽欲以厭勝衆兵。令司命負之。莽出在前。入在御旁。司命孔仁左杖威節。右負威斗。卽其職也。當莽之漸臺。猶抱持符命威斗。似亦非賜臣下送終之器。此說恐全屬附會。

顏公

顏延之傳。延之與何偃從上南郊。偃路中遙呼延之曰。顏公。延之以其輕脫。答曰。身非三公之公。又非田舍之公。又非君家阿公。何以見呼爲公。以稱公爲輕脫。自漢有之。高祖稱所送徒曰公等。見本紀。鼂錯父稱錯爲公見錯傳。是也。北史李幼廉傳。齊文宣與語及楊愔。誤稱爲楊公。此蓋平日熟稱。不覺故致此誤。則北朝朝士相呼爲公。亦與南朝同。

顏竣殺父妾

顏延之有愛姬。非姬食不飽。寢不安。姬憑寵盪延之墜牀致損。延之子竣殺之。延之痛惜甚至。常坐靈上哭曰。貴人殺汝。非我殺汝。愚謂妾罪小。竣竟殺之。非怒其損父。忌其寵於父耳。竣之不孝。宜乎不得其死。嚴武殺父妾。以其奪母寵也。獨不爲父地乎。知母不知父。非人道矣。

顏謝優劣

延之傳末載鮑照評顏、謝兩人文章優劣數語甚佳。宋書無。

顏竣鑄錢議

宋制。有事百官集議。衆議不同。並以啓上。宋書中往往載之。如顏竣傳中載其鑄錢兩議。孔季恭傳中載其墾湖田議是也。但所議攙用吏牘。殊不可讀。南史遂痛削之。僅存一二。若無本書。則當時制度全不見。竣傳鑄錢議刪削尤多。不見其本意。當從宋書補正。

南史延之父子論襲舊爲得

宋書以延之獨爲一卷。其子竣傳隔卷。乃於延之論中專論顏竣之代孝武帝作檄以聲逆劭罪。將陷父於死爲不孝。獨提此事論之。然此應入竣傳。今延之傳何無所論。而獨舉此一事乎。宋書論每如此偏側。南史則論皆襲舊。因顏氏父子同卷。而襲用此論。翻覺愜合。

羊欣傳多晉事

羊欣傳前半篇皆晉書中事。入之本史非例。此沿襲宋書之文而謬者。曾祖忱。晉徐州刺史。祖權。黃門郎。案。陶弘景眞誥卷一運題象篇注云。羊權、字道輿。忱之少子。晉簡文黃門郎。卽羊欣祖是也。

江湛五子

江湛傳。五子。恁、恕、愍、愆、法壽。宋書亦云五子。而落去愍字。則似以法壽爲二人矣。誤也。

江總自序

江總傳云。爲宮端。與太子爲長夜飲。養良娣陳氏爲女。太子亟微行遊總家。宣帝怒免之。太子卽陳後主也。宣帝怒免總。是矣。宣帝建元太建。而總自序乃云。太建時。權移羣小。屢被摧黜。小人欲變亂是非如此。隋文帝紀。開皇九年。平陳。以陳都官尚書孔範、散騎常侍王瑳、王儀、御史中丞沈觀等邪佞於其主。以致亡滅。皆投之邊裔。而總與諸人同爲狎客。邪佞更甚。陳亡入隋。乃獨得倖免。且靦顏拜上開府。安然壽終。年七十六。子溢。愽誕驕物。亦歷仕兩朝。以功名終。若無史書。小人更何所憚哉。有史在。惡人多禍者。其惡千載炳然不滅矣。

沈攸之非不臣非反

南史沈攸之傳。攸之爲鎮西將軍荊州刺史。加都督。聚斂兵力。漸懷不臣之心。愚謂此齊人曲筆。而李延壽襲之。沈約修宋書在齊武帝時。故多回護。延壽則不應爾。宋書攸之傳書以反叛。不知攸之乃反齊。非反宋也。正如魏毋丘儉等之反。反司馬氏。非反魏也。通鑑綱目第二十七卷書此事云。宋荊襄都督沈攸之舉兵江陵。討蕭道成。得其實矣。

梁書無柳仲禮

梁書無柳仲禮傳。案侯景圍臺城。援兵四集。仲禮爲總督。乃案兵不動。坐觀國破。論者以爲梁禍始於朱异。成於仲禮。梁書惟於韋粲傳中見粲推仲禮爲大都督事。粲先死節。而仲禮安然自全。此後事。粲傳本

不當見。然非梁書一大缺乎。仲禮後降西魏。魏、周書皆不見。賴南史補之。最有功。雖於例應入北朝。然補缺功不可沒。亦附柳元景傳。則其病。朱异公然良死。讀史者恨之與秦檜等。柳仲禮入魏。南史不言如何死法。又一缺也。

二萬人食米數

古量小。說已見第十一卷。宋書劉勔傳。淮西人賈元友請北伐。勔議曰。二萬人歲食米四十八萬斛。五年合須米二百四十萬斛。案據此計算。每人一日食米三升三合有零。令人雖健啖。不能食此數。六朝時量比今尚小。

與手

宋書薛安都傳。弟道生。爲秣陵令。庾淑之所鞭。安都執稍欲往殺淑之。逢柳元景。元景曰。小子無宜適。卿往與手甚快。又索虜傳。元嘉二十七年。拓跋燾寇汝南。世祖遣劉泰之等向汝陽。襲殺三千餘人。諸亡口悉走。大呼云。官軍痛與手。南史張彪傳。彪爲趙稜所刺。謂左右韓武曰。我尚活。可與手。武遂誅稜。通鑑第一百八十五卷唐高祖紀。宇文化及反。裴虔通逼隋煬帝出宮門。化及揚言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胡三省曰。言與之毒手而殺之。

裴叔業改入北史薛安都一人兩傳

王氏懋竑讀書記疑曰。南史崔慧景傳末云。舊史裴叔業有傳。事終於魏。今略之云。案。叔業傳在北史。故南史略之。然叔業事皆在南齊。未及入魏而卒。以其從子植等俱在魏。故併以附之耳。叔業究當仍歸南史。王氏此說是。南齊書以叔業與崔慧景、張欣泰同傳。以其或貳心於敵。或稱兵犯順。類聚最宜。南史以慧景改入王敬則陳顯達張敬兒傳。亦差可。以欣泰入其父興世傳。仍是作家譜伎倆。而以叔業改入北史。尤爲大謬。若薛安都者。正當在北史。沈約以入宋書爲謬。乃李延壽則一人作兩傳。但詳略不同。南史在四十卷。北史在三十九卷。此眞一大笑端也。向來校史者皆未經指摘。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二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

蕭穎孚事異本書

南史蕭穎胄與其弟穎達、穎孚等傳。與本書雖大段相同。然南史敍穎胄奉齊和帝於江陵。稱尊號。穎達與之同舉兵。而穎孚則自建鄴爲廬陵人修景智潛引與南歸江陵。緣山逾嶂。僅乃得達。若南齊書則言穎孚在京師。廬陵人修靈祐竊將南上。於西昌縣山中聚兵二千人。襲安成郡。據之。求援穎胄。遣范僧簡援之。卽拜僧簡安成內史。穎孚廬陵內史。合兵出彭蠡口。梁書則云。穎孚自京師出亡。廬陵人循景智潛引與南歸。至廬陵。景智及宗人靈祐爲起兵屯據西昌。穎達假穎孚節督廬陵、豫章、臨川、南康、安成五郡軍事。廬陵內史。三者多不同。大約南史與齊、梁二書不同者頗多。

齊書諱南史直書

南齊書凡順字皆改爲從。此蕭子顯避諱改也。考齊、梁書本紀皆以梁武帝之父名順之。此當是梁武帝之祖。疑亦誤。予別有辨。而梁之應諱順字則無疑。子顯、齊高帝之孫而仕於梁。書成於梁朝。故諱之。此皆子顯原文。如二十二卷豫章文獻王嶷傳。宋從帝下注。北雍本作順。宋本諱。其下又一見。亦作從帝。其下

載嶷上武帝啓有侍幸□宅□下注順之宋本諱此乃幸蕭順之宅故子顯直用墨圍耳四十卷魚復侯子響傳蕭順之則作□而其下注一順字又加一圈云宋本諱凡此南史皆直書

靴

齊高帝子豫章文獻王嶷傳嶷不樂聞人過左右投書相告置靴中不視觀此則南齊已有靴不始於北朝又恩倖傳梁嚴亶著靴上殿新羅傳載其方言靴曰洗蠕蠕傳其人著深雍韡

沈約不作豫章王碑

豫章王嶷薨羣吏樂藹等欲建碑與右率沈約書請爲文約答曰文獻王冠冕彝倫儀刑寓內自非一代辭宗難或與此約閭閈鄙人歎酬今旨便是以禮許人聞命慙顏不覺汗之霑背約謙避作碑當亦知齊武帝之子文惠太子與豫章王有嫌故耳

豫章王嶷傳與齊書微異

南齊書出蕭子顯豫章文獻王嶷卽其父也自作史而爲父立傳千古只此一人故傳中極盡推崇論至以周公比之贊則云堂堂烈考德邁前蹤云云嶷固無甚惡然南史則謂其後房至千餘人荀丕極言其失大約子顯多隱諱故南史往往有微異者傳末言其死後見形自言爲文惠太子所藥死已訴先帝皆南齊書所無此則李延壽說鬼長技卻不足取大約豫章與文惠固有夙嫌豫章死於永明十年而文惠

卽以明年正月死。故延壽因而附會之。又南史各論皆勦襲各書獨凝論句句自譔不用子顯元文亦與他處不同。

高帝諸子傳南史獨詳

南齊書高帝十二王傳。於桂陽王鑠僅有其半。下半篇爲蕭鸞所殺之事見南史。南齊無之。此乃刓缺不全。非其本無。又南史於此篇之下有始興簡王鑑傳。凡九百餘字。其中雖多疑神見鬼之言。想必李延壽所添。然南齊則鑑事只有六十餘字。賴南史得存。今日南、北史遂成寶物者。正爲此等處耳。如桂陽、始興。若無南史。則二王事幾亡矣。豈知各史之所以多闕落不全者。正因有李延壽書。人皆謂其勝於本書。幾視各書爲可有可無。不甚愛惜。故至零落。若無南、北史。則不至此也。然如江夏王鋒。南史七百餘字。南齊只一百七十字。宜都王鏗。南史五百三十餘字。南齊只一百餘字。由此觀之。南史於此篇增益頗多。其功究不可沒。

二王同字

宜都王鏗字宣儼。案豫章王巳字宣儼。二王皆高帝子。不應同字。必有一誤。

齊諱嫌名

齊文惠太子長懋傳。在宋末。轉祕書丞。以與宣帝諱同不就。南齊書同。案宣帝、高帝道成之父。長懋之曾

祖也。宣帝諱承之。丞其嫌名耳。然此事在宋本非功令。考南齊書百官志。太常光祿勳衞尉廷尉大司農少府皆有丞。尙書有左右丞。皆不諱。而州郡志。南琅琊郡有承縣。則幷正名亦不諱矣。范蔚宗爲太子詹事。以父名泰。辭不拜。當時習尙如此。非定制。若隋文帝父名忠。而官名有中字者皆改爲內。則嫌名之諱始於隋。至唐益重。

文惠太子有失德

南齊書文惠太子長懋傳論贊無貶詞。而南史論則謂其有失德。此南史之勝本書者。又文惠太子乃世祖武帝之子。反在前。豫章文獻王嶷乃太祖高帝之子。武帝之弟。而反在後。次序不順。亦遜南史。至宗室衡陽元王道度、始安貞王道生等。乃在徐孝嗣等傳之下。位置尤爲亂極。不如南史爲順。

卻陵王友

南史竟陵王子良傳。仕宋爲卻陵王友。時宋道衰謝。故不廢此官。南齊書則云。王名友。尋廢此官。二者正相反。不知南宋何據。諸王生名不宜諱。而友卽其府中官屬。理應避。且南史刪去王名友三字。則不廢云云意不明。

子良傳所刪不當

子良傳所載請罷遣臺使督逋調。又上表請修治塘遏。又密啓請原除逋租。削除竊官假號。清理獄囚。停

止土木工費。幷停止交州用兵。又以詔租布二分取錢。奏陳賦斂之困。宜蠲減。又論司市加稅之弊。凡此奏請。皆有關國計民生。南史刪削。所存不及十之一二。大約南史所刪多不當。今不能盡摘。南齊亦多誤字。今以張氏溥百三家集參校稍可讀。

子恪至免諸王

子良子昭胄傳。王敬則事起。南康侯子恪在吳郡。明帝慮有同異。召諸王侯入宮。晉安王寶義及江陵公寶覽住中書省。高武諸孫住西省。敕人各兩左右自隨。過此依軍法。孩抱者乳母隨入。其夜竝將加害。賴子恪至乃免。觀南齊書。則此時鸞意本欲且留不殺。並非因子恪至得免。南史一意刪削。不顧事實。詳玩彼文自明。

江西卽江北

予前於史記考得江西卽江北。若正言。牛渚以西。皆得稱之。今案通鑑第九十五卷晉成帝紀。咸和七年。趙郭敬南掠江西。胡三省注。江西謂邾城以東至歷陽也。邾城今湖北黃州府黃岡縣。歷陽今安徽和州。此以和州泝江而西至黃岡爲江西。對江東而言。是正言西也。若南齊書竟陵王子良之子昭胄傳。建武以來。高武王侯朝不保夕。昭胄與弟昭穎逃奔江西。變形爲道人。崔慧景舉兵。昭胄出投之。時慧景在南兗州。卽今揚州。此則以江北爲江西。又柳世隆傳。建元二年。虜寇壽陽。垣崇祖旣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

世隆曰。江西蕭索。二豫兩辨爲難。此江西卽指壽陽一路徐、沛、淮、泗之間而言。亦以江北爲江西也。南史王融傳。晚節習騎馬。招集江西傖楚數百人。特爲謀主。融志在北伐。以功名自期許。其時南北交兵。壽春爲扼要。所稱江西。正指此一路而言。亦以江北爲江西也。古人言北可以西言之。言南可以東言之。二者得通稱。史記。殷通在江南會稽郡。欲言沛郡事。正當言江北。而言江西。烏江亭長欲從江之北岸渡項羽至南岸。正當言江南而言江東。皆通稱。

子響事二書不同

魚復侯子響傳。南齊書載其舉兵與臺軍戰。官軍引退。下云。上又遣丹陽尹蕭□（蕭順之也。說見前。）領兵繼至。子響部下恐懼。各逃散。子響乃白服降。賜死。此處南史有文惠太子屬順之徑殺子響事。子顯書修于梁。故諱此事。此則當以南史爲得。

武帝諸子傳不同者多

武帝諸子傳。南齊與南史不同者甚多。不獨如上文所云也。蓋諸王皆爲蕭鸞所殺。如晉安王子懋見殺之事。二書大異。又如建安王子眞傳云。明帝遣裴叔業就典籤柯令孫殺之。子眞走入牀下。令孫手牽出之。叩頭乞爲奴贖死。不從。見害。此一段南齊無。亦以南史爲詳備。又如巴陵王子倫敍見殺事。南史固爲獨詳。而後半篇發明典籤爲害尤詳。明南康王子琳傳述其母荀昭華亦詳。本書並無論。亦不勦取舊文。

滔滔自運。此予於南史惡而知其美也。子顯在梁。不當諱鸞之凶狂。蓋偶失之。而李延壽得之。

薦易殿柱

王敬則傳。齊臺建。高帝將受禪。材官薦易殿柱。薦字似可疑。然今吳下俗語尚有之。他無所見。薦者謂柱將損壞。欲易之。而惜費不肯改作。以他木旁承之。乃易去其柱。諺目爲脫梁換柱。

官

王敬則傳。敬則逼宋順帝禪位於齊。引令出宮。順帝不肯。敬則曰。官先取司馬家。亦如此。此語南齊書無之。或疑官下脫家字。但恩倖載戴法興謂宋前廢帝曰。官所爲如此。欲作營陽邪。華願兒告帝曰。外閒云。宮中有兩天子。官一人。戴法興一人。恐此坐席非復官許。宋明恭王皇后傳。後廢帝欲酖害后。令太醫煮藥。左右止之曰。若行此事。官便作孝子。豈得出入狡獪。任忠傳。隋兵入陳軍敗。忠入臺見後主曰。官好住。無所用力。恩倖施文慶傳。知諸將疾己。恐其有功。乃奏陳後主曰。此等怏怏。素不伏官。又南齊書荀伯玉傳。齊武帝在東宮奢僭。伯玉謂親人曰。太子所爲。官終不知。豈得顧死。蔽官耳目。我不啓聞。誰應啓者。因世祖拜陵後密啓之。上大怒。王敬則直入叩首啓上曰。官有天下日淺。太子無事被責。人情恐懼。願官往東宮解釋之。北史魏孝文帝幽皇后馮氏傳。帝遣詔賜后自盡。后走呼不肯引決。曰。官豈有此。是諸王輩殺我耳。然則謂帝爲官。南北朝有此語。

南北蘭陵郡

李安人傳云。蘭陵承人。桓康傳云。北蘭陵承人。周盤龍傳云。北蘭陵人。考南齊書州郡志。承縣屬南琅邪郡。明帝時省。而無蘭陵。北蘭陵郡。彼書高帝紀云。蕭何居沛。其子侍中彪免官居東海蘭陵縣。晉元康元年。分東海爲蘭陵郡。中朝亂。淮陰令整過江居晉陵武進縣。寓居江左者。皆僑置本土。加以南名。於是爲南蘭陵蘭陵人。乃州郡志則晉陵郡所屬有晉陵縣。無武進。武進自屬南東海郡。蘭陵自爲縣名。屬南琅邪郡。不但無所謂北蘭陵郡。亦並無所謂南蘭陵郡也。未可詳考。

陸澄議置諸經學

南齊書陸澄傳。永明元年。領國子博士。時國學置鄭、王易、杜、服春秋、何氏公羊、廉氏穀梁、鄭玄孝經。案。此文之下。詳載澄與王儉書。論易之當立鄭玄。不可獨用王弼。左傳宜於服虔之外。兼立賈逵、杜預。穀梁已有范甯。不必存廉信。然則國學之下置之上當有一議字。或作者下筆時偶誤省此字。

陸澄雖未必深於經。然亦頗有學識。如論易雖未能直黜王弼之妄而廢之。然云自商瞿至田何。其間五傳年未爲遠。無譌雜之失。秦所不焚。無崩壞之弊。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爲宗。數百年後。乃有王弼。此數言者。於目錄之學精絕矣。魏、晉至唐人若知此。宜不爲王弼所惑矣。弼首倡異端。以亂聖經。范甯謂其罪深桀、紂。信屬定評。澄乃云。弼所悟者多。何必能頓廢前儒。若謂易道盡於王弼。方須大論。想南齊時玄

風尙煽。澄故婉詞乃爾。又云晉太興四年。太常荀崧請置周易鄭玄注博士。行乎前代。於時政由王、庾。皆儁神淸識。能言玄遠。捨輔嗣而用康成。豈其妄然。元嘉建學之始。玄、弼兩立。逮顏延之爲祭酒。黜鄭置王。意在貴玄。事成敗儒。太興、東晉元帝號。元嘉、宋文帝號也。觀此則澄之識高於顏延之甚遠。其論左氏。謂宜取服虔而兼取賈逵經。服傳無經。雖在注中。而傳又有無經者故也。今置服而去賈。則經有所闕。賈、服注已亡。千古恨事。賴澄此言。稍見梗槩。又論杜預亦宜存。則云杜預注傳。王弼注易。俱是晚出。並貴後生。杜之異古。未如王之奪實。祖述前儒。特舉其違。又釋例之作。所引惟深。此下文意未了。當脫落兩三行。南齊書本多不全也。彼時賈、服並存。澄乃又欲兼存杜預。似若不必。然試詳玩其語。則澄意以杜較王弼爲彼善於此。評斷仍精確之至。總而計之。澄議大有功於經學。後人宜共服膺李延壽也者。於經非但不見門庭。並尙未窺藩溷。公然肆行芟薙。十去其九。甚矣庸且妄也。

劉瓛陸澄傳論

南齊以劉瓛陸澄同傳。因瓛經師。澄篤學。借二人以發名論。今讀之。分四段看。第一段言洙泗既往。義乖七十。自後專門之學興。命氏之儒起。同異之說。各信師言。嗣守章句。期於勿失。專門命氏者。謂家法也。詮漢學最確。第二段。康成主炎漢之季。訓義優洽。一世孔門。褒成並軌。故老以爲前修。後生未之敢畏。而王肅依經辯理。與碩相非。爰與聖證。據用家語。外戚之尊。多行晉代。康成得家法而不拘家法。融會貫通之。

承曰一世孔門。言其集大成繼孔氏弟子也。漢封孔子後爲褒成侯。以奉孔子之祀。而康成則以學繼之。故與並軌也。其推崇至矣。王肅妄造聖證論以譏玄。又私譔家語以自證其說。女爲司馬昭妻。生炎以篡魏。書之行於晉。以外戚耳。其實妄也。此段精妙絕倫。不知蕭子顯何以能有此。必有所本。識古者宜深玩之。第四段敍齊事。永明暫盛。建武又衰。嘆劉瓛能承鄭、馬之後。而身終下秩。凡多人作傳。只論一人。南齊書與宋書同。要之陸澄極推鄭學。則論雖不言澄。意在其中。鄙哉李延壽也。抽陸澄與諸陸聚族居一卷中。降劉瓛與浮虛之明僧紹等同卷。蕭氏卓然名論。盡刪棄之。據王儉譏澄書廚一言。而痛貶其學。用不合今。未能周務。延壽無學識而強操史筆。故其言如此。

陸慧曉傳刪存皆非

南齊書陸慧曉傳云。會稽內史同郡張暢。見慧曉童幼便嘉異之。張緒稱之曰。江東裴、樂也。南史刪去張暢云云。卻以會稽內史冠於張緒之上。大謬。又暢爲會稽太守。南齊亦誤。

慧曉婦父

慧曉除尚書郎。舉酒曰。慧曉年踰三十。婦父領選。始作尚書郎。婦父張岱也。觀下慧曉子倕傳倕外祖張岱可知。

明僧紹異同

南齊高逸傳有明僧紹。南史改入列傳。子山賓附。其實應立山賓傳。而以僧紹附。又此云。字承烈。南史作休烈。名紹。則當字承。南史改之。非。唐高宗上元三年御製明徵君碑。但云。南齊徵君明僧紹。無字。又此云。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碑云。祖玩。晉建威將軍。父略。朱平原太守。與此傳皆不同。南史卻與此傳同。又此傳南史所添。多疑神見鬼語。皆不足取。

南史論宋齊多襲取梁陳多自造

南史論於宋、齊兩書。皆襲取之。至梁、陳書。則襲者雖有。而自造者亦多。然宋、齊極多名論。卻遭割棄。說已見前。梁書論少佳者。惟江淹任昉姚察論云。二漢求賢。率皆經術。近世取人。多由文史。二子之作。辭藻壯麗。允值其時。此段極精。南史采之。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三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一

四嗣王傳補敍其父

蕭懿於東昏有大功無小過。且其平日居官立身皆可觀。東昏無故忌之。人屢勸其去而不從。竟爲東昏所殺。齊、梁閒上上人物也。其事頗似光武之有伯升。所以梁朝文告。屢用伯升爲比。然懿固純乎齊臣也。弟敷、暘、融皆齊臣。敷亦有善政。融與懿同寃死。尤可憫。此四人者。齊書中當特爲傳一篇。乃無傳。蕭子顯、齊高帝之孫也。豈不哀懿。但身爲梁臣。不便以懿入齊。幷其三弟皆缺之。姚思廉目睹其缺。故於四嗣王傳補敍其父甚詳。長沙嗣王業傳補父懿。永陽嗣王伯游傳補父敷。衡陽嗣王元簡傳補父暘。桂陽嗣王象傳補父融。南史始改以懿等立傳。是矣。子孫一幷附人。不分齊、梁限斷。則其謬耳。宜以四王歸齊。嗣王入梁。

長沙王懿諸子

長沙王懿六子。業、藻、猷、朗、明、象。疑皆冠以淵字。南史、梁書皆避唐諱去上一字。惟淵藻、淵明於他傳中可攷而知。而又或改淵爲深。如梁書武紀。大通三年六月以前。太子詹事蕭深猷爲中護軍。九月。以太子詹事蕭深藻爲征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是也。蕭子顯齊書既不作長沙宣武王懿傳。梁書亦但有懿子業、藻

二人。其淵明與猷、朗皆無賴。南史補之。并及入齊後終事。此似南史之有功處。然李百藥以蕭明傳入北齊書。李延壽乃但入之南史。尚欠妥。

臨川王宏與梁書大異

臨川靜惠王宏、梁武帝之嫡弟也。南史於其傳醜言詆斥。不遺餘力。始則武帝使之侵魏。部分乖方。無故自卻。使百萬精兵。一朝奔潰。其平日則藏匿殺人之賊於府內。有司無如之何。又武帝遇之恩甚篤。而宏謀弒武帝。且奢侈無度。恣意聚斂。驅奪民間田宅。又與永興公主私通。公主、武帝之女。於宏爲嫡姪女。遂復與同謀弒逆。以齋日使二僮挾刀入幕下。事覺搜得刀。帝乃殺僮而祕其事。若梁書本傳。則於宏事全篇皆用褒詞。其北伐係因征役久。奉詔班師。且盛稱其孝行及居喪盡禮。又敍其政事之美。在揚州刺史二十餘年寬和篤厚。生平竟一無玷缺。南史與齊、梁書多異。而此傳尤乖刺之甚者。此則恐南史爲得其實。姚思廉父子或與之有連爲隱諱。未可知也。宏之子正德與同產妹奸。鳥獸行。又鉤致侯景。賣國與賊。正德弟正表臣事侯景。又據地叛投齊。想其家法必有所自來。則乃父之逆惡。理宜有之。通鑑第一百四十六卷書臨川無故規避。奔潰喪師。殘民誤國之罪甚詳。皆與南史合。

南史論云。臨川不才。頻叨重寄。古者睦親之道。粲而不殊。加之重名。則有之矣。而宏屢黷彝典。一撓師徒。梁之不綱。於斯爲甚。此李延壽自譔。不襲梁書斷語。亦錚錚。有之矣。下當有脫落。言尊之以高爵則有之。

未有明知其不才。而以軍國重任。作顯榮皇弟之用。使之僨事者。一當作大。大撓、大衂也。

標題云靜惠。文中作靖惠。標題傳寫誤。張敦頤六朝事蹟卷下墳陵、碑刻二門皆作靖惠。是。

安成王秀書銜不同

南史梁宗室安成康王秀傳。建康平。爲南徐州刺史。梁書則先言高祖以秀爲輔國將軍。下乃云。建康平。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諸軍事、南徐州刺史。輔國將軍如故。此下天監六年爲使持節都督江州諸軍事平南將軍江州刺史。而南史但云爲江州刺史。又其下遷都督荆、湘、雍、益、寧南北梁秦州九州諸軍事平西將軍荆州刺史。而南史則云遷荆州刺史。加都督。又其下有使持節都督郢司霍三州諸軍事安西將軍郢州刺史。而南史則云爲郢州刺史。加都督。又其下遷使持節都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鎮北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而南史則云遷雍州刺史。南史書都督刺史最亂道。說總見後。先於此發之。其病不可勝摘。就其淺者。如同一都督。而有書有不書。不書某某等幾州。而其卒也。乃云。四州人哀哭迎送。請問四州者爲何四州乎。秀墓碑。劉孝綽譔。朱氏彝尊親見之。此文今載孝綽集。梁書。秀年四十四。劉集作四十五。南史削去。碑文中所敍與梁史皆合。末云。祇承帝命。來仕王家。兎園晚春。叨從者之賜。高唐暮天。奉作賦之私。梁書以孝綽與王僧孺、陸倕、裴子野同遊王門。與碑亦合。惟梁書孝綽傳言爲平西安成王記室鎮南安成王諮議。攷秀傳但有平西無鎮南之目。此必有誤。南史盡

削去諸號。但云某州刺史。或云某州刺史加都督而已。

武陵王紀南梁互異

南史梁武帝子武陵王紀傳。大同三年。爲都督益州刺史。侯景陷臺城。上甲侯韶西上至硤。出武帝密敕。加紀侍中。假黃鉞。都督征討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太尉承制。太寶元年六月辛酉。紀乃移告諸州征鎮。遣世子圓照領二蜀精兵三萬。受湘東王繹節度。繹命圓照且頓白帝。未許東下。七月甲辰。湘東王繹遣鮑檢報紀以武帝崩問。十一月壬寅。紀總戎將發益鎮。繹使止之。二年四月乙丑。紀乃僭號於蜀。改元天正。暗與蕭棟同名。五月己巳。紀次西陵。元帝拒之。六月。戰不利。師老糧盡。憂懣不知所爲。先是元帝已平侯景。遣報紀。圓照鎮巴東。留不遣。啓紀云。侯景未平。宜急征討。已聞荆鎮爲景所滅。疾下大軍。紀謂實然。故仍率衆沿江急進。於路方知侯景已平。以既居尊位。宣言敢諫者死。後頻敗。爲元帝將樊猛所殺。梁書與此不同者。直言侯景亂。紀不赴援。高祖崩後。乃僭號於蜀。改年天正。無受武帝密敕事。亦無遣圓照受湘東節度事。又言。太清五年夏四月。紀帥軍東下。至巴郡。以討侯景爲名。將圖荆、陝。五月丁丑。紀次西陵。元帝遣將拒之。六月庚申。元帝將任約等與戰。破之。景戍、任約等進攻其壘。樊猛獲紀殺之。紀本圖帝位。若受敕都督征討。不應反受湘東節制。前段當以梁書爲得。太清五年。卽是大寶二年。南史以五月己巳次西陵。梁書以五月丁丑次西陵。後於己巳八日耳。亦爲合也。但紀必不肯稱簡文帝大寶之號。故梁書據

紀意書太淸。若論史法。仍以南史書大寶爲合。荆陜陜字亦必誤。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書紀之東下於承聖元年之八月。承聖元年是大寶二年之明年。若以太淸數。則爲六年。與南史、梁書皆不同。紀至此尙未知侯景破敗而仍東下。決無此事。通鑑恐非。

七官

紀以金擲猛曰。送我一見七官。梁書河東王譽傳。王僧辯破長沙。譽被執。曰。勿殺我。得一見七官。先是紀聞湘東將討侯景。謂僚佐曰。七官文士。豈能匡濟。胡三省注。湘東於兄弟次第七。故云七官。紀、繹之弟。譽乃繹之姪也。見通鑑一百六十四卷。

方等等子

梁元帝子。梁書但有方等、方諸二傳。其子皆不見。而方等之子莊。王琳曾奉以主梁祀。改元卽位。其事尤不可缺。乃梁書槩從闕如。莊入齊死。而北齊書又無傳。賴南史補入。此亦南史之大有功者。但莊雖宜見梁書。而李延壽則宜在北史。入南史。位置稍乖。

王茂歷官删削不當

梁書王茂傳。自宋昇明起家之下至襄陽太守之上一大段。南史不載。而以三四句了之云。爲臺郎。累年不調。知齊將亡。求爲邊職。久之。爲雍州長史襄陽太守。今攷梁書。茂之歷官。豈得言累年不調乎。雍州長

史而改爲輔國。亦未詳。又高祖義師起。茂私於張宏策。勸迎和帝。此事南史亦無。若梁書云。性沈隱。不妄交遊。南史節去沈字妄字。幾不成句。此等不可勝摘。聊一附見之。

王茂傳有潘妃事

王茂傳南史所添卻極多。然皆閒話。若東昏侯潘玉兒自縊事。此梁書所無。而不可不存其事者。然但當入潘傳中。乃潘則無傳。而反敍於王茂傳。闌出闌入。全非史法。

中山王英

梁書曹景宗傳。建武二年。魏主托跋宏寇赭陽。景宗爲偏將。每衝堅陷陣。輒有斬獲。以勳除游擊將軍。四年。太尉陳顯達督衆軍北圍馬圈。景宗從之。以甲士二千設伏。破魏援托跋英四萬人。托跋英、南史作中山王英。夫以魏主而梁書直斥其名曰托跋宏。非也。若英則人臣也。作南史則以南爲主。乃於敵國之臣鄭重如此。亦非。梁書韋叡傳。魏中山王元英。元是其姓。如此稱方妥。

蔣帝助水等事

曹景宗於天監六年破魏軍。遣使獻捷下。南史忽添入蔣帝神助水挫敵事。縷縷約一百五十字。誕妄支贅。全是小說。與曹景宗何涉。李延壽意主刪削簡淨。乃其所刪者往往關係典章制度。民生利病。而所添妄誕。則又甚多。惟於振旅凱入增封進爵下。添入賦詩叶競病韻。卻佳。

霹靂野虖

景帝謂所親曰。拓弓弦作霹靂聲。南史作礔礰。說文卷十一下震字注云。劈歷振物者。臣鉉等曰。俗別作霹靂。非。卷九下石部無礔礰字。又臘月宅中作野虖逐除。南史作邪呼。蓋驅鬼呼叫聲。

汋均口

馮道根傳。齊建武中。魏孝文攻陷南陽等五郡。明帝遣陳顯達爭之。師入汋均口。汋當作洵。均字乃後人旁注洵字之音。而傳寫者誤入正文。此篇凡三見。梁書誤同。

神獸門

張弘策傳。東昏餘黨孫文明等。夜燒神獸門。案。此事梁書弘策傳亦作神獸。南史與梁書王茂傳並同。梁武帝紀則南史作神武。梁書作神獸。其實乃神虎門也。梁書武紀。天監七年。作神龍仁獸闕於端門。獸本虎。既有仁虎闕。則亦當有神虎門。故知也。唐人諱虎。改爲獸。或改爲武。但南史、梁書皆成於唐人。當下筆時。已自改。若宋書則修於南齊。南齊書則成於梁代。當時本作虎。而唐人有未及改者。故仍舊作虎。亦或有唐人已改。趙宋人校者又復改從本字作虎。所以參差不齊。如梁武紀及王茂、張宏策傳。皆唐人下筆時本自諱改。又如南史后妃傳梁武帝丁貴嬪傳。太子定位。有司奏宮僚施敬。同吏禮詣神獸門奉牋致謁。梁書后妃傳同。又如南史陶弘景傳云。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云云。此事梁書所無。南史必別有

據。此皆是唐人下筆時改。其實當作虎。至於南史宋武帝紀。性簡易。嘗著連齒木屐出神武門逍遙。宋書則作神虎門。又南史宋文帝子江夏文獻王義恭傳。孝武入討劭。疑義恭異志。使入尚書下省。分諸子並入神獸門外侍中下省。宋書亦作神虎門。宋書傅亮傳。永初元年。由中書令入直中書省。專典詔命。以亮任總國權。聽於省見客。神虎門外每旦車常數百兩。南史則作神獸門。此皆南史諱改而宋書本文則唐人未及改。又如南齊書第九卷禮志。晉中朝元會。設臥騎倒騎顛騎。自東華門馳往神虎門。此南齊書本文。唐人未及改。抑或皆唐人已改。趙宋人仍改從本字也。若宋書鄭鮮之傳。高祖嘗於內殿宴飲。朝貴畢至。惟不召鮮之。俄而外啓鮮之詣神獸門求啓事。此則宋書本作虎。唐人校而改之者。

沈約傳用其自序

沈約傳全用其宋書自序文。煩冗已極。金天氏有裔子曰昧。爲玄冥師。生子允格、臺駘云云。此在約自序已覺可厭。南史采之。亦不刋削。成何體裁。

沈氏世濟其惡

約之自序雖詳。今據而攷之。則其先世大抵多非良善。如約之高祖警。敬事妖人杜子恭。子恭死。門徒孫泰。泰弟子恩傳其業。警復事之。隆安三年。恩於會稽作亂。自稱征東將軍。警之子穆夫在會稽。恩以爲前部參軍振武將軍餘杭令。孫恩何人。而警累世奉妖黨。并從逆受其僞官。幸約之詞雖多緣飾。尚不沒其

實耳。南史刪前部參軍振武將軍八字。大非。劉牢之破孫恩。執穆夫殺之。傳首京邑。穆夫之父警逃遁。爲宗人沈預告官。警與穆夫之弟仲夫等俱以從坐伏誅。此國法之正。非寃也。穆夫之子田子、林子投歸宋高祖。從平京口。遂東歸報讎。盡殺沈預一門。預以無罪死。若依正理。田子、林子應以專殺伏辜。無如高祖已爲逋逃主。故田子等倖免矣。田子又從征姚泓。特因人成事。乃以忌功讒間王鎭惡。幷矯宋高祖令殺之。專殺無罪功臣。誤國家大事。其情尤爲可惡。林子之子璞。則約父也。約於此尤多妝點。元凶劭弑立。璞乃攜老弱赴都自歸。則其從逆顯然矣。想必授有官爵。約諱不言耳。裴子野宋略書其事云。戮淮南太守沈璞以其不從義師也。見裴傳。世祖入討。伏誅正宜。約乃致怨顏竣譖之。謂以奉迎之晚。橫罹世難。皆非其實。南史直云以奉迎晚見殺。大非。綜而論之。自警至璞。四世之中。可謂世濟其惡。

田子、林子本逆黨。皆當從坐伏誅者。其歸高祖。正是巧於避禍。後乃幷以得功。又報私讎。可云詭計。約自序乃謂劉牢之虜暴縱橫。高祖軍政嚴明。故自歸。飾詞也。高祖謂曰。君既是國家罪人。惟當見隨還京。可得無恙。其語顯然。約欲蓋彌彰矣。

約自序缺誤甚多。若無梁書及南史。幾不知約是璞子。

沈田子參趙倫之軍

約自序云。田子從討司馬休之。領別軍。與征虜將軍趙倫之參征虜軍事振武將軍扶風太守。案此別軍

下似但當作參征虜將軍趙倫之軍事。其下卽接振武云云。但趙倫之傳無討司馬休之事。

沈林子官輔國將軍

梁書約傳云。祖林子。宋征虜將軍。據約自序。林子官終輔國將軍。征虜乃其追贈之號。此則梁書之誤。南史仍依自序。是。

沈璞不襲父爵

南史敍約之祖林子。以佐命功封漢壽縣伯。及卒後贈官追謚之下。竟直接云。少子璞嗣。以璞卽約之父。取其立文簡便耳。攷約自序。則襲林子爵者乃長子邵。非璞也。邵卒。子侃嗣。侃卒。子整應襲爵。齊受禪。國除。李延壽任意更移。不顧其實。是何心哉。

有志台司

約久處端揆。有志台司。論者咸謂爲宜。而帝終不用。台司、三公也。時約官至尙書令。已居宰輔。然未拜三公。故云。下文約陳情於徐勉。勉爲言於高祖。請三司之儀。弗許。但加鼓吹而已。各傳中或作開府儀同三司。或作同三司之儀。似立文不同。而其實則同。皆謂未爲三司。而其儀同於三司耳。觀此益明。但有開府無開府疑有異。再攷。

沈約年

梁書。天監十二年卒官。時年七十三。南史同。攷約宋書自序。生十三歲而孤。案。約之父璞於元嘉三十年以從逆爲宋孝武帝所誅。自此數至梁天監十二年。凡六十一年。則約當生於元嘉十八年辛巳。至天監十二年癸巳。正七十三歲。

高祖有憾於張稷

高祖有憾於張稷。及稷卒。與約言之。約曰。尙書左僕射出作邊州刺史。往事何足復論。據本書十六卷稷傳。稷於高祖起兵圍京城。稷主謀弑東昏。率先倡議歸附。是有大功。及由尙書左僕射出爲使持節都督青冀二州諸軍事安北將軍青冀二州刺史。雖疏防致變。尙屬死於王事者。不知帝之有憾於稷者爲何。稷傳既無。突見於此。殊不可攷。意者稷必不願出。有怨望之言。而史不言耳。

二粲

宋有袁粲。梁有韋粲。二粲忠義。千古流芳。以六朝之浮薄。而疾風勁艸。未嘗無人。血性激發。非由學問。袁粲、袁淑之兄子。而淑本忠臣。韋粲、韋叡之孫。而叡實梁初之名將也。淵源有自。

韋粲子諒

韋粲於侯景圍臺城戰死。盡節之臣。所宜加詳。梁書於其傳末附載粲子尼與粲同戰死云云。又云。長子臧。太子洗馬東宮領直。侯景至屯西華門。城陷。奔江州。收舊部曲。爲其下所害。收部曲欲圖興復。可云賢

子。臧既長子。則尼爲次子矣。此外初不言粲別有他子也。南史乃絕不及臧。而但云粲子諒。以學業爲陳始興王叔陵所引爲中錄事參軍兼記室。叔陵敗。伏誅。然則粲子有諒無臧矣。可怪之甚。

韋載京兆人

史家書人鄉貫。六朝以前與唐、宋以下。自是不同。如諸王各書尙書爲琅邪臨沂人、太原祁人。諸謝尙書陳郡陽夏人。似覺遼遠不近情。在當時不以爲異。至陳書韋載傳尙書京兆杜陵人。計載時去京兆居江左久矣。若宋、元、明人用此例。亦爲不可。文體隨時而變。不可泥古。

江淹領東武令

江淹傳。齊受禪爲驃騎豫章王嶷記室參軍。建元二年。始置史官。淹掌其任。又領東武令。案梁書云。建元初。爲驃騎建安王記室。帶東武令。參掌詔册。幷典國史。豫章、建安。二者互異。建安王子眞、武帝之子。爲明帝所殺。時年尙十九。則建元初安得遂封。當從南史。若淹以記室帶東武令。當是食其祿不赴任。南史改帶爲領。未確。

復爲主簿

梁書劉秉爲丹陽尹。辟淹爲主簿。故其後云。王儉領丹陽尹。復引爲主簿。南史删前爲主簿。後文不去復字。非。

詩筆

南史五十九任昉傳。昉尤長爲筆。梁書十四本傳作尤長載筆。南史此下又云。昉既以文才見知。時人云。任筆沈詩。又梁書十三沈約傳。謝玄暉善爲詩。任彥昇工於文章。約兼而有之。南史五十七本傳。文章二字作筆。梁書四十一劉潛傳。潛、字孝儀。祕書監孝綽弟也。幼孤。兄弟相勵勤學。並工屬文。孝綽常曰。三筆六詩。三卽孝儀。六孝威也。南齊書晉安王子懋傳云。文章詩筆。乃是佳事。蓋六朝皆以文爲筆。南齊書高逸顧歡傳。歡口不辨。善於箸筆。南史庾肩吾傳。簡文與湘東王書論文曰。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覆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北史蕭圓肅傳云。譔時人詩筆爲文海四十卷。梁元帝金樓子卷四立言篇云。不便爲詩如閻纂。善爲章奏如伯松。若此之流。汎謂之筆。是也。唐人亦有此語。故劉禹錫中山外集第十卷祭刑部韓侍郎文。子長在筆。予長在論。持矛舉楯。卒不能困。趙璘因話錄第三卷。韓文公與孟東野友善。韓公文至高。孟長于五言。時號孟詩韓筆。杜牧之樊川集詩亦云。杜詩韓筆愁來讀。似倩麻姑癢處搔。

昉紓意梅蟲兒得中書令

永元中。昉紓意於梅蟲兒。東昏中旨用爲中書令。謝尙書令王亮。亮曰。卿宜謝梅。那忽謝我。昉慙而退。案。

蟲兒、東昏嬖倖。然梁書無此事。係南史所添。大爲昉削色。計昉此時位不過列校。此後永元末方爲司徒右長史。若此時卽爲中書令。直與王亮比肩。必無此理。據梁書。明帝崩。遷中書侍郎。疑是。

王僧孺祖準之

王僧孺、字僧孺。東海郯人。魏衞將軍肅八世孫也。曾祖雅。晉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祖準之。宋司徒左長史。父延年。員外常侍。未拜卒。梁書王僧孺傳。祖准。南史作準之。非。準之、王彬之玄孫。與僧孺別族。刻本誤作淮之。父延年。梁無。

王融稱字

梁書柳惲、徐勉二傳。皆誤稱王融爲王元長。融不合稱字。南史皆改正。

不奉家信居哀

徐陵傳。太淸二年。使魏。侯景入寇。陵父摛先在圍城之內。陵不奉家信。便蔬食布衣。若居哀恤。陵之父摛於簡文帝幽閉時卒。約在大寶二年。陵拘留在北時。魏又變爲齊矣。陵不獲視含。聞訃不得奔喪。故文集中在北與人書多稱孤子。自摛死四年。陵乃得歸。

紀載不明

六朝人紀載實事。每不明析。因直書其事。恐詞義樸僿。觀者嫌之。乃故作支綴。不知書事但取明析。何用

妝點乎。梁書王僧辯傳。荆、湘疑貳。軍師失律。南史同。僅删軍師句。愚謂當作河東王譽在湘州。不從命。岳陽王軍襲江陵。人情搔擾。南史同。而於上句并删一王字。更不明。當作岳陽王詧軍襲江陵。

王僧辯論無識

梁書王僧辯傳論曰。敬帝以高祖貽厥之重。世祖繼體之尊。洎渚宮淪覆。理膺寶祚。僧辯位當將相。義存尹、霍。乃受脅齊師。旁立支庶。苟欲行夫忠義。何忠義之遠矣。樹國之道既虧。謀身之計不足。自致殲滅。悲夫。陳霸先將殺僧辯。欲加之罪。何患無詞。敬帝之立霸先。利其幼穉。爲篡弑地耳。當此時。社稷爲重。君爲輕。僧辯之欲立貞陽侯蕭淵明。一則國賴長君。二則結齊援也。論斷無識。若其欲淵明立敬帝爲太子。則拙謀也。見徐陵文集。然即此可見僧辯之於梁元帝。可謂純忠。蓋心乎梁。實心乎元帝者。

南史論云。僧辯時鍾交喪。地居元宰。內有奧主。而外求君。遂使尊卑易位。親疏貿序。既同兒戲。且類弈棊。延敵開釁。實基於此。喪國傾宗。爲天下笑。李延壽於宋書論直以鈔謄了事。齊、梁則居然自出心裁者多矣。然如此論。不襲其詞而襲其意。謬與梁書同。

僧辯弟僧智於僧辯死後。得隨任約。約敗。又被殺。子顗又死王琳之難。一門慘亡。賴次子頒入魏。而顗子珪事唐太宗爲名宰相。忠義之報也。見舊唐書第七十卷珪傳。

王琳張彪梁書無傳

王氏懋竑讀書記疑云。王琳、張彪。梁書俱無傳。張彪或可無傳。若王琳何以不載。疑刻本脫去。非其本無也。愚案。琳、彪同在南史六十四卷。張彪之補誠有功。但其事蹟支離誕妄。全似傳奇小說。不知李延壽從何處得來。恐係掇拾稗官。附會傳聞。道聽塗說。此則延壽之病也。至於王琳者。本梁元帝之忠臣。破侯景有功。元帝徵之下吏。其部下叛。而琳仍執不貳。元帝忌之。出之嶺外。帝爲西魏所圍。仍入援。既無及。又力圖興復。其於元帝。幾幾可云純臣矣。後奉永嘉王莊。尙可云乃心梁室。迨至不得已而歸降北齊。歷受其官。位爲齊臣久矣。陳將吳明徹伐壽陽。城破。爲所殺。此則不得復謂之爲梁盡節。斷宜入北齊也。若琳入梁。則陸法和、湛海珍亦可入乎。今北齊書第三十二卷琳傳與南史全同。而無論贊。北齊書殘闕凡無論贊者。皆後人取北史補之。若王琳傳則又是取南史補入者。究其實琳本當在北齊書。不當入梁書。姚思廉梁書不立琳傳爲是。而李延壽卻非能補思廉之闕。李百藥於北齊原有琳傳。傳文雖亡。大約篇目尙存。後人案其目。故以南史琳傳入之。而此傳文卻仍是李百藥北齊書。延壽襲取以入南史者耳。幾經回轉。不勝眩惑矣。若云王琳傳賴李延壽得存。以此爲功於北齊書。此呂尙盜陳恆之齊。劉季篡王莽之漢也。下筆成章。世間恆有。能讀書人。千載難逢。此中意味。與誰道之。

梁書太宗簡文帝紀有大寶元年張彪起義於會稽事。又太宗十一王傳。於南海王大臨、南郡王大連傳。并陳書之世祖紀。及周文育、章昭達、沈恪、陸山才、錢道戢、謝岐等傳。皆有張彪事。姚思廉父子非不知有

彪者。不知梁書何以不載。

剡令王懷之

王僧辯引彪爲爪牙。貞陽侯踐位。爲東揚州刺史。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留謝岐居守。會僧辯見害。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遣沈泰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反與岐迎陳文帝入城。此事與陳書文帝紀略同。但剡令王懷之彼作臨海太守王懷振。案東揚州卽會稽也。臨海相距遠。故往征而留岐居守。若剡則會稽屬縣。且其時僧辯尙在。屬令未必敢爲梗。何至舍郡城而往圍一縣乎。當從陳書。

南史無傳岐

梁書無傳岐傳。納侯景降後。勸勿更與高澄通和。使景自疑。此言繫梁存亡。南史無岐傳。朱异傳中又不附入此諫。是大闕事。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

南史合宋齊梁陳書十二

衡陽獻王昌入宗室

南史於陳高祖之子衡陽獻王昌入之宗室諸王傳。與疏屬之永修侯擬等並列。舛謬斯極。宋、齊、梁、陳書於宗室王子雜置諸傳之中。殊嫌錯互。南史每朝先以宗室。謂旁支也。次以各帝子。然後次以諸臣。位置較分明。惟悖逆者不另敍爲非耳。今昌是高祖子。乃目爲宗室。李延壽雖惛妄。何至此。明係急於成書。草率編次。不及詳審之故。試觀齊文惠太子諸子尙與帝子並列。不入宗室。何況昌乎。梁昭明太子諸子如豫章王棟等。皆無傳。則又一缺事。

書前總目。後人所添。李延壽本無。李目自在各卷之首。然如齊梁宗室與諸王各自爲卷。不必論。宋則以字之多少牽配均分二卷。題爲宋宗室及諸王上下字樣。上卷先以旁支。次卽將武帝諸子搭入。此等皆因李延壽疏懶。隨手編次。不加斟酌。殊不思分卷取其類族辨物。不可以字之多少爲分。若竟分宋宗室一卷。諸王一卷。雖多少不勻。何等直截明白。今之所分。已覺欠妥。然差可。陳則宗室諸王共一卷。卷首目諸王上落及字。已疏忽。昌不標武帝子。與諸宗室溷。昌下跳過曇朗方及文帝子。種種乖謬。不可勝言。

昌是高祖第六子。上有五兄。其下當更有弟。一無所見。史家闕佚多矣。

魯山

天嘉元年二月。昌發自安陸。由魯山濟江。魯山卽後人所指以爲大別山者也。眞亂道不可信。山在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江岸。

昌濟江中流殞之

巴陵王蕭允等表請以昌爲湘州牧。封衡陽郡王。允蓋齊和帝之子孫列於三恪。故假以爲名。其下云。丙子。濟江。於中流殞之。使以溺告。此文帝命侯安都殺之。事見安都傳。陳書乃云。中流船壞。以溺薨。於安都傳亦但云。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云云。雖情事宛然。然唐人書陳事。何必作此蘊藉之筆。似有所不敢直書者乎。皆不如南史竟書殺之爲得實。

逼遣曇朗

南史。南康愍王曇朗、武帝母弟忠壯王休先之子也。紹泰二年。齊兵攻逼建鄴。因請和。求武帝子姪爲質。在朝文武。咸願與和。武帝重違衆議。乃決遣曇朗。恐曇朗憚行。或當屏竄。乃自率步騎京口迎之。使質於齊。齊背約遣蕭軌等隨徐嗣徽度江。武帝大破之。虜蕭軌、東方老等誅之。齊人亦害曇朗於晉陽。昌之入魏。在江陵從元帝。西魏破江陵。入魏。被虜也。乃不幸也。曇朗之入齊。則高祖逼遣之。棄之強寇而殺之。非自殺之也。一間

耳。無怪文帝、宣帝相繼效尤。文則沈高祖之子於江。宣則篡廢帝位而害之。

始興王道譚

陳書高祖紀。高祖有兄道譚。弟休先。則高祖乃仲子。而篇首絕不言是仲子。惟於卽位後永定元年十月癸巳。書追贈皇兄梁故散騎常侍平北將軍兗州刺史長城縣公道譚驃騎大將軍太尉。封始興郡王。弟梁故侍中驃騎將軍南徐州刺史武康縣侯休先車騎大將軍司徒。封南康郡王。紀首高祖祖名道巨。則兄名不應犯祖諱。此必有誤。兗州、豫沈炯所譔碑作南兗州。見炯文集。碑是紀脫也。道譚之謚爲昭烈。則見於世祖文帝、高宗宣帝紀。而碑亦同。紀不載追謚事。世祖、高宗皆係道譚之子。而二帝絕未追崇其本生。列傳中旣無傳。世祖、高宗紀亦未追敍一語。碑云。文叔掩被之悲無泯。仲謀援鞍之慟逾切。又云。彈冠入任。譽重城華。宣力艱難。遂顧洪業。雖時非季漢。勢異桓王。海內挹其風流。生民懷其大德。似非全無事蹟者。又云。昔之密戚近親。宗英令德。若何間、沛獻、東平、陳思實聞之也。未有身死忠貞。名存前代。若王之義烈者。銘曰。惜哉往矣。殞身凶慝。則道譚亦爲侯景所殺。乃紀傳皆不詳。此陳書之缺漏也。若南史直將高紀中追贈事亦削去。文帝蒨紀突云。始興昭烈王長子。宣帝頊紀突云。始興昭烈王第二子。使讀者幾不識王爲何人。是誠何心哉。

伯固母王氏

陳文帝十三男內。潘容華生新安王伯固。其下文伯固傳。伯固與叔陵謀反見殺。子及所生王氏宥爲庶人。一卷之中。自相矛盾。

歐陽頠傳多誤

歐陽頠傳。周文育禽頠送於武帝。帝釋而禮之。蕭勃死後。嶺南亂。頠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頠子紇已剋始興。及頠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事平越中郎將廣州刺史。永定三年。卽本號開府儀同三司。文帝卽位。進號征南將軍。改封陽山郡公。陳書略同。徐陵文集廣州刺史歐陽頠德政碑云。高祖永言惟舊。彌念奇功。檻車才至。輿櫬已焚。但八桂之上。蠻夷不賓。九疑之陽。兵凶歲積。以公昔在衡皋。深留夙愛。乃授持節散騎常侍衡州刺史。此皆與史合。其下則云。我皇帝從唐侯以允國。屈啓筮而承家。踐祚之初。進公位征南將軍廣州刺史。又都督東衡州二十州諸軍事。今皇帝謂文帝。則頠不但進號征南爲在文帝時。非武帝卽爲都督交廣等州軍事廣州刺史。亦是文帝非武帝矣。與南史、陳書不合。碑係當時所作。當以碑爲正。又南史例不書所領各州。陳書則云。都督廣、交、越、成、定、明、新、高、合、羅、愛、建、德、宜、黃、利、安、石、雙十九州。梁、陳皆無志。隋書各志補梁、陳事。頠所領十九州。據隋地理志。自南海以下各郡小字夾注。梁、陳時。惟有廣、高、成、定、越、安、交、愛、德九州。其餘十州名皆不見。蓋皆陳朝所置。後廢。而隋志失載者。十九州、碑作二十州。亦異。江總

文集歐陽頠墓志乃云。授使持節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諸軍事廣州刺史。此云二十二州更異矣至所云東衡者。案南史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郡爲東衡州。以頠爲刺史。始興郡、皇輿表以爲今廣東韶州府地。侯安都傳言。陳文帝改桂陽郡之汝城縣爲廬陽郡。分衡州之始興、安遠二郡。合三郡爲東衡州。據碑當是後來加督愈廣。故至二十州之多。而墓志所云南衡之名。不見於紀載。則恐傳寫之誤。

頠本無德政。史家多溢美。徐陵有爲陳武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既稱頠爲兒徒。又有與章司空昭達書。稱頠之子紇爲殘兒。力詆其一門濟惡。而德政碑則頠在廣州時陵爲作也。文人自相矛盾如此。

蔡景歷傳附江大權

陳武帝崩。蔡景歷與江大權、杜稜定議召立文帝。陳書杜稜自有傳。而大權則僅於景歷傳中一見其名而已。南史景歷傳尾附大權。此類亦有小益。又景歷子徵。陳書各爲一傳。太煩。不如南史隨父爲合。

劉師知傳增事

劉師知傳。爲中書舍人。梁敬帝在內殿。師知常侍左右。及將加害。師知詐帝令出。帝覺。遶牀走曰。師知賣我。陳霸先反。我本不須作天子。何意見殺。師知執帝衣。行事者加刃焉。既而報陳武帝曰。事已了。武帝曰。卿乃忠於我。後莫復爾。師知不對。此段陳書所無。此南史之遠勝本書處。姚察、陳臣。故諱之。其子不加益也。

錢道戢傳補闕

錢道戢傳平張彪。以功拜東徐州刺史。封永安縣侯。案陳書作以功拜直閤。而封永安縣侯五字則缺。攷其下文。陳書有增邑。則當以南史爲正。陳書誤脫。

沈初明

沈炯、字初明。陳書作禮明。同一毛版。二者不同。何氏焯云。當作禮。

姚察當爲隋人

姚察在梁簡文帝時入仕。自梁入陳。自陳入隋。卒於煬帝大業二年。年七十四。其時察入隋已將二十年。歷官祕書丞。襲封北絳郡公。員外散騎常侍。又爲晉王昭侍讀。太子內舍人。煬帝巡幸。數爲侍從。乃仍列陳書中。而隋書中不載。殊不可解。陳臣入隋而仍載陳書者多矣。未有如察之甚者。徐廣終身仕晉。入宋僅六年而卒。然晉、宋並載。南史入之宋人。是也。大約史家如此者甚多。此史例也。假令婦人三嫁。終當以最後所適爲定。然則姚察自是隋人。乃南史仍以姚察入之陳人。得之於徐廣。而復失之於察。何邪。

循吏多誤

循吏首列吉翰、杜驥、申怙三人。宋書則與劉道產同爲傳一篇。南史改入循吏。而以道產改入劉康祖傳。此尚可。若杜慧慶、宋書本作慧度。南史紀同。此誤。其所增益之甄法崇傳。疑神見鬼。是李延壽慣技。無政

續也。王洪軌傳反言其多賊賄。矛盾可笑。所敍美績尤空陋。郭祖深則以上書稱剛直。非循吏。傳末不載所終。亦非體。

卞田居

文學卞彬傳。自稱卞田居。南齊書同。何氏焯曰。當作田君。韓翃用文韻押君字。可知其誤。

樵者在山

隱逸傳敍首云。含貞養素。須文以藝業。不爾則與樵者在山何殊異也。何氏琦曰。胡孔明有言。隱者在山。樵者亦在山。在山則同。所以在山則異。見文選注引臧榮緒晉書。

淵明改深明

陶潛、字淵明。或云字深明。名元亮。此南史文。乃校書者改。其謬不可勝言。宋書則云。陶潛、字淵明。或云淵明字元亮。其上周續之傳云。續之入廬山。時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尋陽三隱。然則本字淵明。後以字行。故又字元亮。甚顯白。李延壽避諱改深明。并續之傳亦改深明。後之校南史者。既改爲字淵明矣。此下兩句。延壽原本必是或云深明字元亮。乃又妄改如右。展轉惑人。校者之謬至此。

外弟

古以舅子爲內兄弟。姑子爲外兄弟。見四十三卷。而亦有以舅子爲外者。宋書隱逸傳。宗炳、字少文。南陽

涅陽人。母同郡師氏云云。而傳末又云。炳外弟師覺授云云。可見蓋母家爲外家。後漢王符傳。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著書三十篇。號潛夫論。黃山谷內集卷十嘲小德詩。解著潛夫論。不妨無外家。天社任淵注引此事。南史到洽傳。父坦。以洽無外家。乃求娶於羊玄保。以爲外氏。梁書韋叡傳。杜幼文爲叡外兄。又文學劉昭傳。江淹爲昭外兄。又韋粲傳。柳仲禮爲粲外弟。南史張彪傳。彪爲蘭欽外弟。

顧歡論道佛二家

南齊高逸顧歡傳。歡著夷夏論曰。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子時。剖左腋而生。墜地卽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入關當作出關。南史誤同。此下詳載論文。又引宋司徒袁粲駮之之語。亦誤以出關爲入關。其間蕭子顯又檃括之云。歡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卷末子顯作論一篇。極力尊佛。以爲世間第一法。能包舉九流百家。愚謂歡所引道經頗確。老子卽佛。本是一人。故無二法。如人鼻雖分二孔。所吐納者原只一氣。有何差別。惟與吾儒則如枘鑿冰炭之不相合耳。歡知老、佛是一。卻不知儒教之美。而子顯所論。尤覺虛浮夸誕。亦適成其爲子顯之所見而已矣。前陸澄傳論。頗知推尊鄭康成。貶斥王肅。此特子顯生於六朝見聞之益。若康成深處。彼亦不知。學者若能識得康成深處。方知程伊川、朱晦庵義理之學。漢儒已見及。因時

未至。含蘊未發。程、朱之時。訓詁失傳。經無家法。故輕漢儒。而其研精義理。仍卽漢儒意趣。兩家本一家。如主伯亞旅。宜通刀以治田。醯醢鹽梅。必和劑以成味也。彼異端邪妄之談。又何足道哉。

陶弘景以孝成隱

陶弘景父爲妾所害。故弘景終身不娶。其遊於方外。雖性耽野逸。實因痛其親而割棄世緣。蓋以孝成隱。梁書不載此事。幷南史所載其祖父名及官職皆闕之。

金陵華陽之天

弘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恆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金陵、梁書作金壇。攷弘景所作眞誥第十一卷稽神樞篇云。大天之內。有地中洞天三十六所。其第八是句曲山之洞。周回一百五十里。名曰金壇華陽之天。作壇是。

陶弘景年

梁書處士陶弘景傳。略言弘景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永明十年。上表辭祿。許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此下敍其隱遯高逸之事。更歷建武、永元等朝。然後言梁高祖卽位。恩禮甚篤。下又敍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辟穀導引。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云云。其下乃云。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此傳尙明白可誦。挨年順敍無大誤。據其所言卒年推之。弘景當生於宋文帝元嘉二

十九年壬辰也。入齊年二十八。入梁年五十二。如此方合。惟蕭道成於宋後廢帝元徽四年。方爲尚書左僕射。明年方爲司空錄尚書事。時弘景年已二十五六。而云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之云云。此其小抵牾者。南史多襲取各書。無所增益。偶或一有所增。輒成疵累。此傳所增頗多。往往穴誕似虞初小說。此李延壽慣態。不足責。但梁書不言弘景生年。而卒年則南史與梁書同。乃其前文先言弘景以宋孝建三年景申歲夏至日生。兩者自相矛盾。舛謬可笑。於是爲甚。

止足傳

梁書有止足傳。據其序引魚豢魏略、謝靈運晉書及宋書皆有之。非姚氏父子特剏。乃不但李延壽削去不用。自後史家亦從無繼作者。何也。論曰。比夫懷祿耽寵。婆娑人世。則殊閒矣。俗情不鄙婆娑。莫怪止足無傳。

徐爰不當入恩倖傳

徐爰本儒者。長於禮學。又修宋書。仕至顯位。攷其生平。歷內外。無大過惡。沈約乃入之恩倖傳。與阮佃夫、壽寂之、李道兒輩同列。此必沈約一人之私見。約譔宋書。忌爰在前。有意汚貶。曲成其罪。正與魏收強以酈道元入酷吏相似。李延壽最喜改舊。乃於此種大乖謬處。則仍而不改。惟於所載爰諸奏議痛加刊削而已。

茹呂不載殺諸王

南齊書倖臣傳共列五人。此等人既立傳。則如茹法亮殺巴陵王子倫。呂文顯殺宜都王鏗等事。何可不一見。大約蕭子顯於蕭鸞殺高武諸王事多遺失。南史恩倖傳於茹、呂亦不及其殺諸王。則以已見諸王傳故也。

恩倖傳論

恩倖傳論略云。自宋中世以來。萬機碎密。不關外司。尚書八座五曹九卿六府伏奏之務既寢。趨走之勞亦息。任隔情疏。殊塗一致。權歸近狎。異世同揆。至元戎啓轍。武候還麾。督察往來。親承几案。領護所攝。示總戒規。優劇遠近。斷於外監之心。譴辱詆訶。恣於典事之口。此論切中弊病。然皆取之宋、齊兩書。非延壽心裁也。梁、陳書無恩倖傳。自周石珍以下傳六篇。皆南史所補。所敍連類附及之小人尤多。此甚有功。蓋自魏、晉尚玄虛。士大夫多坐談不親政務。而治事不可無人。故小人得以競進。人主又皆昏貪賊戾。昵狎小人。觀此論前半篇言尚書八座五曹九卿六府皆虛設。則恩倖之權爲何如。後半篇言兵權亦歸之崔慧景傳。東昏卽位爲護軍。時輔國將軍徐世標專權號令。慧景備員而已。領軍護軍掌禁兵。權最重者也。至此則權移於恩倖。而領護又無權矣。漢、唐宦官專政。爲國之蠹。南朝恩倖別有其人。並非宦官。亦一變也。

芮芮蠕蠕

宋書索虜傳。卽魏也。南史則尊魏。故於外國中無魏。宋書敍魏事至泰豫元年狹石鎭主白虎公等攻圍義陽事。此已在宋末。此後魏方盛強。宋書以宋爲斷。不及其後之事。故其下卽綴以芮芮。以芮芮卽居魏之故地故也。南史則於北方特立蠕蠕一傳。蠕蠕卽芮芮。其本號自爲柔然。魏人改稱爲蠕蠕。周、隋多作茹茹。宋、齊、梁則作芮芮。蓋皆取其音近。赫連勃勃、宋書朱超石、傅弘之、鄭鮮之、索虜諸傳皆作佛佛。意同。

外國傳敍佛教

晉始以建康爲揚都。已見前第五十一卷。宋書第九十七卷。訶羅陁國王、呵羅單國王奉表於宋。皆稱大宋揚都。則揚都之名著矣。更有闍婆婆達國王、天竺迦毗黎國王所奉之表。案其文義。皆仿佛書。故沈約於篇末總結之云。凡此諸國。皆事佛道。因遂歷敍佛教始末。蓋在異域自當奉異教。約之敍述佛教於外國傳中。亦差可。若魏收作釋老志。則可笑。南史以僧寶誌入隱逸。舊唐書以一行入藝術。則尤欠妥。此輩紀表志傳中實無可位置。

僧慧琳著論以儒爲白學。佛爲黑學。語奇至。此人僧也。而論乃助儒闢佛。更奇。謝宏微傳。兄曜卒。宏微蔬食積時。服雖除猶不噉魚肉。沙門慧琳詣宏微。宏微與之共食。猶獨蔬食。慧琳曰。檀越素既多疾。頃者肌色微損。卽吉之後。猶未服膳。若以無益傷生。豈所望於得理。觀此則知此僧名爲僧。而恆噉魚肉。絕不守

佛門戒律。

南齊書周顒傳。顒箸三宗論。涼州智林道人曰。貧道捉麈尾四十年。唯此塗白黑無一人得語。與宋慧琳同。

羊鯤

賊臣侯景傳。景單舸走。至胡豆洲前。太子舍人羊鯤殺之。案殺景者羊鵠。係羊侃之子。見六十三卷侃傳後。此誤。

元帝殺王偉

侯景之反。皆其黨王偉造謀。而簡文帝則偉所親弑者。及爲元帝所獲。偉從獄中獻詩於帝。帝尙愛而欲舍之。及觀其所作檄有湘東一目句。始殺之。然則殺偉以其詈己。不以其害父兄。元帝之無人心如此。

賊臣當入歐陽紇

梁書以諸王之叛者豫章王綜等爲一卷。侯景爲一卷。置於書尾蠻獠之後。以其皆叛逆也。陳書熊曇朗、周迪、留異、陳寶應、始興王叔陵、新安王伯固亦用此例。先熊等後王則非。南史始別爲題目曰賊臣侯景云云。而叔陵、伯固仍以次敍於諸王中。絕無分別。此其謬者。愚意陳書於歐陽紇亦宜入熊曇朗卷。不當附父傳。李延壽最喜敍家譜。無怪於此不能改正。

臺城

黃之雋等江南通志第三十卷古蹟門云。臺城在上元縣治北玄武湖側。輿地紀勝云。一曰苑城。本吳後苑地也。晉咸和中作新宮。遂爲宮城。下及梁、陳。宮皆在此。晉、宋時謂朝廷禁省爲臺。故謂宮城爲臺城。愚攷輿地紀勝。宋王象之譔。予從朱奐借閱。嫌殘闕未鈔。此條詮臺城名義甚確。（洪邁容齋續筆第五卷說同。）南史及各書臺城數見。不可枚舉。試隨便舉之。則如齊蕭允、梁南郡王大連、綏建王大摯、陳任忠、沈炯、賊臣侯景等傳皆有。蓋有都城。有宮城。臺城者。宮城也。今江寧府治上元、江寧二縣。戰國爲楚金陵邑。秦改秣陵。吳改建業。晉改建康。其都城宮城。則唐許嵩建康實錄第一、第五、第七、第十等卷以爲越滅吳。范蠡始築之。孫權於建安十六年始都之。（說見三十二卷。）築宮曰太初宮。永嘉之亂。琅邪王睿渡江。因吳舊都城修而居之。即太初宮爲府舍。大興元年。即帝位。成帝咸和五年九月。作新宮。始繕苑城。許嵩自注云。案苑城即建康宮城。又云。咸和七年十一月。新宮成。署曰建康宮。十二月。帝遷於新宮。自注云。案圖經。即今之所謂臺城也。今在縣城東北五里。周八里。有兩重牆。東晉子孫相承四代十一帝。起戊寅。終己未。凡一百二年。並都臺城之建康宮。此言東晉常居之。其實宋張敦頤六朝事迹卷上宮殿門云。晉琅邪王因吳太初宮即位。至成帝繕苑城作新宮。宋、齊而下因之。稱建康宮。合之輿地紀勝云云。則知宋、齊、梁、陳皆居之。蕭子顯於褚淵論云。市期亟革。陵闕雖殊。顧盼如一。是也。李吉甫元和郡縣志卷第二十五云。江南道潤州上元縣。晉故

臺城在縣東北五里。成帝時。蘇峻作亂。焚燒宮室都盡。溫嶠已下。咸議遷都。惟王導固爭不許。咸和六年。使王彬營造。七年。帝遷於新宮。卽此城也。明一統志第六卷云。臺城在上元縣治東北五里。本吳後苑城。卽晉建康宮城。其地據高臨下。東環平岡以爲安。西城石頭以爲重。帶玄武湖以爲險。擁秦淮、青溪以爲阻。今臙脂井南至高陽墓二里。爲軍營及民蔬圃者皆是。江南通志謂今上元縣署宋建。江寧縣署明建。觀明志。臺城在上元縣治東北五里。與建康實錄、元和郡縣志並合。則今縣署卽唐縣署故址。以此求之。古蹟約略可見矣。

諸書皆言新宮。對元帝舊宮而言。南史齊始安王遙光傳。東昏爲兒童時。明帝使與遙光共齋居止。呼遙光爲安兄。恩情甚至。及遙光誅後。東昏登舊宮土山。望東府。愴然呼曰。安兄。東府是宰輔所居。在宮城東。說見下。晉成帝所遷新宮。在舊宮之北。故曰後苑。說亦見下。舊宮南。羣臣居第及治事廨署。分列兩旁。遙光正是以親王爲宰輔者。故居東府。東昏思之。從新宮望。未爲切近。故至舊宮望之。

江南通志。江寧府城自鍾山之麓。西抵覆舟山。建北門一。曰太平。又西據覆舟、雞鳴。緣後湖以北。至直瀆山而西八里。建北門二。曰得勝。曰金川。臺城實在此。計宮城應於城正中位北面南。乃偏於東北者。因明初重築城。縮其東。增廓其西。故然。

白門

南史宋明帝紀末年多忌諱宣陽門謂之白門上以不祥諱之尚書右丞江謐嘗誤犯上變色曰白汝家門愚攷白門正南門也故以白爲諱若旁側當不至是建康實錄卷七自注備列諸門名今除東西北不數就南面攷之彼文先云建康宮城六門案輿地志都城周二十里一十九步本吳舊址晉江左所築但有宣陽門至成帝作新宮始修城開陵陽等五門與宣陽爲六南面三門最西曰陵陽門後改名爲廣陽門次正中宣陽門對苑城門世謂之白門門三道上起重樓懸楣上刻木爲龍虎相對皆繡栭藻井南對朱雀門相去五里餘名爲御道開御溝植槐柳次最東開陽門云云據此則知白門乃南面正中門也但此段所列門名仍是舊宮之門祇因舊惟一門今添其五故於作新宮下敘述此卷下文許嵩自注又列臺城五門名皆與上文五門名異而引修宮苑記云南面正中大司馬門世所謂章門拜章者伏於此門待報南對宣陽門相去二里夾道開御溝植槐柳世或名爲闕門云云此段所列則新宮之門矣要白門是發始初建正南門故後人通稱金陵爲白門分類補注李太白詩予所藏係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辛卯刻本卷十五金陵白下亭留別云驛亭三楊樹正當白下門楊濟賢曰唐武德九年更金陵縣曰白下縣此名疑亦因白門而起

宣陽是正南門而新宮正南大司馬門對之故知新宮在舊宮之北

雞籠山

臺城古蹟可攷者。以山與湖。江南通志第十一卷山川門云。雞鳴山在府東北覆舟山西。其北臨玄武湖。本名雞籠山。其東麓爲雞鳴寺。又第四十三卷寺觀門云。雞鳴寺在府城北雞籠山。與臺城相接。明洪武二十年置。張敦頤六朝事迹卷下山岡門云。雞籠山在城東吳琯刻誤作西。以意改。北覆舟山之西二百餘步。其狀如雞籠。因以爲名。案南史宋文帝元嘉十五年。立儒館於北郊。命雷次宗居之。次宗因開館於雞籠山。又竟陵王子良嘗移居雞籠山下。集學士鈔五經百家。爲四部要略千卷。又元嘉中改爲龍山。以黑龍嘗見眞武湖。此山正臨湖上。因以爲名。千數百年來。片瓦寸椽無存。而臺城接雞鳴山。里巷皆能道之。是爲可據。

後湖

其尤可據者後湖也。江南通志第十一卷。後湖在江寧府北二里。卽玄武湖。一名練湖。晉元帝時爲北湖。宋元嘉改玄武湖。引其水以入宮牆。苑囿山川。掩映如畫。六朝舊蹟。多出其間。愚攷建康實錄卷五。東晉元帝大興三年。創北湖。築長隄以壅北山之水。東自覆舟山西至宣武城。彼時未作新宮。宮與湖尙異地。至成帝作新宮。湖連後苑。後湖之名。約起於此。南史宋文帝紀。元嘉二十三年。築北隄。立玄武湖於樂遊苑北。又建康實錄卷十二。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七月。甘露降樂遊苑。注。案輿地志。縣東北八里。其地舊是晉北郊。宋元嘉中。移郊壇出外。以其地爲北苑。遂更興造樓觀於覆舟山。乃築隄壅水。號曰後湖。其山

北臨湖水。後改曰樂遊苑。山上大設亭觀。大明中。又盛造正陽殿。梁侯景之亂。悉焚毀。至陳天嘉二年。更加修葺。陳亡並廢。又元和郡縣志第二十五卷。玄武湖在上元縣北十里。周回二十五里。又太平寰宇記卷九十江南東道云。玄武湖在上元縣西北七里。周回四十里。東西兩派。下入秦淮。春夏深七尺。秋冬四尺。晉元帝創。宋元嘉築隄。齊武帝理水軍於此。其湖通後苑。又於湖側作大竇。引湖水入宮城內天泉池中。經歷宮殿。縈流迴轉。不舍晝夜。唐、宋人所攷如此。惟湖與宮迴轉。故賊臣侯景傳。景引玄武湖水灌臺城。闕前御街並爲洪波也。諸書言湖周四十里。或二十五里。江南通志載余賓碩文。謂宋熙寧八年。王安石奏廢湖爲田。開十字湖。立四斗門以洩湖水。歲久湮塞。今所存者十分之二。雖湮塞猶存十之二。故王貽上尙有臺城眺後湖詩。古蹟可據者以此。

張敦頤六朝事迹謂六朝故宮。今行宮東北乃其地。此行宮指趙宋康王構所駐。無可攷不待言。卽明志軍營蔬圃。亦難尋究。惟其倚雞鳴山臨玄武湖。最爲可據。

江左偏安。而宮室侈靡。蓋包絡甚廣。故南史齊武帝裴皇后傳。宮內深隱。不聞端門鼓漏聲。置鐘景陽樓上。應五鼓及三鼓。宮人聞鐘聲。早起莊飾。又豫章文獻王嶷傳。時帝後宮萬餘人。卽此觀之。宮室之侈可見。

東府

張敦頤六朝事迹宮殿門云。有曰臺城。蓋宮省之所寓也。有曰東府。蓋宰相之所居也。有曰西州。蓋諸王之所宅也。皆不出都城之內。此段提綱挈領甚佳。今既攷得臺城所在。則東府、西州。約略可見。試先以東府攷之。前第四十九卷論晉時宰相居東。天子在西。因及南朝宰相居東爲仿晉。是矣。但彼以對天子之西爲東。此則居臺城之東。因西州居臺城之西而爲東西。微不同。元和郡縣志二十五卷。江南道東府城在上元縣東七里。其地西則簡文帝爲會稽王時邸第。東則丞相王道子府。謝安薨。道子代領揚州。仍先府舍。故稱爲東府。而謂揚州廨爲西州。此條詮取名之所自似是。然有辨。說見下。江南通志三十卷古蹟門云。東府城在江寧縣舊皇城西安門外青溪橋東。南臨淮水。是舊蹟猶可見。

宰相居此非尋常。宰相乃秉權最重者。第四十九卷攷得宋武帝、齊高帝未卽眞皆居此。凡五事。茲又攷得宋書宋武帝之繼母孝懿蕭皇后傳。裕北伐。仍停彭城、壽陽。至元熙二年入朝。因受禪。在外凡五年。后常留東府。南齊書紀。宋順帝昇明二年正月。沈攸之死。齊太祖旋鎭東府。宋武、齊高皆居之。非秉權至重者而何。其餘散見不可枚舉。姑隨舉之。如宋書文九王傳。建平王宏之子景素舉兵。冠軍將軍齊王世子鎭東府城。齊王者齊高帝世子者齊武帝也。南齊書豫章王嶷傳。沈攸之之難。太祖入朝堂。嶷出鎭東府。此皆秉權最重者。

南史宋彭城王義康傳。爲侍中司徒錄尙書事。領揚州刺史。四方獻饋。以上品薦義康。次者供御。上冬月

噉柑。嘆其味劣。義康曰。今年柑殊有佳者。遣還東府取柑。大供御者三寸。又宋文帝子江夏文獻王義恭傳。授大將軍南徐州刺史。還鎮東府。宋書始安王休仁傳前廢帝死。休仁推崇太宗。即明帝。便執臣禮。明旦休仁出住東府。南史宋建安王休仁傳。宋明帝疾暴甚。內外皆屬意休仁。主書以下皆往東府。詣休仁所親信。豫自結納。又王融傳。魏軍動。竟陵王子良於東府募人。凡此皆親王也。而卽爲宰輔。是以皆居東府耳。

每建康有事。必置兵守。此事屢見。隨舉之。則如南齊書高帝紀。休範反。太祖曰。宜頓新亭白下。堅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進。至杜姥宅。車騎典籤茅恬開東府納賊。是也。

西州

上又引元和郡縣志。東府西州之稱。起於晉王丞相道子。彼文又一條云。上元縣東百步。揚州刺史所理州廨。王導所創也。後會稽王道子於東府城領州。故亦號此爲西州。說與上文所引一條同。愚謂建康實錄卷一云。晉永嘉中。創立州城。今江寧縣城所置在其西偏。其西卽吳時治城。東則運瀆。吳大帝所開。今西州橋水是也。注。案晉書。孝武太元末。會稽王道子爲揚州刺史。治東第時人呼爲東府。因號北城爲西州。故傳云。東有西州是也。橋逼州城東南角。因以爲名焉。此段傳鈔必有誤字。今無從校改。就此說繹之。亦與元和志同。愚謂通鑑第一百二十卷宋文帝紀胡三省注云。揚州刺史治臺城西。故曰西州。當以此爲確。未可盡云

由會稽王道子得名也。如建康實錄言。刺史治所自永嘉卽在此處。本在臺城西。自不必待道子得名。況晉書謝安傳。安出鎭廣陵。還都。輿入西州門。上文安本領揚州刺史。其時雖位至太保封公。仍領刺史也。下文羊曇者。太山知名士。安薨。行不由西州路。嘗石頭大醉扶路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曇以馬策扣扉。悲感不已。可見安未薨已名西州。不始於道子。又樂史太平寰宇記卷第九十。江南東道昇州理江寧、上元二縣。漢武帝元封二年。始置十三州刺史。領天下諸郡。此卽爲揚州。揚州本在西州橋。治城之間。是其理處。後漢如之。劉繇爲揚州刺史。始移理曲阿。孫策號此爲西州。樂史學識雖未精。然其書成於宋太平興國中。彼時俗學杜譔之風未熾。尙知援據古書。猶有可信。卽如此條。予前於第十七卷取韋昭說。辨西漢郡治丹楊。不治苑陵。今樂史說正與予合。又予於第二十卷取晉書陶回傳小丹楊。謂在今太平寧國二府連界處。此本古丹楊。魏、晉下移於今江寧府治。反謂此爲小丹楊。其實西漢郡治當在此。亦見眞誥注。說見下。此則非樂史所知。其謂漢郡治卽治江寧上元城中。不無小誤。而謂劉繇移理曲阿。今鎭江府丹陽縣。故孫策號此爲西州。則必有據。觀此愈知不始於晉道子矣。要雖對曲阿言西。不害在臺城西也。江南通志古蹟門。西州城在上元縣治。晉揚州刺史治所。是舊蹟猶可見。

其爲刺史治證亦多。隨舉之。則如宋書徐羨之傳。羨之爲司徒錄尙書事揚州刺史。宋文帝欲殺之。傳亮馳報羨之。羨之回還西州。南史宋文帝諸子傳。劭入弒之旦。始興王濬在西州府。濬本從揚州刺史出鎭。

故至此時雖已離揚州任。而猶居西州也。

六朝事迹以爲諸王所宅。南史梁元帝徐妃傳。嫁夕。車至西州。疾風大起。此是一證。要是後來諸王亦有宅此者。而不害其始爲本由刺史治得名。

陳書高祖紀。討侯景。於石頭城西。橫隴築柵。衆軍次連入城。直出東北。賊恐西州路斷。亦於東北果林作五城。以遏大路。彼時景圍臺城。其兵從西而東。陳高祖兵亦從西來。直出東北救臺城。故賊恐西州路斷而欲遏止之。至後來。景召簡文帝幸西州。見賊臣傳。此則已當破臺城。駸駸篡弑。非因景領刺史事治西州而逼帝幸之。

秣陵建康二縣分治秦淮南北

今上元、江寧二縣。在漢惟秣陵縣。在六朝爲秣陵、建康二縣。其建置沿革。分合變遷。糾紛參錯。不可爬梳。惟皇輿表最爲詳晰。康熙十八年修。四十三年增修。學者覽之自明。其縣治之爲古蹟爲後叛。未可詳攷。惟因秦淮水常存。故秣陵、建康分治處。猶可想像得之。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九十江南東道云。淮水北去江寧縣一里。源從宣州東南溧水縣烏利橋西流入百五十里。相傳秦始皇巡會稽。鑿斷山阜。此淮卽所鑿也。故名秦淮。又未至方山。有直瀆行三十許里。以地形論之。淮發源詰屈。不類人功。則始皇所掘。宜此瀆也。淮水發源於華山。在丹陽湖姑孰之界。西北流經建康、秣陵二縣之閒。縈紆京邑之內。至於石頭入江。綿亙三百許

里。樂史此段。與李昉等太平御覽第六十五卷地部多同。所敍秦淮原流甚佳。彼文又云。建康圖經云。西晉太康元年平吳。分地爲二邑。自淮水南爲秣陵。淮水北爲建業。樂史所采建康圖經。自是唐以前古書可信者。據此則二縣分治古蹟。千載可見。

陶弘景眞誥卷第十一稽神樞篇注。金陵之號。起自楚時。至秦皇過江厭氣。乃改爲秣陵。漢來縣舊治小丹陽。今猶呼爲故治也。晉太康三年。割淮水之南屬之。義熙九年。移治闕場。元熙元年。徙還今處。此條以證淮水之南爲秣陵。最爲明切。歐陽忞輿地廣記卷第二十四。江南東路江寧府上元縣。故建康縣。本建業。晉武帝既復改建業爲秣陵。太康三年。又分秣陵之水北置建鄴縣。後避愍帝名。改曰建康。此條以證淮水之北爲建康。亦最爲明切也。

京畿刺史有書有不書

南史各帝紀於諸州刺史例不書。惟於皇子之爲刺史者則書之。而又有於皇子之爲刺史亦或不書。於諸州刺史亦或書之者。其體例既不定。至刺史之進位加號。絕非緊要。而南史各帝紀往往備書之。如宋武帝紀。永初三年。進江州刺史王弘衞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宋文帝紀。元嘉元年。進江州刺史王弘位司空。二年。改授司空王弘車騎大將軍。三年。以江州刺史王弘爲司徒錄尚書事。其所云衞將軍司空車騎大將軍者。皆是進位加號。而江州刺史則如故。是皆絕非緊要者。而南史備書之。其不避繁重如此。及攷

王弘本傳。元嘉三年。遷司徒揚州刺史錄尚書事。此因揚州是京畿。其刺史皆以宰相兼領故也。文帝紀中刪去揚州刺史四字不書。乍觀之。似若別有例者。乃武帝紀於永初二年書以尚書僕射徐羨之爲尚書令揚州刺史。三年。又書進尚書令揚州刺史徐羨之爲司空錄尚書事。刺史如故。此正是以宰相兼領京畿刺史。與王弘同也。乃其羨之則一書刺史。再書刺史如故。於王弘但書其爲司徒錄尚書事。而不書刺史。彼此兩岐。體例參差不定。何也。

宋明帝紀。泰始五年。據宋書是年桂陽王休範爲中書監中將軍揚州刺史。此以中書監而領揚州刺史者。與他刺史不同。宋書之例。與南史異。宋書凡刺史皆見本紀。南史則宰相執政領者方書之。而此條休範卻不書。乃廬江王禕爲南豫州刺史。此卻又書之。進退無據。自亂其例。

齊高帝紀。建武二年十二月壬子。以驃騎大將軍豫章王嶷爲司空揚州刺史。見蕭子顯齊書。南史無大將軍三字。或是傳寫誤脫。而刪去揚州刺史四字則非。

都督刺史

凡各書中都督某某幾州諸軍事某州刺史。南史則但書某州刺史。而於其下添加都督三字。或直書都督某州刺史。就使二者皆是。而二者本是一例。今忽自岐其例。使人疑爲異其詞。則似別有意義者。已非史法。乃予詳攷之。則二者皆非也。凡都督或督二三州。或有多至十餘州者。又有於某州不全督。督其數

郡者。都有會聚之意。各州郡皆所總統。今如南史二種書法。皆但書其本治。所總統等州郡之數與名。皆不見敍。至下文忽露某州某郡。突如其來。使觀者眩惑。且於敍事中全不得當日勢望權任之所在。只因欲圖簡嚴。自誇裁斷。獨不思諸謔支贅。談神說佛。不以爲煩。何以紀載實事。反矜貴筆墨乃爾。

宋書百官志。持節都督無定員。前漢遣使始有持節。光武建武初。征伐四方。始權時置督軍御史。事竟罷。建安中。魏武帝爲相。始遣大將軍督軍。二十一年。征孫權還。夏侯惇督二十六軍。是也。魏文帝黃初二年。始置都督諸州軍事。或領刺史。三年。上軍大將軍曹眞都督中外諸軍事。假黃鉞。則總統外內諸軍矣。明帝太和四年。晉宣帝征蜀。加號大都督。高貴鄉公正元二年。晉文帝都督中外諸軍。尋加大都督。南齊書百官志。魏晉世。州牧隆重。刺史任重者爲使持節都督。輕者爲持節督。起漢順帝時御史中丞馮赦討九江賊督揚徐二州軍事。而何、徐宋志云。起魏武遣諸州將督軍。王珪之職儀云。起光武。並非也。晉太康中。都督知軍事。刺史治民。各用人。惠帝末。乃幷任。非要州則單爲刺史。愚案。二志不同。宋以爲起魏武帝。齊以爲起漢順帝。觀齊志。知宋志本之何承天、徐爰。沈約多襲取舊史。卽此可見。但二說雖不同。而其疏解都督刺史之所由起並佳。

其書法則魏、晉已詳書之。今未暇多舉。姑隨便舉之。如晉書庾亮傳。亮爲持節都督豫州揚州之江西宣城諸軍事平西將軍假節豫州刺史。鎭蕪湖。遷都督江、荊、豫、益、梁、雍六州諸軍事。領江荊豫三州刺史。進

號征西將軍鎮武昌此等書法極其詳明不可以累墜爲嫌大凡一時官制宜據實詳書之使後世可攷宋、齊、梁、陳皆依晉書書法不料李延壽出一人私見瓶爲兩種書法失實而不明妥皆非是

如宋書劉道憐傳云都督荆、湘、益、寧、秦、梁、雍七州諸軍事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護南蠻校尉荆州刺史而南史則云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荆州刺史護南蠻校尉加都督彼文又云都督徐兗青三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守尚書令徐兗二州刺史而南史則云拜司空徐兗二州刺史加都督出鎮京口又營浦侯劉遵考宋書本傳云督幷州司州之北河東北平陽北雍州之新平安定五郡諸軍事幷州刺史領河東太守而南史則但書爲幷州刺史領河東太守鎮蒲坂而刪去督五郡宋書又言其爲使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荆州之南竟陵順陽襄陽新野隨六郡諸軍事雍州刺史新野襄陽二郡太守南史則但書雍州刺史加都督是時遵考未爲都督似有誤而新野、襄陽二郡太守不書則又與前異矣又攷遵考以督南徐兗州諸軍事南兗州刺史領廣陵太守以監豫司雍幷四州等諸軍事豫州刺史領南梁郡太守南史於此二條則竟刪去不書又彭城王義康初除督豫司雍幷四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徙監南豫、豫、司、雍、幷五州諸軍事南豫州刺史又授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揚州之晉陵諸軍事南徐州刺史其所加冠軍將軍右將軍驃騎將軍及散騎常侍開府儀同三司皆其爵號而於職任無與也南史但書義康歷南豫南徐二州刺史並加都督又宋書謝晦傳行都督荆湘等七州諸軍事領護南蠻校尉撫軍將

軍。而南史則云少帝廢徐羨之。以晦領護南蠻校尉荊州刺史。加都督。凡此其失實而不妥顯然。至直書都督某州刺史者。其謬更不待言。今不悉出。

大凡縣屬於郡。郡屬於州。郡有太守。州有刺史。而刺史有都督監督之異。又有使持節持節假節之分。宋書百官志云。都督諸軍爲上。監諸軍次之。督諸軍爲下。使持節爲上。持節次之。假節爲下。使持節得殺二千石以下。持節殺無官位人。若軍事得與使持節同。假節唯軍事得殺犯軍令者。此段剖析甚明。蓋其不假節者。謂之單車刺史。專治一州之事而已。然則不但都督等各有等級。不可併爲一談。而假節亦斷不可略也。南史於都督諸州者。或添加都督。或謂之都督某州刺史。間或於監諸州督諸州之督而亦云加都督。又或因監督與都督不同。故監督則竟直書某州刺史。而使持節等遂抹去之。如宋書。檀道濟監南徐兗之江北淮南諸郡軍事南兗州刺史。又都督江州之江夏豫州之西陽新蔡晉熙四郡諸軍事江州刺史。南史只書南兗州刺史、江州刺史。而監都督諸軍皆不書。又張沖傳。宋書云。持節督豫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又督南兗兗等五州南兗州刺史。又督司州軍事司州刺史。又督郢司二州郢州刺史。並持節如故。南史則於豫州刪去不書。而其餘直作南兗刺史、司州、郢州刺史。至持節與督諸州皆略之。其妄如此。謬誤洪多。不可枚舉。以上二事。王先生懋竑字予中。寶應人。康熙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讀書記疑曾論之。予既自攷得。又參王說。

文字淆譌

文字最易淆譌。漢人碑刻字體已有不正者。沿至六朝。愈亂矣。張敬兒傳。始其母於田中臥。夢犬子有角舐之。已而有娠。生敬兒。故初名狗兒。宋明帝嫌名鄙。改爲敬兒。案說文。敬從苟。讀若急。自急敕也。非苟。卽此可見六朝人不識字。今南史及各書中所用誤字。不可勝摘。姑隨便舉之。如以介爲個。南史王宏之傳。介轉爲个。个轉爲個。此字今唐人九經疏中頗有之。投爲透。此字用之甚多。隨舉其一。如南史趙倫之傳。爲丹陽尹。殿酷。曹局不堪命。或透水而死。透。監版作投。此校者以爲傳寫之誤。而改之。不知乃李延壽本誤也。繼爲係。史顏竣傳。坐死免者相係。是也。此亦用之甚多。隨舉其一。如南史顏竣傳。坐死免者相係。是也。此類甚多。難以枚舉。略出數字。以例其餘。凡此有用流俗妄造字者。有本有其字不可通用而誤通者。又如地名。則溢城爲盆城。采石爲採石。王羲之採菊帖已用此字。人名。則羊侃爲偘。說文卷八上。侃從人信省。從水。無偘字。徐世標爲欄。亦皆誤。又以得官赴任爲述職。與孟子諸侯朝於天子曰述職文同義異。皆謬。至於羊玄保傳。竹木雜果爲林苟。苟字宋書無。南史添此。李延壽之不識字而強作解事。若餒爲餒。攷說文卷五下食部云。餒、飢也。一曰魚敗曰餒。不知何人改从妥。而論語魚餒。孟子無是餒也。則餒矣。皆變爲餒。宋書袁湛弟豹傳仍作餒。又年爲秊。攷秊、穀熟也。从禾千聲。隸變作年。而宋書孔季恭等傳論仍作秊。又倒爲到。古無倒字。說文人部在新附。而南齊書竟陵王子良傳仍作到。潔爲絜。古無潔字。說文水部在新附。而南史仍作絜。仗爲杖。仗字說文新附亦無。而南史仍作杖。則六朝與唐人猶存古。宜分別觀之。

避諱

南史、北史與梁、陳書皆唐人修。應避唐諱。乃十干丙字。梁、陳書皆改作景。而南史不諱。又虎字南史亦屢見。此皆後人校者所改。若諸葛長民之爲長人。宋孝武帝小字道民之爲道人。褚淵仍稱其字彥回。劉秉仍稱其字彥節。庾炳之仍稱其字仲文。宗炳之亦仍稱其字少文。獨江秉之不稱其字。仍書其名。北史秉作康。則是康之。南史作秉者。或後人依宋本之誤而改之。與夫虎之爲獸爲彪爲武。韓擒虎去虎字但稱擒。見恩倖傳。淵之爲深。梁貞陽侯淵明去淵字但稱明。文學賈淵不稱名。稱其字希鏡。官名治中從事去治字但稱中從事。此類甚多。不可枚舉。則改之未盡者。竊謂凡延壽之所諱。後人當悉仍其舊。而於逐條下注明某字避唐某帝諱改。本當作某。如此方合。今則北史多仍舊。而南史所改者十之七八。不改者尚有二三。既失延壽本來面目。又自亂其例。皆非也。至如宋書後廢帝江皇后傳云。北中郎長史智淵孫女。又如劉穆之傳云。小字道民。又如諸葛長民。又如朱齡石傳有黃虎。此類非一。乃沈約原文。唐人竟未及校改。若謂唐人已改。宋人又改從本字。則如梁書武帝紀有獸眎。有王天獸。有龍驤獸步。有陳獸牙。有胡獸牙。實皆虎字。宋人何不改之。可見宋、齊各書。唐人、宋人皆未細校。

建康實錄

唐許嵩建康實錄二十卷。宋嘉祐四年知江寧軍府事梅摯等刻於江寧府。紹興十八年。權荆南軍府事

劉長等又刻於荆湖北路安撫司。予所藏。凡構字皆注今上御名。乃從紹興本鈔出者。此書載宋史第二百三卷藝文志第四。卷末識云。吳大帝黃武元年壬寅至唐至德元年丙申五百三十五年。第十卷末又識晉元帝太興元年至至德年數。此當是其成書之歲。

此書用意亦李延壽之流亞。延壽取八代爲一書。嵩又取吳、晉、宋、齊、梁、陳爲一書。已覺蛇足。乃其手筆體裁。又不如延壽遠甚。吳、晉用編年體。髣髴荀悅、袁宏。宋以下忽分紀傳。吳、晉無論贊。宋以下忽用論贊。吳、晉、齊、陳末無總論。宋末忽自造總論一篇。約二千餘字。文皆排偶。意則舊史已具。梁末襲取魏徵總論。而去其下半篇。其傳率爾鈔撮。紀載寥寥。如宋之劉穆之、徐羨之、傅亮、謝晦、范蔚宗、謝靈運皆無傳。反有譚金、童太一。而又次序顛倒。如沈攸之反在前。沈慶之反在後。種種不合。各朝皆無外國。獨於齊敍魏及百濟等國。皆不可解。梁元帝只七八十字。敬帝反一千五六百字。侯景傳乃位置於梁各帝之末。蕭詧後周書、北史皆有傳。梁書與南史無。而此乃附於梁。稱其尊號。其麤疏紕漏。不可勝摘。但千餘年舊物。業已流傳。未可覆瓿。且其人生唐玄、肅間。尚見古書。如宋末詳述裴子野宋略體例。則於宋事大約必參取宋略。又小字夾注中援引古書。多亡佚已久者。此則大可寶貴。所以此書不可廢。

六朝事迹

六朝事迹編類十四卷。宋紹興庚辰左奉議郎充江南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新安張敦頤譔。蓋因康王

構嘗駐此而爲之。明吳琯刻入古今逸史。敦頤他無所見。予所藏宋乾道版唐柳先生集。有新安先生張敦頤音辨。亦一好事者。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五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一

魏收魏書

魏收魏書撰成於齊文宣帝天保五年。史稱收褒貶肆情。時論不平。范陽盧斐、頓邱李庶、太原王松年竝坐謗史受鞭配甲坊。衆口沸騰。號爲穢史。時僕射楊愔、高德正用事。收皆爲其家作佳傳。二人深助之。抑塞訴辭。不復重論。亦未頒行。收旣以魏史招怨。齊亡之後。盜發其冢。棄骨於外。隋文帝以收書不實。命魏澹、顏之推、辛德源別撰。煬帝又敕楊素、潘徽、褚亮、歐陽詢別撰。愚謂魏收手筆雖不高。亦未見必出諸史之下。而被謗獨甚。乃其後改修者甚多。而總不能廢收之書。千載而下。他家盡亡。收書巋然特存。則又不可解。

李百藥北齊書

唐太宗貞觀元年。李百藥受詔撰北齊書。十年成。見舊唐書百藥本傳。

令狐德棻等周隋二書

唐高祖武德五年。祕書丞令狐德棻始剏議修六代史。同時分撰者凡一十七人。其限以六代者。蓋因宋

書已有沈約南齊書已有蕭子顯惟魏收魏書爲衆論所不許故重修之而合北齊及周隋梁陳爲六代也其後論撰歷年不能就罷之至太宗貞觀三年始復從祕書之奏以魏有魏收魏澹二家書已詳惟北齊周隋梁陳五家史當立于是罷修魏書止撰五代史同時分撰者凡九人房玄齡則總監五史以上竝見舊唐書德棻本傳已引見前第五十三卷亦見新書一百二卷各本傳惟魏澹舊德棻傳作魏彥修魏書者只有魏收魏澹並無魏彥原本與近本同作彥皆誤也當從新又貞觀五史分撰之九人合新舊書只見六人其同撰隋書有顏師古孔穎達許恭宗三人又得之於隋書後跋合計之惟李百藥獨主北齊姚思廉獨主梁陳餘無獨撰者

新唐書一百九十八卷又云敬播河東人貞觀初顏師古孔穎達撰次隋史詔播詣祕書內省參纂

隋書志

貞觀十年五史竝告成然皆無志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修五代史志凡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太尉長孫無忌等上進詔藏祕閣後又編第入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爲五代史志見隋書後跋

隋書紀傳每卷首題特進魏徵上志則題太尉長孫無忌等奉敕撰其實貞觀十五年命諸臣修志無無忌名直至永徽三年無忌始受詔監修見本傳蓋書已垂成無忌適逢其會因而表進遂題名卷端也內

天文、律厤、五行三志獨出李淳風筆五行志序相傳是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葢但爲一序而已。

目錄宜補杜銓

北史目錄當亦是後人校者增。李延壽本無。第二十六卷末當補一條云。杜銓。下用小字注云。族孫景。景孫正元、正藏。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六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二

追尊二十八帝

北魏之興。始自道武帝。其前追尊者凡二十八帝。其一曰成皇帝毛。其二曰節皇帝貸。其三曰莊皇帝觀。其四曰明皇帝樓。其五曰安皇帝越。其六曰宣皇帝推寅。其七曰景皇帝利。其八曰元皇帝俟。其九曰和皇帝肆。其十曰定皇帝機。其十一曰僖皇帝蓋。其十二曰威皇帝僧。其十三曰獻皇帝隣。其十四曰隣之子聖武皇帝詰汾。其十五曰詰汾之子神元皇帝力微。其十六曰力微之子文帝沙漠汗。神元元年。歲在庚子。係魏黃初元年。卽漢獻帝在位之三十一年。正月。改元延康。十月。曹丕簒漢。改元。神元三十九年。告諸大人。爲與晉和親計。四十二年。遣沙漠汗如晉。是歲晉景元二年也。歲在辛巳。景元乃魏常道鄉公奐年號。而史言晉者。名魏而實晉也。沙漠汗旣質於晉。後歸未得立。爲力微所殺。其十七曰力微之子章皇帝悉鹿。其十八曰平皇帝綽。亦力微之子。其十九曰沙漠汗之子思皇帝弗。其二十曰力微之子昭皇帝祿官。其二十一曰沙漠汗之子桓帝猗㐌。其二十二曰穆帝猗盧。亦沙漠汗之子。時國分爲三。三主竝立。其二十三曰弗之子平文皇帝鬱律。其二十四曰猗㐌之子惠帝賀傉。其二十五曰猗㐌之子煬帝紇那。

其二十六曰鬱律之子烈皇帝翳槐。其二十七曰鬱律之次子昭成皇帝什翼犍。是爲高祖。改元建國元年。時始有年號。當東晉成帝延康四年戊戌也。其二十八曰什翼犍之子獻明皇帝寔。寔未立薨。後追謚太祖。道武皇帝珪、寔之遺腹子。昭成之嫡孫。以建國三十四年七月生。歲在辛未。東晉帝奕太和六年也。建元登國元年正月。卽代王位。四月。改稱魏王。時始改國號。歲在丙戌。東晉孝武帝太元十一年也。至東晉安帝隆安二年戊戌。珪始稱帝。前雖有魏王之稱。至此又特議始定。珪被弒。子嗣立。是爲世祖。世祖太延五年。當宋文帝元嘉十六年。歲在己卯。而北朝僭僞各國始盡併於魏。魏爲極盛。於是始爲南北朝矣。魏之初起。其來甚遠。然遼邈荒忽。不可紀錄。蓋自神元始有甲子紀年。昭成而國勢稍定。然猶興滅無常。二十八帝謚號。皆道武所定。而二十八帝中惟猗㐫、猗盧、鬱律、翳槐、什翼犍名通於晉爲可據。其餘凡單名者。與猗㐫等不同。疑皆道武時所追撰也。

慕容垂遣使朝貢

登國元年。遣使徵師於慕容垂。三年。垂遣使朝貢。四年。垂遣使朝貢。此乃李延壽仍魏書原文。卻非其實。是時慕容垂甚強。方且以藩服之禮待魏。魏尙未敢言敵體。乃反以臣子之詞待之。可乎。徵師當作乞師。朝貢當作來聘。又下文七年。慕容永遣使朝貢。天興三年。姚興遣使朝貢。此皆敵國也。當云來聘。何言朝貢乎。魏收固不得不云爾。李延壽則不宜沿襲。卽如魏書於世祖太武帝神䴥二年。書夏四月。劉義隆遣

使朝貢。北史改爲宋人來聘。延和元年同。獻文帝皇興三年。魏書書夏四月壬辰劉彧遣使朝貢。北史改亦同。是矣。北史如此者不一。何於慕容垂等獨不改乎。

世祖太延二年三月。魏書書劉義隆遣使朝貢。七月。詔散騎侍郎廣平子游雅等使於劉義隆。北史但書游雅使宋。不書宋人來聘。眞不可解。且太延二年之來聘。與神廳二年、延和元年之來聘。有何分別。而或書或不書。如李延壽之作史。信手摭拾。忽删忽存。都無義例。史法大亂矣。尙可以稱史邪。

北都

南北朝建都之地。南惟梁元帝暫居江陵。其餘皆在建康。今江南江寧府。而北魏則屢遷都。蓋魏自黃帝子昌意之子受封北國。有大鮮卑山。因以爲號。統幽都之北廣漠之野。黃帝以土德王。北俗以土爲拓。以后爲跋。故以爲氏。積六七十代而至毛。又傳至推寅。南遷大澤。昏冥沮洳。至詰汾。更南徙歷年。乃出始居匈奴故地。自詰汾以前。其地固不可詳。詰汾所居曰匈奴故地。則漢書可攷。其後國中乍亂乍定。遷徙無恒。直至道武帝天興元年。始定都平城。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第四卷云。平城卽雲州定襄縣。陳景雲紀元要略云。平城今山西大同府。至孝文帝改姓元氏。又遷洛陽。則今河南河南府。通典第一百七十一卷州郡門云。後魏起北方。至道武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自注。今博陵郡唐昌縣。遂有河北之地。遷都平城。自注。今雲中郡。孝文太和十九年。遷都洛陽云云。是也。後孝武入關。都長安爲西魏。則今陝西西安府。靜帝遷鄴爲東魏。

則今河南彰德府。

任城王澄傳。孝文帝謂澄曰。國家興自北土。徙居平城。此用武之地。非可興文。崤函帝宅。河洛王里。因茲大舉。光宅中原。

高歡始居晉陽。後入洛陽。又遷魏于鄴。而已執其政。洋之篡魏皆在鄴。至周則都長安。

魏陽固傳。固於宣武時作南北二都賦。稱恆、代田漁聲樂侈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

蠕蠕屈匄

蠕蠕本號柔然。屈匄卽赫連勃勃。此皆道武帝爲改惡名。北史皆仍魏書書之。尊魏也。

廟號二帝相同

平文皇帝諱鬱律。天興初。追尊曰太祖。天興是道武帝紀年。而其後道武崩。子嗣立。改元永興。是爲太宗。永興二年。亦追尊道武曰太祖。魏書同。二帝廟號相同。未詳。

魏太宗年

太宗明元帝紀。泰常八年。崩。年二十二。北魏作三十三。帝生於登國七年。至此三十三年。北史傳寫誤。

乙未朔

太延元年春正月乙未朔。日有蝕之。案。上文十二月甲辰行幸雲中。十二月既有甲辰。則正月朔不得在

乙未。魏書天象志及通鑑第一百二十二卷皆作己未。是然此特傳寫誤耳。未必李延壽本如此。惟是此條日蝕。魏書本紀不載。而北史有之。乍觀之。幾疑延壽能補魏收之闕矣。其實魏書日蝕皆在天象志。於本紀一槩不載。雖未必是。例卻畫一。延壽意既以北爲正。南爲僞。則當思天無二日。凡日蝕槩入北史。不必復見南史。今此年爲宋文帝元嘉十二年。沈約宋書文帝紀亦漏書此日蝕。故南史仍不補。而他處南史書日蝕卻多。則知延壽北史本紀此條。不過偶爾瞥見天象志摭入。非能歸併畫一者。其史法實屬麤疏。

馮宏遣使求和

延和三年正月戊戌。馮宏遣使求和。帝不許。攷魏書作馮文通遣其給事黃門侍郎伊臣乞和。晉書載記但言馮跋宋元嘉七年死。弟宏殺跋子自立。而魏書馮跋傳則云。跋、字文起。跋死。弟文通襲位。文通本名犯顯祖廟諱。據此則是魏收欲避顯祖獻文帝諱。故稱宏字。猶晉書、北史稱劉淵爲劉元海也。但彼書此下又有閏三月馮文通遣使書高顯上表稱藩。詔徵其侍子。是終許其和矣。此後又越三年方復征之。宏奔高麗。而燕始亡耳。若延和三年。則固嘗暫許其和也。故通鑑於是年書燕王遣尚書高顯上表稱藩。請罪於魏。魏主乃許之。徵其太子王仁入朝。北史乃刪去。則似是魏竟始終不許馮氏和矣。非也。

沮渠牧犍降

太武太延五年。車駕西討。沮渠牧犍降。自晉惠帝太安二年。前趙劉氏、後趙石氏、前燕慕容氏、前秦苻氏、後燕慕容氏、後秦姚氏、南燕慕容氏、夏赫連氏、前涼張氏、蜀李氏、後涼呂氏、西秦乞伏氏、南涼禿髮氏、西涼李氏、北涼沮渠氏、北燕馮氏十六國迭起。至此始盡併于魏。始分南北。共一百三十七年。太武立三十九年。北破蠕蠕。滅北燕。西則吞沮渠、赫連、乞伏三國之地。南則親伐宋。深入其境。強盛如此。而鮮克有終。惜哉。

兩處語皆未完

太平眞君四年九月。以輕騎襲蠕蠕。分軍爲四道。魏書於此下尙有事具蠕蠕傳。北史删此五字。則其語未完。其下卽接冬十一月云云。甚無理。當補云。蠕蠕主遁走。追擊破之。又十年九月。閱武於磧上。遂北伐。魏書於此下亦云事具蠕蠕傳。北史之謬同前。當補云。吐賀眞益懼。遠遁。收其人戶畜產數百萬。

外國朝貢

本紀中所書外國遣使朝貢。大率皆本魏書元文。而或則取之。或則删之。任意割裂。皆無義例。

宋使齊使

太和六年七月。齊人來聘。九月。大饗羣臣。齊使車僧朗以班在宋使殷靈誕後。辭不就席。宋降人解奉君刃僧朗於會中。詔誅奉君等。案魏孝文帝太和六年。當齊高帝蕭道成建元三年。其時宋亡已久。而猶稱

宋史者聊存舊名耳。攷太和二年。宋遣使來聘。靈誕當卽此時使魏者。其時政在道成。宋順帝劉準徒擁虛號。靈誕當亦道成所使。後歸齊而被譖以死。見高閭傳。此亦別有故。非以靈誕爲宋室舊臣忠於故國而除之也。解奉君當是隨靈誕者。則亦道成所遣。乃以爭開氣殺其同黨。殆魏郭循殺費禕之不如矣。

孝文帝孝事文明太后

太和十四年九月。太皇太后馮氏崩。案。馮氏乃高宗文成皇帝諱濬之皇后也。顯祖獻文皇帝諱閱。則文成帝之長子。母曰李貴人。非馮氏所生。濬崩。閱立。是爲顯祖。年甫十二。而馮氏遂臨朝稱制矣。至皇興五年。顯祖年十八。禪位於太子宏。時宏甫五歲。是爲高祖孝文皇帝。母曰李夫人。顯祖初立之時雖幼。而其後日漸長大。正可躬理萬機。顧乃忽禪位於襁褓之子。此事之奇者。然猶國之大事咸以聞。至孝文帝之延興六年六月。顯祖暴崩。而馮氏遂復臨朝稱制。且改元承明矣。馮氏行不正。內寵李奕。顯祖因事誅之。馮氏不得意。顯祖暴崩。時言馮氏爲之。此見馮氏本傳。魏書與北史同者。魏書獻文帝本紀於其崩爲之諱。不言馮氏致之死。不如北史直書其事爲實。然論言顯祖早懷厭世之心。遂致宮闈之變。則仍明言之。顯祖既能防閑其母。殺李奕。則其禪位自出己心。非馮氏逼之。但文成帝崩。馮氏僅二十四。臨朝僅二年。卽歸政於獻文帝。其後雖禪位。而大事咸以聞。則馮氏淫佚不得自由。故遂殺之也。史言自太后專政。孝文雅性孝謹。不欲參決。事無巨細。一稟太后。於是馮氏乃得恣所欲爲矣。又攷之史。文成皇帝凡七男。無

一爲馮氏所生。然則馮氏無子。又以獻文帝殺其所私。而行弒逆。則恩義已絕。孝文帝當思誰殺我父。謂宜告於宗廟。廢而誅之。乃猶奉事不懈。孝謹有加。孝文帝孝而過者也。且孝而愚者也。

婦人當從夫謚。而魏一朝后多別立謚。如馮氏者。謚尤過美。本傳言其崩後孝文追謚爲文明太皇太后。故傳首稱之曰文成文明皇后馮氏。魏書同。蓋因其臨朝日久。直待以帝禮。且因其粉飾文治。特爲造此美謚。此其不可解一也。馮氏本不可爲祖母。論其名則名之祖母或者猶可。乃史言高祖生。太后躬親撫養。又高祖詔曰。朕以虛寡。仰恃慈明。緝寧四海。又太后自以過失。懼人議己。小有疑忌。便見誅戮。迄后之崩。高祖不知所生。是孝文當日直以母道事之。此其不可解二也。馮氏崩後。帝勺飲不入口五日。詔蕃鎮曾經內侍者奔赴祖奠。親侍龍輿。常從悉停葬後。羣臣固請卽吉。帝不許。居廬終三年之制。引古禮往復。羣臣乃止。旣虞卒哭。以葛易麻。仍衰服。近臣從服。餘以次降。帝毀瘠絕酒肉。不內御者三年。與其臣往復語。皆見魏書。一百八之三禮志。忘殺父之讐。而行如此過情之禮。此其不可解三也。馮氏之死。孝文已二十有四。準之於古。卽周公以聖人之德。叔父之親。居攝亦僅七年。至成王年二十二。則復子明辟。馮氏一淫亂婦人。前後臨朝幾三十年。終不歸政。而孝文帝亦竟不敢與聞政。直至馮氏崩後。猶闇嘿自居。自稱哀慕纏綿。心神迷塞。未堪自力親政。使近侍掌機衡者任之。踰年始聽政於皇信東室。此其不可解四也。初葬一月中謁陵者三。踰年。一年中謁陵者四。頻數至此。第三年之正月。猶縣而不樂。再周忌日。猶哭於陵左。絕膳三日。哭不

輟聲。此其不可解五也。且其所私之人。不止李奕、王叡。出入臥內。數年便爲宰輔。賞賚千萬億計。金書鐵券。許以不死。李沖亦由見寵幃幄。密加錫賚。不可勝數。淫恣如此。孝文不但聽之。且又哀慕過禮如此。蓋魏之家法。多出人情之外。漢武殺鉤弋夫人。此豈可法。乃以爲定制。世世遵守之。凡欲立其子。必先殺其母。至使椒庭中相與祈祝。皆願生諸王公主。不欲生太子。卽孝文帝妃林氏生太子恂。孝文帝仁恕。不欲襲前事。亦因稟文明太后意。林氏仍依舊制。薨。慘虐寃濫若是。乃后妃之弒逆者。淫亂者。臨朝專政威福自擅者。則又書之史册。纍纍不絕。其殘苛。其縱弛。皆非人意計所及。厥後宣武靈皇后胡氏遂大亂天下。魏家法之非理。古所少也。

馮氏之立孝文帝。貪其幼也。後又恐其不利馮氏。謀廢之。寒月單衣閉室。絕食三朝。元丕等固諫乃止。而帝初不有憾。又因宦者譖帝。杖帝數十。默受不自申明。馮崩後亦不介意。大惑不解。豈可以恆情測邪。通鑑一百三十四卷。魏馮太后以李奕死。怨顯祖。密行鴆毒。夏六月辛未。顯祖殂。攷異曰。元行沖後魏國典云。太后伏壯士於禁中。太上入謁。遂崩。若如此安得不彰。天象志云。顯文暴崩。蓋實鴆毒。朱子綱目直書魏太后馮氏弒其君云云。

弔比干文

高祖孝文帝紀。太和十八年十一月丁丑。幸鄴。甲申。經比干墓。親爲弔文。樹碑刊之。此碑久亡。予所藏搨

本是宋人重刻。故趙明誠金石錄第二十一卷言首已殘闕。惟元載字可識。而今搨本則甚完善。太和十八年而言元載。以其爲遷洛之始也。通典以遷洛爲十九年。誤。

安順宣武繼以元成

宣武論於論宣武帝事畢之下。接云。太和之風替矣。比之漢世安、順、宣、武之後。繼以元、成。案其文義。乖舛殊甚。然此乃襲取魏收元文。彼於替矣下云。比夫漢世元、成、安、順之儔。與論斷精確。文意明妥。此乃改爲云云。祇因魏收以宣武與孝明分二紀各爲論。孝明論首復敍魏自宣武已後云云。而李延壽則以二帝爲一紀。遂鈔合二論爲一。先鈔取宣武論畢。將鈔孝明論。瞥見宣武二字。遂塡砌作漢之武宣。而忘刪安順。又忘倒宣武。遂不通至此。

弑崩書法

北史凡被弑之主。於平文帝鬱律則云。桓帝后以帝得衆心。恐不利己子。害帝。遂崩。於昭成帝什翼犍則云。皇子寔君作亂。帝暴崩。於道武帝珪則云。清河王紹作亂。帝崩於天安殿。於太宗嗣則云。中常侍宗愛構逆。帝崩於永安宮。於南安王余則云。宗愛賊余。於獻文帝宏則云。文明太后有憾。帝崩於永安殿。皆直書其事於本紀。可謂實錄矣。及至孝明帝詡紀則云。武泰元年春二月癸巳。帝崩於顯陽殿。攷宣武靈皇后胡氏傳云。后母子之間。嫌隙屢起。鄭儼慮禍。乃與太后計陰行鴆毒。明帝暴崩。此與文明太后馮氏殺

獻文帝有何分別。而書法若是之不同乎。豈以明帝係胡氏所生。殺之可不論乎。又其下云。皇太后、幼主崩。皇太后卽胡幼主名釗。胡太后所立。改元武泰。二人皆爲爾朱榮所殺。雖事見孝莊帝紀。於此亦不宜作善終之詞。使自亂其例也。廢帝朗紀云。中興二年四月。帝遜位於別邸。五月。孝武帝封帝爲安定郡王。十一月。殂於門下外省。其下文孝武帝紀云。十一月甲辰。殺安定王朗。此時政在高歡。殺朗者非歡而誰。然則於朗紀中亦不宜作善終之詞。使自亂其例也。至敬宗孝莊帝子攸爲爾朱兆所弒。則又云。爾朱兆遷帝於晉陽。甲子。帝遇弒於城內三級佛寺。節閔帝恭爲高歡所弒。則又云。普泰二年四月。高歡廢帝於崇訓佛寺。五月景申。帝遇弒。殂於門下外省。孝武帝修爲宇文泰所弒。則又云。帝飲酒遇酖而崩。東魏孝靜帝善見爲高洋所弒。則又云。竟遇酖而崩。足見孝明帝不書遇酖之非。總之李延壽書法全亂。信手塗抹。體例無定。草率成書而已。

魏書各本紀。惟於平文帝鬱律直書其被弒。若定安王朗則云以罪殂於門下外省。高歡以臣弒君。而何得云以罪。此魏收之曲筆。使若其事非出於歡者。孝武帝修則云爲宇文黑獺所害。黑獺卽宇文泰。宇文氏與齊世讐。故魏收直書之。其餘各帝被弒者。皆作善終之詞。或論中露出。紀中諱之。又不如北史之得實者居多。至於孝靜帝紀。書其逼辱遇酖甚詳。此卷無論似亡佚。而校者以北史補。收專爲齊諱惡。豈肯如此直筆。若果如此。此則北史之眞能補正魏書。使逆惡罪昭千古。爲大有功於名教。但以此紀校北史。

則二者大有詳略不同處。卽如高歡、高澄。北史直書名。魏書書獻武王、文襄王。則又似是魏收元文。殊不可解。姑闕其疑。

東海王華獨無本紀

幼主釗。胡后所立。立三月而爲爾朱榮所弒。未及改元。不爲紀可也。釗死而敬宗孝莊帝子攸立。因殺爾朱榮。爾朱世隆與爾朱兆別推長廣王華爲主。改元建明。是歲在庚戌之十月也。明年辛亥二月。世隆又廢華而立恭。是爲節閔帝。魏書稱爲前廢帝。紀云。二月己巳。改建明二年爲普泰元年。三月癸酉。封長廣王華爲東海王。是年十月。高歡又廢帝而立朗。魏書稱爲後廢帝。紀云。十月壬寅。改普泰元年爲中興元年。明年壬子四月。高歡又廢帝而立修。是爲孝武帝。魏書稱爲出帝。五月。封朗爲安定王。十一月。朗與華同被殺。今紀於恭、朗皆用本紀體。提行另起。而於長廣、建明之號。屢見紀中。獨不爲立紀。此魏書之謬。而北史不能匡正。

以西魏爲正統

自文帝寶炬以下。北史卽繼以西魏。蓋以此爲正統。與魏書不同。夫西魏、宇文泰所立。東魏、高歡所立。兩家皆篡弒其主者。則二魏難分正僞。魏書直以東魏孝靜帝爲正。而西魏爲僞。故不爲立紀。僅附見孝靜紀中。既屬不確。且西魏文帝崩後。尙有廢帝欽、恭帝廓。幷不見於紀。則不如北史之先列西魏。後仍附見

東魏爲允

魏收、齊臣。故以齊人所立孝靜帝爲主。孝武帝奔長安。則目爲出帝。宇文泰弒之。又立文帝寶炬。泰、高歡讐也。故於其所立不爲紀。僅附見之。而欽與廓幷不見矣。收書成於齊文宣天保五年。是時廢帝欽已殂。是年卽恭帝廓卽位之元年也。收後卒於齊武平三年。則去周之篡魏。已十六年。收不但於書成後不復補恭帝。幷書成時儘可書廢帝而亦不書。無非助齊抑周之意。

臣澄勸陛下

孝靜帝紀。高澄侍帝飲。大舉觴曰。臣澄勸陛下。魏書下下有酒字。北史省此一字。欲簡老。翻稚氣。

取北史補北齊書

北齊書文襄帝澄紀卷末跋云。臣等詳文襄紀。其首與北史同。而末多出於東魏孝靜紀。其閒與侯景往復書。見梁書景傳。其所序列。尤無倫次。蓋雜取之以成。此書非正史也。愚攷此跋不知何人之語。既稱臣等。則必宋仁宗時校書官也。校者但知文襄紀非李百藥北齊書元文。其實北齊書缺落甚多。不止此篇。如文宣帝洋紀九錫文、册文、卽位告天文、大赦改元詔文。皆全載北史無之。而其餘亦多不同。後半篇述洋淫兇慘虐之行。則北史甚詳。而北齊書無之。蓋李百藥因舊史諱之。可知彼是元文。其餘各紀。大率皆非元文。後人取北史充入者也。知者。李延壽雖盡依各書元文。但加删削。然如齊高祖神武帝歡紀全篇

皆同。竟不加删。則無此事。餘惟文襄紀下半篇雜取諸文。故不同。而各紀則亦皆同。可見只有文宣紀尚存百藥元文。餘紀皆延壽北史之文也。又延壽稱謚高歡爲神武。高洋爲文宣。百藥則稱其廟號爲高祖、顯祖。此南北史各朝體例。與諸本書皆不同者。今北齊書各紀各列傳凡稱神武、文宣及無論贊者。皆非百藥作。皆北史也。又有取北史諸傳而無其本貫者。北史自承上祖父言之耳。乃竟失補。此說王先生懋竑已發之。妹壻錢少詹大昕亦嘗以語予。予攷之信然。北齊書中亦有稱神武、文襄、文宣、武成者。如酷吏傳之類。而亦有取北史補北齊。而仍爲補某郡縣人。如崔季舒之類者。又不可拘。

觀高洋紀。其窮凶極惡。賴北史得著。此李延壽之功。

神武紀地名人名互異

北史神武紀。勃海蓨人。北齊紀作修。說文艸部蓨从脩。二者皆誤。魏書三十二卷高湖傳。湖子謐。謐子樹生。卽神武父。不應有誤。北史神武紀同。北齊紀只作單名樹。去生字。北齊神武紀雖以北史補。又有此小異。疑校者用高氏小史改之。

蔡儁等突出無根

神武自少養於同產姊壻鎮獄隊尉景家。及長。與懷朔省事雲中司馬子如及秀容人劉貴、中山人賈顯智爲友。懷朔戶曹史孫騰、外兵史侯景亦相結。此下敍出獵遇神人事。則云劉貴嘗得一白鷹。與神武及

尉景、蔡儁、子如、賈顯智等獵於沃野云云。蔡儁一人突然而出。上段毫無根蒂。此下又敍柔元鎭人杜洛周反。神武與同志從之。醜其行事。私與尉景、段榮、蔡儁圖之云云。則又突出一段榮。亦無根。史家犯此等病者頗多。似非緊要。而敍事無法。予深不喜。

團焦

神武從爾朱榮徙據幷州。抵揚州。邑人龐蒼鷹。止團焦中。蒼鷹母數見團焦上赤氣赫然屬天。北齊同。團者圓也。魏志管寧傳注。焦先居瓜牛廬。蓋圓如瓜牛。疑團亦此意。若焦則焦灼之義。似不當爲房屋之名。王志堅名句文身表異錄第四卷宮室部引此。而解之云。團焦卽今所云團瓢也。瓢亦不當爲房室之名。吳下土俗語。豈可以證北魏時語。或云。當作蕉。說文艸部。蕉生枲也。存疑。

天下再三分

高歡依爾朱榮之資以起事。而旋假大義爲名。以討爾朱兆。與漢之藉項以起。而旋以弒君討項。曹本與袁合勢。而旋挾天子以誅袁。劉寄奴本屬桓玄。旋以篡弒聲桓罪。情事正同。乃高氏之業未成。而宇文氏又起關西。於是自漢末三分之後。至此天下再三分。起庚午梁武帝中大通六年。孝武帝爲高歡所逼。奔長安。宇文泰執其政。歡立孝靜帝爲東魏。後。歡子洋篡東魏。泰子覺篡西魏。陳篡梁。訖丁酉陳宣帝太建九年。周滅齊。仍爲南北。凡三方分跱四十四年。

周之興稍後於齊。其篡皆在梁末。亦稍後。滅齊後三四年而亡。齊與周幾幾乎若同起同滅者。彼時天下實有鼎足之勢。邵堯夫云。隋、晉之弟也。愚謂陳、齊、周亦亞魏、蜀、吳。周書趙貴等傳。史臣論曰。周室定三分之業。信哉。

唐人爲周諱惡

周太祖文皇帝宇文泰紀。永熙三年十二月。魏孝武帝崩。周書同。彼無武字。傳寫脫也。孝武帝爲宇文泰酖弒。蓋帝在東魏時。猶起兵欲圖高歡。此泰所深忌者。雖被逼奔關中。泰僞迎而奉之。豈能一日安哉。帝非泰所立。泰故急弒之而別立君。李延壽與令狐德棻皆唐人。相隔異代甚遠矣。何必爲之諱。而書法乃爾乎。且延壽前於魏紀已直書酖弒。今於周紀又爲之諱。卽欲亂紀體。亦宜云周志也。何自相岐乎。

周世宗崩

周世宗明皇帝毓紀。武成二年夏四月。帝因食糖糙遇毒。辛丑。帝崩於延壽殿。其文與善終者雖不同。論中亦明言孝閔、明皇權臣專命。俱致幽弒。但孝閔書以弒崩。世宗但言遇毒。何不直書宇文護令典膳李安因進食加毒。帝崩。事見護傳。

周靜帝闡爲楊堅所弒。則於本紀書云。隋開皇元年五月壬申。帝崩。隋志也。此則與南朝之晉、宋主書法相同。是爲得之。其後於隋文紀但書介公薨。已見前文。不勞再見矣。至隋文爲其子廣所弒。亦當直書之。

而本紀但書崩。與善終者全無別。及煬帝紀。則又直書義寧二年三月。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等以驍果作亂。入犯宮闈。上崩於溫室。竊謂義例參差。總不能畫一也。若恭帝侑。唐武德二年五月薨。亦必遇弒。此爲唐諱。不足怪。

尉迥尉綱

周之尉遲迥及其弟綱。周書皆有傳。尉遲自是其複姓。與魏之尉古眞、尉撥、尉元。齊之尉景、尉長命、尉瑾。單姓尉者不同。北史往往省文。竟作單姓。如周世宗明帝天王元年。高祖武帝保定元年。皆書尉綱。保定二年、四年。皆書尉迥。皆非也。

周初符瑞多刪

李延壽最喜侈陳符瑞。而於令狐氏北周書所載周初諸瑞物多刪去。其刪亦無定見。隨手剟去而已。

華皎來附

周高祖武皇帝邕紀。天和二年閏月戊寅。陳湘州刺史華皎帥衆來附。此下應云遣襄州總管衛國公直率、綏國公陸通、大將軍田宏權、景宣、元定等諸軍援之。因南伐。北史略去不載。其下文卻突然云。九月。衛公直等與陳將淯于量、吳明徹戰於沌口。王師敗績。元定以步騎數千先度。遂沒江南。所刪不當。遂致前後不相關照。王師乃周史舊文。延壽仍而不改者。以周爲正。陳爲僞也。

李諱

天和六年五月景寅。以大將軍李諱云云。此李昞也。周書作虎。後人妄改。虎已前卒。昞、虎之子也。文帝紀李諱。虎也。此李諱。昞也。以唐祖故皆稱諱。

尉遲綱舉兵

周靜帝紀。大象二年秋七月。青州總管尉遲綱舉兵。案。綱當作勤。此時綱卒已久。

楊忠與獨孤信俱歸周

隋文紀。皇考忠。以東魏之逼。與獨孤信俱歸周。文帝召居帳下云云。案。周書楊忠傳。忠從信定荊州。以東魏之逼。與信俱奔梁。大統三年。與信俱歸闕。是時西魏猶在。但政歸宇文。故云闕。其實去禪周尚有二十年。不得云歸周也。至刪去奔梁事。更欠妥當云。以東魏之逼。與信俱奔梁。後三年。與信俱得還。

不書都督州名且脫落

大象二年十月。周帝詔追贈皇曾祖烈爲柱國太保都督十州諸軍事徐州刺史隨國公。謚曰康。皇祖禎爲柱國太保都督十三州諸軍事同州刺史隨國公。謚曰獻。皇考忠爲上柱國太師大冢宰都督十三州諸軍事雍州牧。隋書于十州上有徐兗等三字。十三州上有冀定等徐兗等各三字。北史例不書。皆非也。自謚曰康至隨國公凡二十六字。今本脫去。此傳寫誤脫。非李延壽本如此。

陳州四十

開皇九年陳平合州四十郡一百。案四十隋書本紀作三十。誤也。彼地理志言陳初有州四十二郡一百九。杜氏通典同。及亡又少二州九郡。故惟四十州一百郡。自魏太武帝太延五年魏盡併各國。始爲南北朝。中又三分。終又分南北。至此復合於隋。計凡一百五十年。

楊氏不良死約三十人

隋文帝臨崩。遺詔數廢太子勇及第四子秀等罪惡。稱太子廣仁孝諸善行。而中有云。今惡子孫已爲百姓黜屏。好子孫足堪負荷大業。此詔乃廣烝淫未聞於帝之前帝所親定者。後欲召勇廢廣。旋卽遇弒矣。帝惟五男。勇、廣、俊、秀、諒。皆獨孤后所生。謂羣臣曰。朕旁無姬侍。五子同母。可謂眞兄弟。豈若前代多內寵孽子忿爭。爲亡國之道。不料已身爲廣所弒。勇與幼子諒及勇之子曰儼、曰裕、曰筠、曰嶷、曰恪、曰該、曰韶、曰煚、曰孝實、曰孝範。皆爲廣所殺。廣與秀及廣之次子暕幷俊之子曰浩、曰湛。秀之諸子失其名。諒之子顥。廣之孫倓。皆爲宇文化及所殺。俊爲其妃崔氏毒死。廣之第三子杲爲裴虔通所殺。廣之孫侑爲唐高祖所殺。侗爲王世充所殺。一門四世。不良死者共約三十餘人。餘殃延及後人。至唐天寶間。而暕之曾孫愼矜又無端遭李林甫、王鉷羅織。籍沒誅夷。兄弟三人併命。隋文帝勤民節用。在位無大失德。但其所殺周宇文氏宗室。及文、閔、明、武、宣諸帝之子孫。約計不下五六十人。俱詳見周書宗室諸王傳中。則已身之

蒙禍。後裔之慘戮。報應昭彰。亦其宜矣。

新唐逆臣安史傳贊云。張謂譏劉裕。近希曹、馬。遠棄桓、文。禍徒及於兩朝。福未盈於三載。八葉傳其世嗣。六君不以壽終。天之報施。其明驗乎。杜牧謂相工稱隋文帝當爲帝者。後篡竊果得之。周末楊氏爲八柱國。公侯相襲久矣。一男子偸竊位號。不三二十年。壯老嬰兒。皆不得其死。彼知相法者。當曰。此必爲楊氏禍。乃可爲善相人。張、杜確論。至今多稱誦之。

白榆妄

隋煬紀。大業九年。平原李德逸聚衆數萬。稱阿舅賊。靈武白榆妄稱奴賊。白榆妄疑人名。或讀榆字絕。恐非。

大業十年詔

大業十年。詔收葬征遼死亡者。而遠引漢王諒、高熲開皇十八年征遼敗退事。以大業八年之敗爲諱。欲駕罪於父也。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七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三

魏地形據武定

魏收魏書地形志敍首云。魏定燕、趙。遂荒九服。夷翦逋僞。一國一家。遺之度外。吳、蜀而已。正光已前。時惟全盛。戶口之數。比夫晉之太康。倍而已矣。孝昌之際。亂離尤甚。恆、代而北。盡爲邱墟。崤、潼已西。煙火斷絕。齊方、全趙。死如亂麻。生民秏減。且將大半。永安末年。逆賊入洛。官司文簿。散棄者多。往時編戶。全無追訪。今錄武定之世以爲志焉。正光前戶口倍於晉太康者。太康猶承漢季、三國大亂。而正光時。魏之平定。已百餘年。故戶口極蕃。此言理宜有之。恆代云云。謂六鎮之叛。杜洛周、葛榮等反。逆賊入洛。謂爾朱榮及兆也。武定是東魏末帝孝靜帝最後紀元。其八年遂禪齊。予前後論史例。志地理。有以最盛者。有以最後者。此眞最後矣。若論盛時。則當以孝文帝太和中。彼時遷都洛陽。爲魏之極盛。今不取而用武定爲正。故志首司州。而治鄴城。本相州。卽孝靜帝卽位之元年。改元天平。遷都於此而改名之。其時已政歸高歡。帝徒擁虛名。誠末造矣。魏收之爲此。要亦因盛時文簿已亡。不得已也。此下又言其淪陷諸州戶。據永熙綰籍。永熙是孝武帝紀年。帝於三年卽西奔長安矣。此志中所列有郡縣名無戶口數者。大抵皆他國地而虛

言之。

官氏志

官氏志詳於官略於氏。曩官京師。同年進士廣西岑谿令海寧周春茝兮寄松竊初刻中有代北姓譜。於攷索最有益。久而佚去。附識待訪。

梁州郡縣數

梁、陳無志。隋書各志皆補梁、陳事。獨地理志專志隋。不補梁、陳。雖小字夾注中間一及之。亦不備也。惟於敍首約舉梁地理云。武帝除暴寧亂。奄有舊吳。梁天監十年。有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其後務恢境宇。頻事經略。大同年中。州一百七。郡縣亦稱於此。愚謂南朝梁爲極盛。以饗國久。且當魏亂。故元嘉、永明、太建皆不如。雖其州郡縣數之多。由析置者緐。然土宇亦實恢拓。假令陳慶之殺元顥。據洛。勢將混一。天厭梁德。顥背恩。慶之潰歸。梁事去矣。

陳州郡縣數

又約舉陳地理云。侯景構禍。墳籍散逸。郡縣戶口。不能詳究。逮於陳氏。土宇彌蹙。西亡蜀、漢。北喪淮、肥。威力所加不出荆、揚之域。州有四十二。郡惟一百九。縣四百三十八。戶六十萬。愚謂南朝梁最盛。末年卻最衰。陳之蹙。承梁故也。通鑑一百六十四卷梁元帝紀。承聖元年十一月。卽位於江陵。改元大赦。侯景之亂

州郡太半入魏。自巴陵以下至建康。以長江爲限。荆州界北盡武寧。西拒硤口。嶺南復爲蕭勃所據。詔令所行。千里而近。胡三省注。北盡武寧。與岳陽王詧分界。西拒硤口。與武陵王紀分界。通鑑誤以紀東下在承聖元年。故胡注如此。其實此時蜀已爲周所取。并非紀有。說見後六十三卷。陳承梁。雖平蕭勃。而西不能取蜀。北雖暫有淮。吳明徹兵敗被虜。故曰北喪淮、肥。土宇彌蹙。陳州數已見前六十六卷。

齊周分界

齊、周亦皆無志。隋書各志兼補齊、周事。獨地理則專於隋。不能旁及。故於齊、周亦皆從略。惟於敍首約舉齊、周地理云。齊天保末洎國滅。州九十有七。郡一百六十。縣三百六十五。周削平東夏。多有省廢。大象二年。計州二百一十一。郡五百八。縣一千一百二十四。愚謂土文歷舉累代疆域。大凡西漢極盛。不過郡國一百三。今周雖并齊。尚未得陳。且既云多有省廢。而州數比西漢極盛。乃倍之有餘者。蓋承歷代分析故。說詳後。予未暇徧攷齊、周地理。惟是高氏、宇文氏各欲盜魏。搆怨最深。其分界必須有攷。方可見二國形勢。二國戰地。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第十四卷已詳。其分界處。則莫妙於周書太祖文帝紀云。魏大統十六年夏五月。齊文宣廢其主元善見而自立。秋七月。太祖率諸軍東伐。拜章武公導爲大將軍。總督留守諸軍事。屯涇北以鎮關中。九月丁巳。軍出長安。時連雨。自秋及冬。諸軍馬驢多死。遂於宏農北造橋濟河自蒲坂。於是河南自洛陽。河北自平陽以東。遂入於齊矣。此段最明了。北史削去文宣自立。突書東伐云

云。竟不言所伐何國。雖不言自可知。然有此文理乎。廢立是何等大事。齊、周各自爲紀。豈可不互見。茲姑不論。惟齊周疆域分界處。觀此一段。約略可見。洛陽以東既入齊。而梁倚齊援。周竟能越齊界伐梁。以蕭詧爲之導也。說詳第五十五卷。詧本鎮南雍州。今襄陽府。周既滅梁。元帝立詧爲梁王。居江陵。而詧舊所鎮之襄陽地歸於周。見周書詧傳。

周陳分界

周書杜杲傳。於陳文帝時奉使往陳分界。陳人以魯山歸周。魯山卽今湖北漢陽府漢陽縣漢口鎮江岸山。俗以爲大別者。江北地已盡入周矣。區區魯山。豈能獨守。然必至是而周界始直至江岸。

隋州最緜

西漢極盛。不過郡國一百三。周平齊。州至二百十一。已爲極緜。隋高祖開皇九載。廓定江表。尋以戶口滋多。析置州縣。是於二百十一中又分析。爲最緜矣。故楊尙希傳。隋文帝時。見天下州郡過多。上表以爲今郡縣倍多於古。或地無百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二郡分領。具寮以衆。資費日多。吏卒又倍。租調歲減。勤須數萬。如何可充。

罷州置郡

隋書百官志云。煬帝罷州置郡。郡置太守。又地理志云。煬帝幷省諸州。尋改州爲郡。置司隸刺史。分部巡

察大凡郡一百九十。案唐、虞時。九州十二州。歷三代、秦、漢、魏、晉、南北朝。其名尙存。至隋始革去州名。事勢古今不同。不可泥古。宋書州郡志有揚州、南徐州、南兗州、兗州、南豫州、豫州、江州、青州、冀州、司州、荊州、郢州、湘州、雍州、梁州、秦州、益州、寧州、廣州、交州、越州。南齊書州郡志略同。惟多一巴州。此名爲從前未有。魏地形志新添之州名甚多。漢、晉每州所管郡甚廣。地形志則每州所管郡有少至二三郡者。幷有不領郡之州焉。其州名新製者共有五六十。梁、陳、齊、周地理無攷。而州郡總數見隋地志。蓋承魏。其分析亦多。至隋萬不能更爲沿襲。蓋卽名稱紛溷。已極不便。不但十羊九牧如楊尙希所云也。

淮南郡

隋淮南郡注云。舊曰豫州。後魏曰揚州。梁曰南豫州。東魏曰揚州。陳又曰豫州。後周曰揚州。此卽壽春郡也。州名南北互易。最爲糾紛。乍觀之幾欲目炫矣。說已詳前第五十七卷豫治無定一條。玩彼文。此文自明。

蠻左

隋地志末段云。南郡夷陵諸郡。多雜蠻、左。死喪之紀。無袒踊。亦知號泣。其左人則又不同。長沙莫傜喪葬。頗同諸左。案北史齊高祖神武皇帝紀。天平元年。神武上表於魏孝武帝曰。荊州綰接蠻左。密邇畿服。蠻左卽蠻夷。乃當時語。崔延伯傳云。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

是也。魏、齊、周諸書亦皆有之。

通古今

兒子諸生嗣穫曰。隋書經籍志敍首云。經籍也者。其爲用大矣。不疾而速。不術（當作行。）而至。今之所以知古。後之所以知今。其斯之謂也。案。許氏說文自序云。文字者。經藝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後。後人所以識古。故曰本立而道生。隋書本此。北史江式傳。延昌三年。式表曰。文字者。六籍之宗。王教之始。前人所以垂今。今人所以識古。又高允傳。允荅景穆帝曰。史籍帝王之實錄。將來之炯戒。今之所以觀往。後之所以知今。語亦同。韓昌黎詩。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欲通古今。賴有字。亦賴有史。故字不可不識。史不可不讀。（續漢書百官志。博士掌通古今。學以通古今爲要。故特設一官。妙選其人以掌之。）

經史子集四部

隋經籍志分經史子集四部。案。四部之名。起晉祕書監荀勖中經簿。一甲部。紀六藝及小學等書。二乙部。有古諸子家、近世子家、兵書、兵家術數。三景部。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四丁部。有詩賦圖讚、汲冢書。尋前後著錄家。皆分爲七。如劉歆七略。一集略。二六藝略。三諸子略。四詩賦略。五兵書略。六術數略。七方技略。王儉七志。一經典志。紀六藝小學史記雜傳。二諸子志。紀今古諸子。三文翰志。紀詩賦。四軍書志。紀兵書。五陰陽志。紀陰陽圖緯。六藝術志。紀方技。七圖譜志。紀地域及圖書。道佛附見。阮孝緒七錄。一經典錄。

紀六藝二記傳錄。紀史傳。三子兵錄。紀子書兵書。四文集錄。紀詩賦。五技術錄。紀數術。六佛錄。七道錄。此皆雜亂錄碎。惟荀勖稍近理。然子不當先史詩賦等下。忽有汲冢。亦不可解。且甲乙丙丁。亦不如直名經史子集。故隋志依用而又改移之。攷宋書殷淳傳。愛好文義。未嘗違捨。在祕書閣撰四部書目。凡四十卷。行於世。梁書沈約傳。齊初。爲征虜記室。帶襄陽令。所奉之主。齊文惠太子也。太子入居東宮。爲步兵校尉管書記。直永壽省。校四部圖書。任昉傳。梁武帝時。爲祕書監。自齊永元以來。祕閣四部。篇卷紛雜。昉手自讎校。由是第目定焉。殷鈞傳。梁武帝時。歷祕書丞。在職啓校定祕閣四部書。更爲目錄。張宏策子纘傳。補國子生。起家祕書郎。祕書郎四員。宋、齊以來爲甲族起家之選。待次入補。其居職例不數十日。梁作數十百日。是。便遷任。纘固求不徙。欲徧觀閣內書籍。常執四部書目曰。若讀此畢。可言優仕矣。以上各家所言四部。疑皆仍荀勖之舊。惟隋志依荀而又改移之。自後唐、宋以下爲目者。皆不能違。

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八

北史合魏齊周隋書四

併合各代每一家聚爲一傳

前言南史併合宋、齊、梁、陳似成一代爲非。又言以家爲限斷。不以國爲限斷。一家之人。必聚於一篇。以一人提頭。而昆弟子姓後裔咸穿連之。使國史變作家譜。最爲謬妄。今北史亦用此例。后妃分上下二卷。上卷皆魏后妃。下卷則齊、周、隋三朝后妃。共爲一卷。非其類而強相毗附。眞成笑端。李延壽聊欲以此略顯所長。自謂於舊錦機中織出新花樣。無此直鈔胥而已。故不得不爾。至如魏書有長孫嵩傳。周書有嵩之五世孫儉傳。而北史則遂以儉入嵩傳。魏書有于栗磾傳。周書有栗磾之六世孫謹傳。而北史則遂以謹入栗磾傳。魏書有封懿傳。北齊書有懿之族元孫隆之傳。而北史則遂以隆之入懿傳。如此之類甚多。略舉幾條以明之。延壽之爲此。不但欲使與南史體例畫一。亦借以略顯所長耳。而於史法則謬矣。方敍魏人。忽入隋事。欲觀周傳。偏涉齊朝。使讀者左顧右盼。頗倒迷惑。且似將齊、周、隋人皆提入魏。魏太飽。齊、周、隋太飢。殊非著述之體。其病正與南史同。

若酈道元文士也。爲叛臣蕭寶夤所殺。亦可憫。魏書乃入酷吏。明係曲筆。宋世軌執獄寬平。至使高洋亦

重其骨鯁。北齊書僅與其兄世良同入循吏。義太淺狹。北史則以道元升入其父範傳。以世軌升入其伯父隱傳。卻是。然此乃撞著法耳。豈眞胸有定見而然乎。

楊元慼、李密

爲魏臣傳。而幷楊元慼亦入之其祖敷傳中。爲周臣傳。而幷李密亦入之其曾祖弼傳中。其不倫不類。專以門族爲敍。全不顧情事顚倒如此。若論史例。元慼等自當別題叛臣。

立文宣王廟

北史后妃傳。魏文成文明皇后馮氏傳。太后立文宣王廟於長安。案。此太后父也。文上當有父字。魏書亦無之。魏書后妃傳亡。後人卽以北史補之。故同。

后妃傳論

鄭樵詆班固勦襲史記。不以爲恥。樵妄人也。固豈不能自撰者。若李延壽則眞無恥矣。論全取各書。不自下筆。后妃傳論雖魏收、李百藥元文多亡。然延壽之論。恐亦取之於彼。論語亂十人。馬、鄭皆云有文母。唐時俗本添臣字。然開成石經尙無之。而劉原父遂以爲邑姜。今觀北史后妃傳論云。神武肇興齊業。武明追蹤周亂。則此說出百藥無知妄作。唐人啓之。宋人踵而甚焉耳。

清河王紹母賀

道武子清河王紹傳紹母賀有罪將死密告紹遂弑道武賀卽獻明后妹此從母也豈可納而納之及禍宜矣

以禁錮爲禁止

獻文六王元詔傳齊文宣誅諸元餘十九家竝禁止之禁止似當作禁錮而北齊書紀傳亦皆作止觀高隆之傳及北齊酷吏傳則知凡禁囚皆云禁止此當時語

高洋大誅元氏

彭城王勰及其嫡子劭魏收比李延壽詳幾倍之凡今魏書所有諸王傳苟係魏書元文非亡闕而後人以北史補之者則無有不魏詳而北略者也至劭之子韶則魏書只以十七字了之而北史敍述甚詳又因韶之死詳述齊文宣殺元氏子孫事此事北齊書韶自有傳所述與北史同蓋李延壽襲李百藥也若魏收則齊臣爲齊諱又韶既入齊事不關魏故遂略之自劉裕始殺故主蕭道成幷滅前代之裔至高洋之慘酷則亙古所無七月大誅元氏而洋卽以十月暴崩適會其時乎抑眞有果報乎若有果報洋不合良死

殺元氏子孫北齊書本紀甚略惟元韶傳詳之而北史文宣紀則加詳但元韶傳言死者七百二十一人與北齊書同而紀言所殺三千人一書中紀傳互異亦一病洋既因王莽誅劉不盡使光武中興欲盡滅

元氏。恐當以三千人爲確。新唐書宰相世系表序。元魏之後。聞於唐者甚多。宰相一人穆相穆宗。然所列者。皆是後周韓國公謙及隋兵部尚書平昌公巖之後。則知元氏惟西魏尚有存者。而東魏已絕。文成五王等傳末論云。魏自西遷之後。權移周室。而周文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竝見保全。內外任使。布於列職。孝閔踐祚。無替前緒。明武纘業。亦遵先志。雖天厭魏德。鼎命已遷。枝葉榮茂。足以愈於前代。可見在唐皆西魏子孫。

元韶傳末又贅一段。元世哲之從弟黃頭。使與諸囚自金鳳臺各乘紙鴟以飛。黃頭獨能至紫陌乃墜。仍付御史獄。畢義雲餓殺之。此北齊所無。畢義雲者。見其曾祖衆敬傳末。又見崔暹、和士開及齊宗室平秦王歸彥傳。又見北齊酷吏傳。又見循吏宋世軌傳。洛州民行劫。吏捕。案連諸元徒黨千七百人。世軌多原舍之。與義雲爭執。文宣尚褒美之。世軌卒。繫囚皆哭。誅元氏。世軌死矣。義雲方得志。而彼書於元韶傳不言義雲。賴北史見之。此則北史之善。

河陰之難。魏之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爲爾朱榮所殺。見榮傳。朝士幾爲之一空。楊衒之洛陽伽藍記第四卷云。河陰之役。諸元殲盡。王侯第宅。多題爲寺。是也。末及三十年。而元氏子孫三千人。又被高洋盡殺之。且前代之翦滅。猶不過陰行酖害。此則駢斬於市。男子無少長皆就戮。嬰兒擲于空中。承之以矟。誅屠之慘。一至於此。

清河王懌

清河王懌傳褒美甚至。而靈太后胡氏逼幸懌事。竟未及一見。但於論中補云。遘牆茨之逼。然此事究當以見於傳中爲是。北史諸王傳論皆襲魏書。魏書諸王傳中有無論者幾卷。皆以亡佚。而後人用北史補。其實北史本係取之魏書也。卽如魏書懌傳無論。則必是用北史補者。而其實北史此傳幷論正出魏收手。恐係李延壽妄意論中已見之語。傳中不必明著其事。遂删去之耳。試思如此逆理事。竟去之而純用褒詞。可乎。

宣武誤爲孝武

北史第十九卷一卷之中所列諸王傳內。凡稱孝武帝者。惟安豐王猛傳附子延明傳末段。敍其受元顥委任。元顥敗。奔梁死。莊帝末。喪還。孝武初。贈太保云云。又汝南王悅傳末段敍其至孝武初。除大司馬府。孝武以廣陵頗有德望。以悅屬尊地近。內懷畏忌。故前後害之。此兩處孝武皆不誤。其餘凡云孝武。皆宣武之譌。孝武帝卽平陽王修。魏書每稱出帝。以其奔於宇文泰也。此魏之末帝。而宣武則孝文之子。在其前相距甚遠。李延壽執筆修史。而昏謬如此。此亦妄人也已矣。

代人

北史諸傳首輒云。某郡某縣人。而第二十卷衞操等。二十一卷燕鳳等。二十二卷長孫嵩等。二十三卷子

栗磾等。二十五卷古弼等。皆云代人。此等不可枚舉。皆因魏書。蓋托跋氏元從部落。不可言郡縣故也。

以金石爲史料

衞操立碑大邪城南。頌魏功德。傳中詳載碑詞。以金石爲史料。始於史記秦皇紀、漢書郊祀志。今此則魏收元文。北史襲之。金石之學。魏收、酈道元、闞駰等已重之。

崔浩傳誤

魏書崔浩傳言其修國史事。共三段。初太祖道武帝詔尚書郎鄧淵著國紀。未成。太宗廢而不述。世宗太武帝神䴥二年。又詔集諸文人撰錄國書。浩及弟覽、高讜、鄧穎、晁繼、范亨、黃輔等。共參著作。敍成國史。太平眞君中。又詔浩監祕書事。以中書侍郎高允、散騎侍郎張偉參著作。續成前紀。至於損益褒貶。折中潤色。浩所總焉。後又云。著作令史太原閔湛、趙郡郄標素諂事浩。乃請立石銘載國史。此所敍雖不相連屬。而實一事。蓋國史之作。鄧淵始之。浩及覽等續之。其卒則浩與允等成之。閔、郄請刊。遂以構禍。肯是物也。北史別載監祕書事於前。後乃總敍鄧淵等云云。以著于著作令史之上。則似湛、標所請刊。但卽浩及覽等書。於允等無與。且似以神䴥、眞君兩事爲一事。非也。浩之敗。雖由自取。太武信讒。亦爲失刑。觀本紀。厥後又嘆崔司徒可惜。何自相違反。德淸徐以泰陶尊北史雜咏有云。國史成來立石妨。頭顱不淨竟罹殃。未知畫紙傳何語。賸有人間急就章。此詩悲惋有味。

長孫幼

長孫道生之曾孫冀歸。六歲襲爵。降爲公。孝文以其幼承家業。賜名幼。字承業。案魏書本是賜名稚。字承業。北史因稚爲治之嫌名。故於其傳中以字稱。而於其篇首又改名爲幼。更淆誤矣。若直改云賜名承業。亦非其實。然後人以魏書攷之可得。今改幼。或他處本當爲幼者。反令人疑是稚矣。總之嫌名之諱。不可更用他字代。崔逞傳。逞之元孫休。以女適領軍元又庶長子舒。據魏書作稚舒。去稚字。

三公

司徒公太尉公之類。北史中甚多。此皆古者三公之稱。後周人改官制所定。蘇綽慕古而爲之。後周時古制尚可攷。詳予尚書後案。近人校此者不識。往往去公字。非也。

斛薛

長孫承業之元孫晟傳。仁壽三年。鐵勒思結伏具渾斛薛阿拔僕骨十餘部來降。斛薛隋書作斜薩。佛書菩薩。薩本薛字。故轉寫變改。斜之爲斛。則形似而誤。

博崔

崔㥄傳。㥄謂盧元明曰。天下盛門。唯我與爾。博崔、趙、李。何事者哉。博崔謂博陵崔氏。㥄自以清河崔氏。爲魏崔琰後。高於博陵崔也。此傳北齊書㥄妾馮氏斬於都市。而北史添斬爲九段。㥄媚魏收。收笑之。而北

史添縮鼻笑之。所添如此。殊覺無謂。

三處郎中

宋世軌傳。天保初。歷三尚書三公二千石都官郎中。兼幷州長史。攷齊制。三公郎中二千石郎中都官郎中皆屬尚書省。故云云也。幷州長史是外官。而郎中是京官。云兼者。蓋遙領之。北齊書無此幾句。下文稍遷廷尉少卿。北齊書直作卿。皆當從北史。

解巾

刁柔傳。初爲魏宣武挽郎。解巾司空行參軍。前三十五卷論漢末處士皆戴幅巾。解巾者。解去幅巾。將襲章服。猶云釋褐也。亦見裴俠傳。南史亦每用之。又第四十三卷邢巒傳附其族孫劭傳。又作釋巾。義與解巾同。

李先傳末世系

李先入魏在皇始初。當晉孝武帝太和末。其傳末附先之少子皎。皎之孫義徽。則事在魏末。自皎以下一大段。皆魏書所無。而李延壽附益者。舉屬閒文。毫無關係。敍完義徽事下。乃又云。少子蘭云云。此少子則似是皎之少子。何則。魏書。先卒於神䴥二年。年九十五。神䴥二年。當南朝宋文帝元嘉六年。而蘭於孝昌中以孝行被旌。當梁武帝之中世。去先死已百年。必非先之少子。況前已敍皎爲先少子。不應此又是先

少子也。其下文又言文宣王亶思義徽之美。薦其孫景儒爲官。景儒之子昭徽。入隋大業中。隱嵩山。其時代似爲相合。但攷其世次。則昭徽是義徽之曾孫。以曾孫而名上同於曾祖。既非鮮卑。此事之不可者。北史此段敘次雜亂。全不明析。

毛脩之朱脩之不當兩傳

前論李延壽於薛安都南北皆有傳爲非。今觀北史毛脩之傳附以朱脩之。而南史毛、朱已各爲一傳。毛在南事蹟雖多。終沒於魏。朱在北事蹟雖多。終沒於宋。沈約本南人。況獨脩宋書。取其周備。概行收入。尙差可。延壽既以一手裁定八代爲二。當核其人終南者歸南。終北者歸北。毛、朱兩處有傳。謬與薛安都同。

司馬休之等一卷

司馬休之等十餘人合爲一卷。皆晉、宋、齊、梁之宗室子姓降北者。似得類聚之道。在李延壽亦若自成一種體例矣。然以魏、齊、周、隋各代臣攪令和合。究屬欠妥。且北齊書有蕭明傳。明卽貞陽侯淵明。避諱去淵字。梁武兄長沙宣武王懿之子。齊送歸主梁祀。陳霸先廢之。仍歸齊。卒於鄴。北齊人謚之曰閔皇帝。李百藥入之北齊書。甚妙。而李延壽但入之南史。於北史竟不見。則又遺漏。又有蕭莊者。梁元帝嫡長子方等之子也。王琳輔之稱帝於郢州。後敗。亦歸北齊。事見陳書第十八卷袁泌傳。此當歸北朝諸臣之列。而北齊書漏去。李延壽但見之南史。而北史反不及。亦非。

南齊蕭寶夤傳與北史異

魏書蕭寶夤傳。敍寶夤於梁武帝破建業。執囚。將殺之。逃入魏。歷仕魏朝。幷屢率兵與梁人交戰。直至孝昌三年十月。於關中謀反軍敗。逃奔万俟醜奴。至永安三年。爾朱天光破醜奴。擒寶夤送京師。賜死。計寶夤初入魏。當魏宣武帝景明初。其死則在孝莊帝時矣。北史盡取魏書元文而删潤之。大略相同。乃南齊書寶夤傳則云。和帝立西臺。以寶夤爲使持節都督南徐兗二州軍事衞將軍南徐州刺史。少帝以爲使持節都督荆益寧雍梁北南秦七州軍事荆州刺史。將軍如故。宣德太后臨朝。梁王爲建安王。改封寶夤爲鄱陽王。中興二年。謀反誅。若然。則與魏書、北史大相乖刺。且寶夤死於魏莊帝時。去齊和帝中興二年卽梁武天監元年。相隔約三十年。此蕭子顯之曲筆也。

蕭大圜傳删非

蕭大圜傳。元帝謂曰。河間好學。爾旣有之。臨淄好文。爾亦兼之。然有東平爲善。彌高前載。又滕王逌問曰。吾聞湘東王作梁史帝紀。奚若。隱則非實。記則攘羊。對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蝕。彰於四海。安得而隱之。蓋子爲父隱。直在其中。諱國之惡。抑又禮也。案前載下周書有吾愛之重之。爾當效焉。隱之下周書有如有不彰。安得而不隱。前段删之。則成不了語。後段删之。則使上下文意不貫。

高允與神武爲近屬

魏書三十二卷高湖傳。勃海僑人。漢太傅裒之後。祖慶。慕容垂司空。父泰。吏部尚書。湖少與兄韜俱知名。四十八卷高允傳。勃海人。祖泰。在叔父湖傳。父韜。少知名。案周文帝討高歡檄。雖云出自輿皁。其家世卻不賤。神武本紀云。六世祖隱。隱生慶。慶生泰。泰生湖。湖生謐。謐生樹生。是爲皇考。然則允之祖卽歡高祖。允是歡五世內從祖近親屬也。歡貴執魏權。以允之名德。無所追崇。恐有亡佚。且本紀之體。宜詳先世官位。而反不言漢太傅後。於慶、泰、湖但云三世仕慕容氏。而不著何官。亦爲太簡。

爲絕羣

崔挺之子孝芬傳。早有才識。孝文召見。嗟賞之。李彪謂挺曰。比見賢子謁帝。旨喻殊優。今當爲絕羣耳。爲絕羣當作爲羣拜紀。此後人不知妄改。

陳人防江諸地名

崔仲方傳、隋文帝時。上書論取陳之策曰。蜀、漢二江。是其上流。水路衝要。必爭之所。賊雖於流頭、荊門、延洲、公安、巴陵、隱磯、夏口、盆城置船。然終聚漢口、峽口。以水戰大決。楊素傳。隋大舉伐陳。以素爲行軍元帥。引周師趨三硤。至流頭灘。陳將戚欣以青龍百餘艘守狼尾灘。以遏軍路。素夜掩之。銜枚而下。破欣。虜其衆。遂率水軍東下。陳呂仲肅據荊州之延洲。素遣卒碎其艦。大破之。陳顧覺鎮安蜀城。陳紀鎮公安。皆懼而走。巴陵以東。無敢守者。愚謂蜀、漢二江者。謂江與漢也。巴陵今縣屬岳州府。以二傳參觀。自巴陵以西。

情勢可見。觀仲方言下抵盆城。則直至今九江府德化縣矣。自梁末失蜀。隋取陳。將順流東下。故陳人防江西則峽口。東則漢口。至盆城無可防矣。詳見王應麟通鑑地理通釋第十三卷。

崔季舒蹈龍逢之節

崔季舒即毆魏孝靜帝三拳。奪衣而出者。陰謀助逆。傾險小人也。其見殺雖以諫幸晉陽。有天道焉。李延壽已於孝靜帝紀著其惡。而傳多溢美。其醜事皆不著。論中至謂其蹈龍、逢之節。則過優矣。北齊此傳與北史全同。惟篇首添博陵安平人一句耳。蓋北齊缺。後人以北史補。其實北史皆勦襲北齊。龍、逢云云。本李百藥語。

鄭述祖傳衍文

鄭述祖傳。齊天保中。歷太子少保左光祿大夫儀同三司兗州刺史。時穆子容爲巡省使。歎曰。古人有言。聞伯夷之風。貪夫廉。懦夫有立志。今於鄭兗州見之矣。遷光州刺史。初述祖父爲兗州。於鄭城南小山起齋亭。刻石爲記。述祖時年九歲。及爲刺史。往尋舊蹟。得一破石。有銘云。中岳先生鄭道昭之白雲堂。述祖對之嗚咽。悲動羣僚。有人入市盜布。其父怒曰。何負吾君。執之以歸首。述祖特原之。自是境內無盜。百姓歌曰。大鄭公。小鄭公。相去五十載。風教猶相同。其末段則云。前後行瀛、殷、冀、滄、趙、定六州事。正除懷兗、光三州刺史。又重行殷、懷、趙三州刺史。所在皆有惠政。案。遷光州刺史句當爲衍文。前後皆兗州事。不應忽

夾入光州一句。且後既有總敍。則此處不合單出光州。齊書無此句。

𦍒

裴延儁傳。曾祖𦍒。諮議參軍幷州別駕。案𦍒、音膂。海篇注。六合淸明。南雍本分作天明二字。又攷歸氏有光三吳水利錄第三卷載元周文英水利書有云。劉家港南有一大港。名曰南石橋港。正係太倉、嘉定南北之間。西南通橫塘、郭澤、張涇。以至夏駕浦、𦍒子港。入吳松江。𦍒子港今尙有此水名。土人呼爲廣上聲。與膂音全不同。

常景解州任

常景傳。先云除左將軍。又云。以本將軍授徐州刺史。杜洛周反於燕州。以景兼尙書爲行臺。與幽州都督平北將軍元譚禦之。又云。進號平北將軍。其下文敍至與洛周戰敗之下。則云降景爲後將軍。解州任。解州任句必有誤。上文景爲徐州刺史。及兼尙書爲行臺。則已解徐州矣。後此未曾授州任。此所解者爲何州乎。

邢劭傳文襄誤作宣武

邢劭當从力。而北史及北齊書皆作邵。誤也。其云武帝在京輔政。徵之在第爲賓客云云。武帝當作神武。其下文云。宣武富於春秋。初總朝政。崔暹每勸禮接名賢。詢訪得失。以邵宿有名望。故請徵焉。宣武甚親

重之。多別引見。邵舊鄙崔暹無學術。言論之際。遂云暹無所知解。宣武還以邵言告暹云云。攷此所敍。皆齊文襄時事。而作宣武。魏宣武帝相去已遠。何致如此差譌。疑傳寫之謬。李延壽不至此。

爾朱榮傳魏書北史互有得失

魏書爾朱榮傳。於其上書荅詔及死後褒贈之文。皆詳載之。誠太繁猥。北史刪削爲淨。又高歡本榮之黨。勸榮稱尊號者。見周書文帝紀、賀拔岳傳。魏書反謂獻武王（即高歡）諫止之。此亦飾詞曲筆。北史削之極是。又北史敍榮譎朝士向河陰長隄。遣騎圍而殺之。又有百餘人後至。仍於隄東被圍。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御史趙元則遂出作禪文。而太原溫子昇在圍中。恥從是命。俯伏不應。子昇文士。而此一事大節皎然。甚爲文人生色。後被高澄所惡。餓死晉陽獄。尤可悲。乃魏書於榮傳及文苑子昇傳皆不載此一事。賴北史表之。又榮之子文暢。魏書但言其於武定三年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謀反伏誅。北史則言文暢姊爲魏孝莊后。後爲高歡所納。文暢謀殺歡。事敗死。皆勝於魏書之諱惡。且曲筆書反。又以東郡太守任曹爲丞相司馬任胄。皆似較魏書爲實。其餘榮歷官事蹟。魏書甚周備。北史嫌刪削太多。文暢弟文略。魏書但附見數句。北史則詳述其凶悍之行。伏法於齊天保末。魏書成於天保五年。故不及耳。至謂文略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韋、彭、伊、霍。蓋由是也。收傳亦載之。此則大不然。魏收因爲齊臣。但爲齊諱飾而已。於榮之惡逆。未嘗不直書之。論云。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

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修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繹其詞。豈受金而爲作佳傳者。亦本不以伊、霍比榮。此斷不可信。北史文暘、文略事皆取北齊書外戚傳也。河陰殺千三百餘人。而北史改作二千餘人。恐亦欲甚榮罪增加之。總之魏書、北史互有得失。

珍念賢

賀拔允傳。父度拔。爲衞可瓌所虜。度拔率州里豪傑珍念賢等襲殺可瓌。同卷有念賢傳。亦載此事。明係一人。彼傳中屢稱爲賢。則念是其姓。此傳珍字衍。周書念賢與賀拔勝同傳。衞可瓌彼作可孤。無定字。

對兄自稱兒

齊安德王延宗傳云。文襄第五子也。後主聞周軍已入甑鼠谷。乃以延宗爲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取兒今去也。案。後主是武成子。武成是文襄之弟。則後主應呼延宗爲兄。自稱兒者。齊有呼父爲兄兄者。見南陽王綽傳。呼母姊姊。見文宣李后傳。則對兄自稱兒。亦當時語。

琅邪王儼見殺

琅邪王儼傳。儼以專殺和士開。後主使劉桃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鼻血滿面。立殺之。顏之推家訓教子篇乃云幽薨之。推與同時。目覩其事。形之紀載。而與史不同如此。又齊初賢輔。首推楊

愔遵彥。被李延壽提入楊播傳。據傳。愔爲常山王所殺。之推家訓慕賢篇乃云。遵彥爲李昭所戮者。常山王卽孝昭帝。李昭乃孝昭之誤。程榮彙刻漢魏叢書本如此。

齊人避諱

北齊人稱周文帝。不稱其名爲宇文泰。而每稱其小字曰宇文黑獺者。以高歡之高祖名泰也。趙彥深名隱。乃不稱其名而稱字者。以高歡之六世祖名隱也。惟竇泰與歡皆以側陋起事。親暱而有功。竟未追改其名。

万俟普等

万俟普等傳。大率多係爾朱榮或爾朱兆、爾朱世隆、爾朱仲遠輩之部將僚屬。後從神武者。官位事蹟。刪去太多。破六韓常傳云。右谷蠡王潘六奚與魏戰。敗。沒於魏。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誤爲破六韓。攷魏書又作破洛汗。洛又作落。周書于謹傳又作破六汗。無正字。張保洛傳末附見從神武出山東諸將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凡十人。略本北齊書。康德、齊作王康德。此脫字。又北史所增者賀拔仁。當別有據。仁無善人。此當乙漢地理志。雁門郡有善無縣。酈道元水經注第三卷於河水南過定襄桐過縣西下屢言善無縣。尉景庫狄干傳亦云善無人。此與後高郡肱傳皆云無善人。必是明季不讀書人妄改。又增范舍樂。則據慕容儼傳。而所刪者則乞伏貴和及弟令和。但乞伏貴

和兄弟與韓建業、封輔相同投周軍。此獨見遺。蓋因北齊書止有令和歷官。而貴和則缺。北史遂削之。但貴和事傍見綦連猛、獨孤永業、傳伏傳。初從爾朱兆之敗。爲神武所獲。後以爲親信都督歷河陽行臺洛州刺史。雖不詳所終。然大略尙可攷。令和名慧。見隋書。在隋時。曾以官爵讓兄。則是貴和自齊入周。至隋猶存也。牒舍樂、范舍樂。齊書附見慕容儼傳甚詳。此張保洛傳末乃又複出牒舍樂事。彼此重疊。殊屬非體。此則齊書之失。不如北史將二人俱附張保洛後。而於儼傳末刪去爲妥。又彼書於保洛傳末言牒舍樂武成初爲營州刺史。於儼傳末言其歸高祖後爲營州刺史。高祖卽神武。而齊書例稱高祖。不稱神武。武成二字大謬。彭樂於齊爲梟將。與高敖曹齊名。而齊書不著其傳。疑脫簡。北史有之。此其勝本書處。至其卷末論曰。爾朱殘逆。遠效誠款。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途。未爲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並乘機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此段殊多舛謬。大約是傳寫之譌。爾朱云云。突如其來。此上當有缺文。此謂万俟普父子也。生謂劉豐生也。或稱劉豐。或稱劉豐生。往往錯見。彼時俗如此。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名。此當謂破六韓常。而文意乖刺不可解。且不可句。姑闕之。

慕容紹宗傳刪非

慕容紹宗之從爾朱榮及爾朱兆。屢言高歡不可信。力勸殺之。歡幸獲免。後歸歡。待之仍厚。終得其力。此事雖見他傳。本傳亦不可略。北史竟全刪之。論云。紹宗昔事爾朱。固執忠義。不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

禍。如此則傳與論不相應矣。非也。

金造遠

婁昭之子定遠傳。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云云。案北齊書作郎中令告定遠云云。北史誤以令爲金。告爲造。而又脫定字。遂似有一郎中姓金名造遠者。閱之令人捧腹絕倒。

房謨

房謨傳長約一千五百字。北齊書無。

叱羅協等不宜附宇文護

各書皆以事類爲敍。不依族屬。故周書邵惠公顥三子什肥導護。而護則自爲傳。不附顥下。其叱羅協、馮遷二人。因護而進。故附護傳。齊煬王憲、文帝第五子。而別爲傳。不與他子同傳。類聚之道如此。李延壽專以族屬爲類。不論其人之事蹟多少。關係輕重。及其爲人之賢否。凡臣皆然。何況帝室。故遂以護、憲併入諸兄弟共卷。既如此。則協、遷二人自宜別傳。乃仍附護傳。得無自亂其例乎。

萊王衍

周室諸王傳。宣帝三子。朱皇后生靜皇帝。王姬生萊王衍云云。萊王、周書作鄴王。未知孰是。衍彼同。但靜

帝紀本諱衍。後改闡。然則衍當作衍。

周宗室諸王名

周宗室諸王爲隋文帝所殺見於周書者。曰胄。曰洽。曰椿。幷椿之子道宗等五人。曰衆。幷衆之子仲和等二人。以上皆宗室。曰寔。曰招。幷招之子員等五人。曰乾惲。曰純。幷純之子謙等三人。曰盛。幷盛之子忱等五人。曰達。幷達之子執等二人。曰絢。曰迪。幷迪之子祐等四人。以上皆文帝子孫。曰湜。孝閔帝之孫。曰賢。幷賢之子宏義等三人。曰貞。幷貞之子德文。以上皆明帝子孫。曰贊。幷贊之子道德等三人。曰贄。幷贄之子忠等四人。曰允。曰充。曰兌。曰元。以上皆武帝子孫。曰靜。皇帝。曰衍。曰衍。以上皆宣帝子。共計殺五十九人。北史於某王之子某等名。往往刪去不載。謬甚。周書元偉傳末云。太祖天縱寬仁。性罕猜忌。元氏戚屬。並保全之云云。愚謂以宇文泰之寬仁。當食美報。然其子孫爲高歡所殺者有之。爲宇文護所殺者有之。自相翦屠者有之。而尤莫甚於隋文帝之多殺。此天道之不可問者。若周書不傳。徒倚李延壽。使枉死者名不得具於史。隋惡不甚彰。宇文氏之寃不甚白矣。虞慶則勸隋文盡滅宇文氏。李德林固爭以爲不可。然慶則終見殺。德林屢被銜而善終。則善惡之報究不爽云。

達奚武等傳

達奚武等十四人共爲傳一卷。諸人皆賀拔岳之部曲。後從宇文泰（即周太祖文皇帝）者。內惟蔡祐、常善、田宏三

人非從岳起家者。其餘十一人。進身多同。而其戰功亦約略相似。恰好與前齊臣万俟普等皆爾朱氏部曲。後歸高歡（齊高祖神武皇帝）者。同爲一卷。遙遙相對。位置頗佳。但如常善、辛威、庫狄昌、田宏。其戰功大率皆以擒竇泰。復宏農戰沙苑、河橋等處。與他將無甚優劣。北史乃獨於此四人盡削去。徒敍其歷官寥落數語。其傳幾若可以不作者。或詳或簡。率意爲之。殊無義例。

王傑等傳

王傑等十餘人。大率從魏孝武帝西遷者。故亦同爲一卷。內王勇亦由賀拔岳部將起。因與王傑以賜名牽連。差有說。李和亦由賀拔岳僚屬起。或因係文官不入彼卷。然各卷文臣與武將本自參雜。此已覺無義。至於耿豪的係賀拔岳部將。後歸周。而戰功正與達奚武輩同。宜在彼卷。而反入此卷。又如泉企、李遷哲、楊乾運、扶猛、席固、任果。皆係南朝臣。後入周者。正係別自爲類。故周書合爲一卷。李延壽乃攙雜入王傑等卷中。尤非其類。但圖幷省卷數而已。泉企、周書作泉企。企字思道。作企爲合。

隋宗室諸王

宗室諸王傳應居羣臣之前。隋書乃閒廁於李德林傳後。北史提前。又隋書以疏屬河閒王宏等爲一卷居前。以滕穆王瓚等爲一卷。皆隋文帝嫡弟姪。反居後。北史則幷爲一卷。篇首云。蔡景王整、隋文帝之次弟也。文帝四弟。整及滕穆王瓚與弟同生。次道宣王嵩。次衞昭王爽。並異母。此其長幼之次。隋書不言。北

史當別有據。而卷中先後卽依此次。敍完四王。方及宏等。於親疏長幼爲順。隋書則首瓚。次嵩之子。次爽。次方及整之子。似欠順。其實李延壽意不過欲以遷移見長耳。嵩與整皆死於周世。在隋文帝未受禪時。故標題以其子爲主。於子傳中追敍其父。不依整等長幼爲次。於理亦通。其宏等卷中。觀德王雄則北史已先提入其父紹傳。在周臣之列。故於隋宗室中削去不載。此亦不過專敍譜牒門族之故智而已。惟整傳詳載隋文帝憎嫉同生二弟語一段。反覆二百餘字。周書所無。此則北史之能補益者。

高熲等傳

隋書以高熲與蘇威同傳。韓擒虎與賀若弼同傳。以熲、威皆隋宰輔。威又熲所薦。雖行迹不同。理宜合敍一篇。韓、賀、隋之大將。武功最顯。合敍更宜。北史則威已提入其父綽傳。在周臣中。擒虎提入其父雄傳。弼提入其父敦傳。亦皆在周臣中。強以牛宏、李德林配熲。殊覺不倫。不見韓、賀隋武臣寥落甚矣。如此作史。甚不便於觀覽。

梁士彥子五人

梁士彥傳末旣云有子五人。而其下只出三人名蹟。餘二人幷名不見。則上文五人二字無謂。當从隋書補。

子都督烏丸軌

達奚長儒傳。周文帝引爲親信。以質直恭樸。授子都督。數有戰功。天和中。除渭南郡守。位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從武帝平齊。遷上開府。進爵成安郡公。別封一子縣公。宣政元年。除左將軍勇猛中大夫。後與烏丸軌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云云。案子都督乃帥都督所統也。一作大都督。非烏丸軌卽王軌。梁士彥傳與此傳作烏丸軌。本姓烏丸氏。

二王同謚

代王侑、越王侗皆隋煬帝元德太子之子。侑爲唐高祖所立。侗爲王世充所立。皆被弒耳。隋書侑紀。侑以武德二年五月崩。其下不言唐志也。北史亦然。此不足怪。惟是隋書王充傳（避諱去世字。）有侗死之年無月。侗傳則侗約以世充僭號之後月餘被弒。僞謚爲恭皇帝。北史世充傳先言廢侗陰殺之。下言僭卽皇帝位。微誤。計二王被弒。幾幾同時。侗稍在前。亦不過旬月事。世充僞謚。唐殆未之聞。是以同謚爲恭。不謀而合。

孫靈暉附石曜

儒林孫靈暉傳附馬子結。因同爲南陽王所薦及之耳。至石曜當另傳。不當附入。且論其行事。宜入循吏。不應入儒林也。

十三家

劉炫自陳于吏部。爲狀曰。周禮、禮記、毛詩、尙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

有精粗並堪講授所舉凡六家而云十三家者。僞孔安國尙書傳、鄭康成周禮、禮記注、毛詩箋、尙書、論語注、王肅周禮、禮記、毛詩、尙書注、何休公羊學、服虔左傳解詁、杜預左傳集解也。

晉陵王孝式

文苑傳序。齊後主因畫屏風。敕通直郎蕭放及晉陵王孝式錄古賢烈士及近代輕豔諸詩。以充圖畫。晉陵二字衍。齊蕭放上亦有蘭陵二字。北史刪之。此誤留也。

逋峭

齊文襄引溫子昇爲大將軍諮議。子昇前爲中書郎。嘗詣梁客館受國書。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案宋人小說。魏收有庸峭難爲之說。人不解其義。文潞公以問蘇子容。子容曰。向問之宋元憲云。事具木經。蓋梁上小柱。取其有曲折峻峭之勢耳。言人之儀矩可喜者曰庸峭。就其說。庸似與逋同。而誤爲魏收語也。

溫子昇等不當入文苑

李延壽諸論皆勦襲。而北史文苑傳序忽滔滔自運。縱筆千言。取舊者甚寡。然案其實。皆浮詞耳。溫子昇傳皆與魏書同。而篇末弟子盛以下數句。彼無增補。有小益。但如子昇及許善心。魏書、隋書因係大人物。皆爲列傳。卽欲改。亦宜改入節義。蓋子昇之不死於爾朱榮。特其幸耳。二人皆志在成仁者。李延壽妄以

己意改入文苑。此何爲者。

茹瞻

樊遜傳末忽附茹瞻。無所係屬。與史例不合。齊書無。

朱長生等傳與魏書異

朱長生、于提使高車。不拜其王阿伏至羅。阿伏至羅大怒。絕其飲食。從者三十人皆求。阿伏至羅乃給以肉酪。長生與提又不從。乃各分徙之。求、魏作降。長生上魏有惟字。無下又字。與北史不同。似以北史爲正。

沙門靈遠

藝術劉雲助傳。沙門靈遠者。有道術。嘗言爾朱榮成敗。預知其時。又言代魏者齊。葛榮聞之。故自號齊。及齊神武至信都。靈遠與勃海李嵩來謁。神武待靈遠以殊禮。問其天文人事。對曰。齊當興。東海出天子。今王據勃海。是齊地。又太白與月竝。宜速用兵。遲則不吉。案沙門靈遠語。齊書以爲爲葛榮言。北史當別有所據。

信都芳

信都芳、魏書附傳。齊書亦有傳。北史所載周碑宗序。則兩書所無有。然甚多缺誤。

何稠傳錯誤

何稠傳。象州逆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龐靖等。相繼降款。分遣建帥李大檀。象州逆下刻本譌舛。當移帥杜條遼至分遣建十八字屬于下。而接以州開府云云。

封譙國夫人

列女譙國夫人洗氏傳。羅州刺史馮融爲其子高涼太守寶聘以爲妻。寶卒。追贈寶爲廣州總管。封譙國夫人幕府。總管下隋有譙國公册夫人爲譙國夫人仍開譙國夫人幕府十九字。應補。去封譙國夫人五字。

鎮鄴大丞相

僭僞傳。慕容寶卽位。以德鎮鄴大丞相。案魏書云。以德鎮鄴。後拜丞相。此云鎮鄴大丞相。文義欠通。

後梁最難位置

史家最難位置。莫如後梁蕭詧三世矣。詧初附於西魏。似應入魏書。然其時名雖魏。實宇文泰秉權。不入魏而入之周。可也。詧死於周代。謂之純周可也。其子巋。其孫琮。皆隋人。又當入隋書。但巋、琮方爲隋臣。豈得因子孫歸隋。追命祖父爲隋乎。似應仍歸梁。但梁元帝雖無人道。畢竟侯景係其所討誅。不得不以正統歸之。舍此梁統幾無所系。然則詧是元帝之逆臣。若入梁書。將舍敬帝而以詧嗣元帝。列於本紀。有此理乎。若與正德輩合傳。列於侯景之前。又覺太過。梁元帝無故聽讒。殺桂陽王慥。滅河東王譽。詧救譽結

怨。逃死附魏。豈與正德等比。且正德等轉眼卽亡。詧稱帝三世。存梁祀三十三年。亦未可爲列傳。輾轉思之。無可安頓。故令狐德棻不得已而附周書末。然多所抵牾。名實不副。究屬欠妥。李延壽於北史末別立僭僞附庸一目而入之。但赫連勃勃等於魏爲敵國。後梁於周、隋爲臣屬。二者何可強合。愚謂此特礙難作傳耳。若竟作傳。以詧入周書。以巋、琮入隋書。似可。總之史家最難位置。莫如後梁。

田杜青和

蠻獠傳。蠻帥田杜青和及江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後蠻帥杜青和自稱巴州刺史云云。杜青和與上田杜青和自是一人。二者必有一誤。

無車有輿

西域傳。嚈噠國。其國無車有輿。車輿不知何別。疑有字衍。

高車脫文

高車。蓋古赤狄之餘種也。初號爲狄歷。北方以爲高車。丁零以爲夏。魏書有敕勒諸夏以爲六字。北史無。魏書缺。本以北史補之。是今刻本脫。非北史本然。

北史例異於南史不可解

南、北史雖裁成一手。儻南史所有。北史不當有者。原不必一律。若南史以侯景等別標一目曰賊臣傳。甚

確。乃宇文化及親弑其君。而北史入之其父述傳。幷同黨司馬德戡、裴虔通亦附入。縱隋煬罪浮桀、紂。化及非奉天討之人。至王世充僭卽僞位。弑皇泰主。亦爲列傳。則何以服侯景等乎。隋書以化及世充列末卷。在異域之後。極是。中常侍宗愛弑世祖太武帝燾。立吳王余。又弑之。連害二主。惡逆重大。乃不目曰賊臣。而但入之恩幸。此其體例之不一。而甚不可解者也。北魏書以宗愛入閹宦傳。尚差可。而北史改入恩幸。則大非。南史於諸列傳之下。首次之以循吏。次文學。次孝義。北史則以循吏居各傳後。此又何義乎。

都督總管書法

魏收官氏志。於魏官制。皆據高祖太和中所議定著於令者。而分作兩番敍次。前番所列第一品下有都督中外諸軍事。此因漢大將軍而變稱之。尊比三公。權任尤重。與在外府州之都督無涉。此下從第一品上內有都督府州諸軍事。第二品上內有都督三州諸軍事。第三品下內有都督一州諸軍事。若刺史則但有司州。餘不見。此不可解。俟攷。其後番所列。乃太和二十三年高祖復次職令。帝崩。世宗班行以爲永制者。此內不見都督府州及三州一州等。亦不知何故。而司州改名牧。第三品有上州刺史。從第三品有中州刺史。第四品有下州刺史。隋書百官志下。隋州置總管者。列爲上中下三等。總管刺史加使持節。前論南史書都督刺史之非。已見六十四卷。魏制與南略同。周改都督爲總管。義則一也。今觀北史長孫儉傳。書都督三荆等十二州諸軍事荆州刺史總管荆襄等五十二州諸軍事行荆州刺史。是爲得之。其他

傳每改云都督某州刺史。又云某州總管。皆非也。一書之中。而有得有失。參錯不齊。義例無定故也。周書於儉傳所載官銜不詳。當以北史爲正。至其云大都督十五州諸軍事荊州刺史。十五州上當有荊襄等三字。其云轉陝州總管七州諸軍事陝州刺史。七州上當有陝熊等三字。大約北史各傳所書官銜。惟儉傳爲最得。而尚有此二失。史家敍事貴簡潔。獨官銜之必不可削者。任意削之則失實。欲删支詞。何處不可删。豈須在此等處省幾字乎。若陸俟傳末附陸叡傳云。除使持節都督恆州刺史。魏書則云都督恆朔肆三州諸軍事。北史例作都督某州刺史。與南史同。如此類者甚多。此書都督而謬者。又若于翼傳云。建德二年。出爲安州總管。四年。轉宜陽總管。又除河陽總管。周書則云。安隨等六州五防諸軍事安州總管、陝熊等七州十六防諸軍事宜陽總管、洛懷等九州諸軍事河陽總管。北史所書。去其總統之州。此又書總管而謬者。其周書以安州刺史爲安州總管。此周書失之。總管當在安隨等之上。北史不能改正。而反甚之。則不足責矣。未暇條悉。略舉一隅以見之。

高琳傳。天和三年。爲江陵副總管。周無副字。攷下有總管田宏。則當有副字。此北史之補之而得者。副總管他無所見。惟見於此。隋地志亦不載。

字體不正

顧氏金石文字記第二卷。於後魏孝文帝弔比干碑。摘其別字數十。并引顏之推家訓、江式上表。見北史本傳。

後周書趙文深傳、魏書太武帝始光二年本紀。因論文字之不同。人心之好異。莫甚於魏、齊、周、隋之世。凡說文所無。後人續添之字。大都出此時。後之君子。旋覺其謬。自唐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說文、石經、字林之學。而顏元孫作干祿字書。張參作五經文字。唐元度作九經字樣。天下之文。始歸於一。顧氏此論。最爲精確。愚謂史以紀事傳信。較碑版尤要。南北各書。既多別體。李延壽全不知小學。仍譌踵謬。觸目皆是。前於南史已論之矣。今觀北史。如以愆爲僉。見齊神武帝紀興和四年。以驗爲驗。見長孫晟傳。以鐀爲櫃。魏宗室常山王遵附其曾孫暉傳。禁中要密事。暉奉旨藏之於櫃。說文有鐀匱。無櫃。以几爲机。景穆十二王傳下。刀筆小人。正堪爲机。案之吏。以算爲笇。魏孝文帝太和七年紀。復租笇。魏書本作算。以殺爲煞。見敬宗孝莊帝紀末。篆隸。其左屈曲右殳爲文。下分脚爲四點。以投爲透。齊神武紀。孝昌元年。率文襄等逃。文襄落牛。段榮透下取之。透下。北齊作遠下。說文卷二下辵部透在新附。字體不正如此。未能饒舌隨舉若干條以明之。

亦有俗書已誤而此尙存古者。如以廂爲箱。神武紀。左箱大都督莫多婁貸文。說文無廂字。以擒爲禽。于栗磾傳。見熊。驅致御前。尋禽獲韓雄之子名擒虎。而擒仍作禽不加手。以賑爲振。魏書賑字。北齊作振。又隋李士謙傳。家富。以振施爲務。說文卷六下貝部無賑。以餒爲餒。崔逞傳附崔子約傳。病卒。謂兄子瞻曰。汝能勉之。吾不餒矣。但倭國傳當从委。反从妥。則二文相亂。此皆偶合。未必因識字能如此。

避諱之例

避諱之例。南史已極糾紛。北史尤甚。如以虎爲武。見魏高宗文成帝興光元年紀。武頭龍頭。本虎頭。又以爲豹。見魏高祖孝文帝太和三年紀。薛豹子。本虎子。淵爲泉。見高宗文成帝興安二年紀。天泉池。本天淵池。又以爲深。見崔浩傳。字伯深。本伯淵。世爲代。蘇綽之子威傳。代族貴賤。本世族。民爲人。見高宗文成帝太安

四年紀宰人本宰民又有因人名犯諱改稱其字者如劉延明本劉昞而稱延明見本傳李暎弟仁曜據魏書亦本名昞而稱仁曜見序傳鄧彥海本鄧淵而稱彥海見天興元年本紀長孫承業本長孫稚因高宗治之嫌名稱承業見魏肅宗孝明帝正光元年紀又有二名犯諱去一字者如韓擒虎爲韓擒見隋高祖開皇八年九年紀蕭淵明爲蕭明見齊文宣帝天保六年紀北齊書同王世積隋煬帝時人隋書有傳而北史爲王積見高熲傳又有不改其字而直稱爲諱者如李虎直稱爲李諱見周文帝紀周書則作虎令狐德棻同是唐人彼乃校者改又有以一字而改爲二字者如趙剛之子仲卿傳仲卿爲政猛時人謂之猛獸此隋書諱改也而北史又改云時人謂之於菟又有改之而卽自明言之者如李煥傳始平太守景下云名犯太祖元皇帝諱是景本名昞張齊傳本名犯廟諱是齊本名淵例之不一如此校者每改從本字或添一字如王雅傳仍云子世積而改之未盡者亦多至前代之君史家例無諱隋煬帝名廣北史不諱而李德林傳獨以廣爲諱尤謬

李延壽進南史北史表自稱鳩集遺逸以廣異聞去其冗長揚其菁華云云見錢希白南部新書庚卷愚謂延壽所鳩集者豈無小益若云去冗長則所去往往不當揚菁華則菁華被割棄頗多延壽自稱太夸矣予循文指摘記于上下隙處殆徧欲悉著于篇恐嫌累墜今於南史存其十之七八於北史存其十之二三云